

猷以門弟帖拜之因北上是年朱公禮闈總裁而全儼
然會元始信夢兆之異

述異記

涓來少宗伯說劉修撰克猷中明崇禎庚午舉人困于
公車至順治己丑赴會試初入京居黃岡會館是夜夢
一神人自空而下類人間所繪畫魁呈者連呼狀元劉
驚起遙謝顧曰數定矣何遙謝爲是科遂捷南宮殿試
果及第第一旣入翰林又一夕夢人告曰君雖狀元及
第然官不過五品年不過五十時遇覃恩加一級爲從
五品急請告歸歸未久病卒年四十有三卒時命家人
洞開牕戶仰視曰天樂迎我我逝矣又曰我東華真君
第三弟子也今召復故位耳劉生平力守功過格制行

不減古人

居易錄

王少宗伯慎菴說黃州大聖寺崇禎中忽有鬼物爲崇
住持僧晨盥輒擊其首甚患之會歲除乃炷香佛座之
前熾炭於爐而借寓鄰寺避之元旦忽覩寺火光市人
驚入視之乃一獨脚鬼醉卧佛殿上鼾睡未醒僧卽取
鐵索穿其臂衆繫諸殿柱鬼醒叫喚怒詈以其一足禦
人終不能脫日將晡一童子於佛殿後觀世音掌中見
一紅果色如珊瑚圓如龍目異之取示衆人方傳玩鬼
忽奮臂攫去吞口中卽遁去不見唯遺鐵索在或曰此
所謂夔网兩也

黃岡王御史同道夢澤雲澤之從子也少落魄不羈鄉

人挪揄之遂發憤讀書再入省闈不見收自爲文告于城隍之神一夕夢神人謂之曰汝志固可取奈命運何同道再懇之神曰惟有一事尚可通融汝願之否汝命中本有兩子若少生一子尚可得乙榜至于甲科則不能也又懇曰生所願在甲科一酒鄉人之辱誠得之雖無子願亦足矣明日謁神復禱如前後果中式萬歷壬戌進士入爲御史巡按廣東罷歸竟無嗣少宗伯慎菴說

王子雲一翥雲澤尙書曾孫崇禎庚午舉人楚名士也亂後隱廬山講學五老峯下一日與諸生同觀瀑布忽發問曰逝者如斯夫汝等作何解諸生不能對遂拂衣

歸素與龔端毅公善龔使東粵過黃州相見賦詩極懽或曰上巳時佳黃州地佳子雲人佳公詩不得不佳

癸卯七月望日黃州城外回祿黃岡縣庭一槐墜火燒去其半赤壁江心一船亦飛火被燒獨齋公數十家如楊雲峯任季先等皆火逼險極竟安無損

現果隨錄

黃州有時顯之者富而刻一李姓借時銀四十兩本利俱償以平日交厚偶失取券數年後時執前券取償李重還之始滅券未幾時死李家一驢產駒額有白毛作時顯之三字時家聞之來買然驢兒價不過一二金力挽不前添至四十金方行

見聞錄

于清端爲岐亭同知嘗課士置麻城人劉君乎高等已

而河南黃金龍受吳三桂僞劄結君孚爲腹心清端騎一騾從一鄉約直入劉家劉逃山後不敢出而張強督于門以待之清端慰之曰若等皆逼誘耳天大暑奈何令婦子此離乎已索竹牀卧其上鼾聲如雷既覺且索飯君孚穩知無他意乃趨出叩頭稱死罪其黨數千人應時解散而遣人縛金龍以獻

進聽錄

清端知黃州時何士榮反永寧鄉陳鼎業反陽羅周鐵瓜反白水劉啓業反石陂各擁衆數千號十萬且陽言先取黃州清端徵各區丁壯自草檄攻鼎業擒之與士榮戰于黃土均賊勢甚盛礮雨下隊長吳之蘭焚死火燎公鬚不爲動手劍立營門而陰令三百人自右山擊

賊後賊大亂敗走遂乘勝攻諸賊諸營方纔令覆釜以進預伏兵于鐵瓜等敗逃處果悉擒之乃勒石于岐亭而還

武昌營弁某有弟素無賴一日自遠歸而是夕軍餉適被劫弁疑弟所爲以告于上官縛而拷治之遂誣服連引十餘人獄旣具清端破械出之而以其寃白撫軍撫軍驚問曰然則盜安在清端指堂下一校曰此是矣其餘黨方進香木蘭山今晚可獲矣已而盜盡獲餉故在校家封識宛然

取定向學本王守仁嘗招晉江李贄於黃安後漸惡之贄亦屢短定向士大夫好禪者往往從贄遊贄小有才

機辯定向不能勝也贊爲姚江知府一旦自去其髮冠服坐堂皇上官勒令解任居黃安日引士人講學雜以婦女專崇釋氏卑侮孔孟後爲張問達所劾逮死獄中

明史耿定向傳

黃安縣野塘荷葉數百爲暴風捲起插三里外稻畦中

一葉不亂

筠廊偶筆

黃安馬醫某治馬如神人有以病馬來者骨節碎兀左脇下腫起如斗某云此馬無病偶飲水吞蛭耳以脚向腫處踢之下蛭數升而愈

太子中書舍人陳有方知蘄水縣臨水創亭名必觀蓋取苟况君子必觀于水之義或者解曰必觀亭者必停

官也後有方竟以罪免官而去

清箱雜記

元豐間都人李嬰調蘄水縣令作滿江紅一曲往黃州上東坡東坡甚喜之其詞云荆楚風煙寂寞近中秋時候露下冷蘭英將謝葦花初秀歸燕殷勤辭巷陋鳴蛩淒楚來窻牖又誰念江邊有神仙飄零久橫琴膝携筇手曠望眼閒吟口任紛紛萬事到頭何有君不見凌煙冠劍客何人氣貌長依舊歸去來一曲爲君吟爲君壽

若溪漁隱叢話

龐安時蘄水人也隱于醫四方之請者日滿其門安時以饒于田產不及汲于利故其聲益高余嘗見其還自金陵過池陽先君命余往謁之隨行四五大舟行李之

盛侔部使者一舟所載聲樂也一舟輜重也一舟厨傳也一舟諸色技藝人無不有也然其人自適不肯入京醫之妙亦近世所無也

澹山雜識

周古象斲水人生元末事親孝遭喪亂入贅于淮不見笑容妻詰之告以故遂歸尋母葬之廬墓三年妻亡終身不娶淮西僉事翰克莊求見不遇留題曰事親未必可曾參職分當爲每愧心今日風來飄忽動抱琴更入白雲深復爲立孝里門

中州野錄

浡川巴河鎮一女子暮來親家道逢扛木者女云何不捐作白衣大士像其人怒歸語其妻共詈爲狂言已夫婦俱腹痛不止夜同夢見女子曰必作像方免難明早

其人遂如言命工刻像不成忽女來一谷而就宛然女貌也女歸不言不食七日而卒至今祀之神每月一歸寧其親守祠者視其履上濕泥爲驗其母常爲浣濯其衣云

冷賞

蘄水金卜公與顯姓對鄰顯姓家一侍伎見卜公而悅之有紅綃之願不得通餌其閤者金御下巖閣不敢達也久之事洩金大怒曰蠢僕違教宜死友力解之乃杖百而遣焉卜公絕口不言其事顯姓德之

麻城縣界有萬松亭連日行清陰中其館亭亦可愛適當關山路往來留題無數東坡傷來者不嗣其意嘗有詩云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又云爲問幾

株能合抱殷勤記取角弓詩中間嘗撤牌刻有土題云
舊韻無儀字蒼髯有恨聲亦可錄

蚤溪詩話

萬松亭在關山始麻城縣令張毅植萬松于道用以庇
行者且以名其亭云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
東坡元豐二年謫居黃州過而賦詩云十年種木百年
規好德無人助我儀縣令若同倉庾氏亭松應長子孫
枝天公不赦斧斤厄野火解憐冰雪姿爲問幾株能合
抱殷勤記取角弓詩崇寧以還坡文方禁故詩碑不復
見而過往題味者不可勝記鄱陽倪左司濤傷之以詩
曰舊韻無儀字蒼髯有恨聲謂此也

復齋漫錄

無逸嘗于黃州關山杏花村館驛題江城子詞云杏花

村裏酒旗風煙重車水溶溶野渡舟橫楊柳綠陰濃望
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夕陽樓外晚燈籠粉香
融淡眉峯記得年年相見畫屏中只有關山今夜月千
里外素光同過者必索筆于館卒卒頗以爲苦因以泥
塗之

周若臨旣成進士歸不應選逍遙林下家在鄉距縣治
百里足跡或歲不一至田夫歲時伏臘之會亦樂與共
飲溫溫穆穆有不知其爲軒冕者周名振麻城人

冷賞

宏治中麻城人梅吉爲惠州太守夫婦皆百歲嘉靖時
麻城劉鸞珪年百二十歲清晨吸日光于口中時覺胸
有紅日一規言曰爲陽宗常存之則長生

鶴齡錄

梅長公之煥自巡撫甘肅歸里暮年以乏嗣漁色頗爲鄉評所輕然好獎掖後進亦以此望重于時崇禎末麻城之就童子試者不下三千人而府錄甚狹有周水心等四十五人皆府錄所遺懷刺謁梅因閤者言求見梅故緩步而出佯呵之曰若輩皆博徒豪飲者耳業荒於嬉而乃溷我爲諸子不敢致辭逡巡下階遽止之曰若輩飯乎且少休我爲若輩具一餐須臾出酒脯極腆食畢諸子告退又止之曰若去乎若來云何也我且試若矣因面課而甲乙之曰可售者僅二十人耳周水心其首也遂許其致剡牘于學使者時堵學使蒞黃已久試麻城限止隔一日自縣至州且百有六十里度事且不

濟乃令兩健僕騎而馳各與一小鉗結束爲驛使狀諸子隨其後夜分抵州急鳴鉦如警報者隨開門而進學使者方啓轅燃燭見二騎直入投檄驚怖發觀則梅中丞之薦童子試者也卽魚貫收之四十五名內取十七名周水心果冠一榜

嫻

陳楚產號五不讀書甚苦寄食硯田三十餘載齒踰知非始補弟子員隨拔兩關筮仕萊陽令時值除夕欲規萊俗與楚風同異若何徒步出郭所見烘鑪戲鼓爆竹粘符比戶皆是行至郊墟忽聞茅屋有書聲出潛窺之見一士子與其婦坐擁敗絮一吟一紡青燈熒然色甚淒瘁夜向午矣陳殊歎異卽還署呼役昇酒麪肉米相

餉并贈以詩曰破竈無烟火寒門蛛結絲斯人今日事
似我少年時元旦士子來謝則童生觀光也時楚產尚
艱嗣立遷其家於署內飲食教誨如子者數年亦成進
士官至粵東司臬楚產累官知府適爲其屬觀光執弟
子禮不改在萊之日麻城接壤豫省其里人言先輩好
文愛士必舉前二事爲稱首

曹石霞楚黃才士領已卯解癸未捷南宮父爲雲中佐
卒于官石霞入滇扶輓出順寧府巷遇四齡童子板輿
大叫曰曹某係我楚闈首卷門生也石霞挽入密室中
耳語言子爲浙江山陰章格菴投胎此地相候久矣石
霞贈詩云幕中堂上換投胎誰把原封錯用來滿口胡

謔雙脚踏至人終是未曾孩是夕童子歸語其父母云
我與曹某共投蓮胎去矣遂坐化

見聞錄

麻城東宜州市有一神甚靈其廟向河隔河市人排數
十桶往來人洩溺恰對廟門忽一夜廟背河向野至今
稱反壁廟焉

現果隨錄

麻城醫士趙時雍生子自言爲同里故人劉泰寧泰寧
死燕市久矣言前生事甚悉妻子相見流涕爲好語解
之遠近觀者嘗數十百人時雍以狗血噴之遂不復言
黃州司理王俟齋與時雍善問之果然其子名默字弱
言爲諸生

筠廊偶筆

見聞錄

現果隨錄并同

康熙壬子于清端公成龍爲黃州同知駐岐亭野人獲

鹿垂斃獻之其高如馬角而斑公命作脯于項剝得銀
圓重一十七兩鑄天寶二年華清宮七字角下堅徹如
瓊蓋所謂鹿玉也公以作帶環佩之

玉照亭詩鈔

麻城梅太史之孫名益字雪崖其兩手爲獻賊所去而

書法甚佳道聽錄

徐壽輝又名貞蘄州羅田人生平以販布爲業至正十
一年天下已亂有瀏陽彭和尚能爲偈頌集衆念佛心
欲爲亂一日徐浴於鹽塘身起光芒衆乃驚異遂與麻
城鄒普勝等倡爲妖術立徐爲主舉兵以紅巾爲號據
蘄州陷黃州稱國天完改元治平近遠響應於是遣徐
明遠丁普郎等盡陷湖廣之什七復遣項普等略徽饒

諸州遂犯昱嶺入杭湖爲董搏霄所敗十三年詔平章
帖木兒等合兵討壽輝於蘄壽輝遁去擒其僞將四百
人十九年其將陳友諒迎壽輝於江州二十年爲陳弒
之然徐死矣其下友諒等大亂東南尤爲盛也

七修類

彙

少宗伯慎菴言羅田縣近城山間有僧菴本南向一夕

大風僧已寢旦起殿宇戶皆北向矣

居易

謹按此與現果隨錄略同一以爲麻城一以爲

羅田疑卽一事而傳聞異詞也

郎中李播典蘄州日有孛生者稱舉子來謁會播有疾
病子弟見之覽所投詩卷咸播之詩也旣退呈于播驚

曰此皆應舉時所行卷也唯易其名矣明日遣其子邀
李坐從容詰之曰奉大人容問此卷莫非秀才自製乎
李生聞語色已變曰是某平生苦心所著非謬也子又
曰此是大人文戰時卷也兼賡翰未更請秀才不妄言
遽曰某向來誠爲誑耳二十年前實於京輦書肆中以
百錢贖得者不知是賢尊廳中佳製下情不勝恐悚子
復聞於播笑曰是無能之輩耳亦何怪乎饑窮若是實
可哀也遂沾以生餼令子延食於書齋數日後辭他適
遣之繚繒是日播方引見李生拜謝前事畢又云某執
郎中盛卷遊於江淮間已二十載矣今欲希見惠可乎
所貴光揚旅寓播曰此乃某昔歲未成事所懷之者今

曰老爲郡牧無用處便奉獻可矣亦無愧色旋置袖中
播又曰秀才今擬何之生曰將往江陵謁表丈盧尙書
耳播曰賢表丈任何官曰見爲荆南節度使播曰名何
也對曰名宏宣播拍手大笑曰秀才又錯也荆門盧尙
書是某親表丈生慙慙失次乃復進曰誠若郎中之言
則并荆南表丈一時曲取於是再拜而走出播歎曰世
上有如此人哉蘄州遂話爲笑端

太平廣記

慎氏者毗陵慶亭儒家之女也三史嚴灌夫因遊彼結
嫺好同載歸蘄春經十餘秋無允嗣灌夫乃捨其過而
出之令歸二浙慎氏慨然登舟親戚臨流相送乃爲詩
以訣灌夫覽詩畢悽感遂爲夫婦如初其詩曰當時心

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
過望夫山 雲溪友議

江淮有何亞秦彎弓三百斤常解鬪牛脫其一角又過
蘄州遇一人長六尺髯而其口呼亞秦可負我過橋亞
秦知其非人因爲背覺腦冷如水卽急投至交牛柱乃
擊之化爲杉木瀝血升餘 酉陽雜俎

諸祐蘄州獨木人自言不如輩者數世能使貧者富富
者貧里民稍稍效之其徒十數男女祿雜互易匹耦謂
之忍辱生子不知其父行之數年積數百衆夜行晝息
取資於盜競相推唱云祐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妄意民
藏潛使致之而民弗覺也先陳起僑蘄春惡其妖昇元

中起第進士授黃梅令到官之日里酋畢賀祐獨不至
數日起命籍祐爲里長不服祐媢言曰吾取令頭殺暨
子爾起聞大怒會周鄰爲巡撫使師次黃梅起藉其兵
以執祐等并其婦人幼稚皆縛沃以豕血祐迄不能神
因索其家得輿服用皆埒至貴郡將斬祐等曰婦人
何能爲幼稚宜無預意且貰之起曰此皆瀆亂人倫去
無遺類遂并斬之起由是知名遷監察御史卒 馬氏商

唐書

陳曙蜀人嘗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多遯於蘄州山中
鄉人有會集或祭神曙不待召而立至醉飽乃辭去由
是人多設虛座陳酒肴以俟之同日或至數家舍中惟

一榻素書數卷與蛇虎雜居不設牕戶雨雪滿室亦自
若人有乘其出往關之者曙必自外來凡數十年顏鬢
不少異元宗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不肯起後徙居鄂
渚及洪之西山不知所終

陸氏南唐書

蘄春鐵錢監五月至七月號爲鐵凍例閏鑪輔本錢四
可鑄十鐵炭稍貴六可鑄十工雇費皆在焉其用工之
序曰沙模作次日磨錢作未曰排整作以一監約之一
日役三百人十日可鑄一萬緡一歲用工九月可得二
十七萬緡

遊宦紀聞

吳瑛德仁襟情高遠遵路之子淑之孫也未五十以虞
部員外郎致仕歸隱蘄春元祐間朝廷聞其高聘之不
起稽山不是無賀老我自興盡回酒船恨我不識元魯
山恨君不識顏平原銅駝陌上會相見握手一笑三千
年東坡爲德仁作也

潘子真詩話

禮部林郎中言兵部許侍郎昔爲翰林學士忽夢著綠
心甚惡之未幾奪職以起居舍人知蘄州然未見著綠
之應官制旣行改朝散郎本階正合衣綠方悟前夢之
可信也

文昌雜錄

蘄州境有三洞一曰龍洞在蘄水縣三角山下神龍居
之禱雨皆應而光景變化未嘗表露二曰龜洞在近郊
廣教寺龜生其中品類不一而緣毛者尤多三曰蛇洞
在蘄口鎮側蓋白花蛇所聚今不復有矣土人捕采乃

出羅田山谷中施小路温舒自信陽小解印造朝舟抵
蕲口詣近處龍峰寺游觀距蛇洞不遠詢於寺僧皆言
徒有其名耳因信步到方丈後躡石級百層得一堂方
疊足坐憇傍人驚曰一巨蛇正蟠屈於下相與持槌擊
逐施下榻蛇徑入山見者無不汗駭此蛇之毒甚於蝮
或爲所傷須急剗其肉少緩則遍體盡生白紋方花如
其形不踰時必死到闕除蕲春守蓋且將爲地主故山
川之靈陰相之特令此物出異以示衆吁其危哉言之
使人毛豎

夷堅志

樂平人白承節淳熙初監蕲口鎮市客金生抱數米帛
每出入鎮宅甚熟一日酬量既畢束縛物貨頓几上聞

談市井間事問答頗久出酒炙飲食之所坐靜僻白竊
取其邵陽隔織兩匹藏篋中胡妹壻自外至適見之謂
與爲戲耳客酒罷徑肩所齎行次日黠閱不見亦但疑
宅人故相惱不深介意至暮乃以爲請乞爲詢究白怒
曰我固卑貧正是本鎮官如何擅誣作賊客翻遜謝技
淚去後其子天逝其母石氏痛之極空篋中以爲歛兩
匹在焉胡妹壻來弔見之歎息

傅七郎者蕲春人其第二子傅九年二十九歲好狎遊
常爲娼家營辦生業遂與散樂林小姐綢繆約竊負而
逃林母防其女嚴緊志不能遂淳熙十六年九月因夜
宿用幔帶兩條接連共縊於室內明日母告官驗實收

莽紹熙三年春吉州蘇客逢兩人於秦州酒肆爲主家
當壚供役蘇頃嘗識傳問其去鄉之因笑而不答蘇買
酒飲散明日再往尋之主人言傳九郎夫婦在此相伴
兩載甚是諧和昨晚一客來似說其宿過羞愧不食到
夜同竄去今不復可詢所在也

蘄州民費翁家業頗裕生二子長曰小二季曰小三長
者事親極孝遂日辛苦經營纖微收拾悉以供父母之
養季殊不然方七歲見父如仇未嘗見面話語至慶元
元年十有九歲矣其年三月盜錢用數十千賭博仍詣
市買刀宣言悖逆或報其父父遂避於接子山寺中相
去五里有趙氏菴老僧宗顯忽遣侍史邀相見逆子踵
至使闖入別室然後謂翁曰是皆宿世因緣當爲汝解
之翁拜謝宗顯旋呼季使來座下卽驩然作禮願充弟
子之列顯命翁還家頃售所蓄得錢四百千顯爲辦餘
直置祠部牒至九月度季爲僧立名法淨才踰月顯坐
化云

蘄春縣大同鄉人黃元功富室也佃僕張甲受田七十
里外查梨山下紹熙初無疾而死體未全冷妻已治棺
三日不忍斂但泣守其側忽起坐言曰我承得文引差
遣黃解元可速具食仍置草鞋一雙妻不敢問卽辨之
張不下席而飯自空鞋失所在復瞑目明日又寤一切
如前及寤雙履皆破云方始追得今次與汝相別從此

長往不復甦黃解元者卽元功也

蘄春太守妻晁氏性酷妬遇妾侍如束濕嘗有忤意者
既加痛箠復用鐵鉗箝出其舌以剪刀斷之妾刮席忍
痛不能言語飲食踰月始死晁尋得疾數日而卒

正德時武當山有李道士唯噉麥麩人呼甦子李言吉
凶多中嘉靖初荆永定郡王禮聘至蘄就求長生訣對
曰殿下修身齊家長生訣也賜金帛不受已辭歸至漢
口卧舟中忽亡去其後王以事于宗正條例幾廢國思
道士言改悔卒稱賢王諡端穆郡王本二字諡及于嗣
封親王追諡一字曰莊
子翊鉅嗣會荆王薨以世孫入繼是爲荆恭王恭王思
道士爲祠祀之弟子柳道春蘄州道正司能符錄役鬼

暮年爲鬼毆死道春弟子郝通悟得師術不用而好儒

萬歷中自暴請雨三日雨如注雨止端坐死矣荆王以

禮葬焉

顧氏家傳

刑部尙書馮天馭張夫人無子鍾愛其女十歲尚烏帽
錦袍揖見縉紳大老於邸第大學士嚴嵩欲見姻婭奉
酒上壽馮公佯醉嚴大慚喉給事中侯某劾尚書致仕
隆慶辛未夏秋大水蘄黃濱江之地脫鼠遍野皆鯽魚
所化蘆稼諸根齧食殆盡

正字通

烏撻蘄州大同鄉人或云鄔姓也少爲髡奴能口吟舌
語又善作百鳥獸聲好之山林鳴哨飛走頓集因就禽
之嘗徒手入空室須臾牛哞羊咩雞叫鶩鴨爭呷豕狗

折薪揀金貓翻酸犬舐砧門牖開闔箱籠啟閉兒索乳
啼婦姑相稽病者呻吟聞者絕倒

顧氏家傳

王珙字大美號長石蘄州人官蘇松直指以祈嗣請於
三昧老人適開建黃梅四祖寺因令創醫祖殿備極壯
麗殿成公旋得子

現果隨錄

沈士望蘄州諸生崇禎末上書召見授兵部參謀輔臣
厭之移送江督袁繼咸幕

自茅堂集

故荆定王樂工周諒其先元樞密使名信初洪武初編
入教坊孫某正統初賜荆憲王至定王時諒以技冠教
坊嗣王尤愛之國亡爲道士

周諒勇力善幻以響馬株連繫刑部獄崇禎己巳應募

爲兵敗歸鄉里麻城土寇白么兒據虎頭關諒擊散王

遠召還

白茅堂詩注

顧景星贈周諒三絕句南山石爛海飛塵玉貌周
郎七十春歷盡繁華成夢想一壺市上且藏身夢
裏朱門對綠池舊人說著自堪悲於今不見岐王
宅芳草根融燕子泥忠孝坊前誰度曲但逢佳節
苦相思往來剩有衰宮監著著緇衣話舊時

白茅

堂集

崇禎十年冬寇犯黃州總兵張一龍駐蘄馭下急僮夫
刺一龍不中軍謀十四年大饑先是地震釜底皆有篆
文有鄉民四歲兒一夜變爲番僧狀又楓樹生花如蓮

江上雷震一物魚身牛首青山鄉周某家水甕汲滿立涸漩渦作聲城東李姓家地中有聲如牛至是大旱疫民死十六七十五年秋季瓦雀數萬自投湖冬鐘鼓自鳴十六年正月城陷賊令男婦拆城人石俱下城與屍齊乃止顧氏家傳

樊王山次子常舉封鎮國將軍崇禎十二年張獻忠破襄陽劫藩府將軍挈家人一夕遁長史追不及失所往十六年張獻忠陷斬屠之儻荆王屍郡王皆被害劫諸妃夫人將軍免順治三年歸斬與英山男子王六姐起兵斗方砦死之

嗣樊山王朱某亂離後漂泊斬東百里外隱於醫更姓

樊字曰孝山荆府名妓某工畫蘭楚楚有致酒間曼聲度曲孝山寵之遂妻焉已而孝山病廢歸斬結草廬以居今蕪沒矣居業齋稿

蕪州楊姬某氏少寡鞠一孤年三十不能娶姬懼斬夫祀百計營聘所少僅數金姬私許富家爲債春預乞其直得娶婦時姬已往役婦入門索其姑不見終不肯成禮夫語之故婦泣曰妾囊中金足相當立趣贖姑夫夜馳往猝未持金已而來索婦曰金適已付汝矣夫大詫蓋貧家壁皆編葦鄰人竊聞其語輒詐爲夫取金去也婦羞見給又無餘金痛姑不得贖遂縊死質明雷擊盜金者死戶外金故在手而孝婦復甦施愚山集

順治十三年蘄州安平鄉李氏塘水歆起高二三丈其
端如馬鬣移時此水立也

黃公說字

康熙七年安平鄉蔡某家鴨卵有十七篆文歆起其西
村又一方卵或煮雞卵破之中復得一卵六月十七日
甲申地震雨穀釜底皆篆文不可識亦有作花卉狀者
白茅堂集

顧景星紀異詩孟秋地震天雨穀釜底雷文不可
讀春前東村鳧伏穀誰遣詩妖出鳧腹西村方卵
正傳看更有一卵卵中矧天公年老亦如人血氣
妄行諸病出君不見伏羲未畫九與六鳥獸不狘
亦不贖文字一興鬼夜哭

康熙戊辰蘄州營兵丁元通夏逆受僞劄其妻某氏與
知泣諫不聽乃絞殺其二女尋自經而死元事泄被執
乃拊膺大哭云悔不從妻氏之言

江麓堂集

謝烈婦蘄州漁家女年二十適伍從雲初氏字從雲時
伍家鬻間架爲結束給氏父母一日氏兄遇從雲衣敝
衣招羣丐走村落間遽歸白其母母顧語鄰嫗嫗曰吾
早知之郎君有渴疾恐不久不如改圖伍家金可塞也
氏聞截髮擲鄰嫗以死自誓明年歸伍值姑病累月不
解帶姑卒從雲宿疾大作氏一如侍姑從雲死羣丐爲
乞棺氏叩頭謝血流被面已而沐浴衣衰麻自經於柩
側里人醵金葬某里立石紀其事至今呼烈婦墳云

甲

元時廣濟人李雲隆夢四祖山僧借居生一子稍長剃度以僧尚智爲師洪武十七年忽語智欲往余志五家托生遂但化已而果生其家智來視之卽笑投其懷歲餘抱至寺中禮佛徑入禪居取其舊物呼法幢則應自此日持誦法華圓覺諸經洪武末召至京師仍賜名法幢皇華紀聞

女郎徐元象字奇孺廣濟人舉人張楚偉字小損配詩文有雋才其京口寄父書云兒自襁褓未離掌膝江頭道別意緒凄然舟行風水便利遂達京口江南佳麗過眼成陳廣谷大川靡能記憶舅氏出鮑明遠大雷岸與

妹書與兒讀之如賦如頌蓬窻瑣瑣恨不能竟所思官舍清華几案如滌挑燈夜坐日起奉甘旨晨昏戀切切耳阿爺阿母無恙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山川觴詠幽情暢遂何必紆拖青紫乃稱貴乎又送外絕句云送君入楚江悠悠歸路長一去隔千里魂夢伴瀟湘居易錄

廣濟多雲山余兩過其下皆晴霽中望見輕雲罩峰頂信山之得名非虛也巖間有微泉滴出竟日可得升許山中人欲鑿而大之方去片石如錢大泉頓枯或疑於泉脈有傷云菊廡偶筆

黃梅縣女道士張連翹者年八九歲常持瓶汲水忽見井中有蓮花如小盤漸漸出井口往取便縮不取又出

如是數四遂入井家人怪久不回往視見連翹立井水上及出遂得笑病問其故云有人自後以手觸其腋癢不可忍父母以爲鬼魅所加中夜潛移之舅族方不笑頃之又還其家云饑求食日食數斗米飯雖夜置菹餠於卧所覺卽食之如是六七日乃聞食臭自爾不復食歲時或進三四顆棗父母因命出家爲道士年十八晝日於觀中獨坐見天上墮兩錢連翹起就拾之鄰家婦人乃推籬倒亦掙拾連翹以身據錢上又下黃藥三九遽起取之婦人擘手奪一九去因吞二丸俄而皆死連翹項之醒便覺力強神清倍於常日其婦人吞一九經日方蘇飲食如故天寶末連翹在觀忽悲思父母如有所適之意百姓邑官忽見五色雲擁一寶輿自天而下人謂連翹已去爭來看視連翹初無所覺雲亦消散論看者云人衆故不去連翹至今猶在兩脇相合形體枯悴而無所食矣

廣異記

蘄州黃梅縣峰頂寺在水中央環伏萬山人迹所罕到曾阜爲令時因事登其上見梁間一粉版塵暗粉落拂滌視之乃謫仙詩云夜宿峰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

聲語恐驚天上人世傳揚大年幼時詩非也

西清詩話

四祖山塔遭兵火蕪盡守僧卽其處僅成矮屋三間以安佛像士大夫至黃梅者必迂塗往觀然多爲蔭翳四合或蔽像不得見鄱陽張璠朋通判郡事因適野視草

就宿寺側明旦偕長老宗紹登塔基至猶濃雲密霧已
乃開霽瞻睇髣髴宗紹言嘗掘基下得石碣云塔壞日
當有姓張人來而後塔成今日符此讖矣張大驚異曰
試爲圖之迨還城以事告人無有不樂施者不浹旬集
錢數百萬纔半歲訖功初肇役時役者持鋤發地且數
尺見一僧瞑目跌坐指甲繞出於背且纏其軀寺僧以
告紹叱之遂輦土掩之旣而塔成

夷堅志

淳熙元年嘉興蔡攄承議赴蘄州黃梅知縣泛舟大江
過蘄口宿是夜大風拔木舟碎於巨浪惟底板存蔡適
在其上抱持浮漾意以爲家人盡溺死矣迨旦風小定
視之則皆踰聚板上不失一人囊篋悉沒一小篋貯出

身勅詔獨得全旋喚漁舟載到南岸居人見其至爭來
慰勞云昨夜風雷黑暗中間神人言且救取蔡通判一
家官人豈非蔡公乎蔡爲人質重廉恪鄉里稱其賢故
遭罹大難而蒙神力以免其死後秋滿果調泰州通判
黃梅石氏子牧一豬前二足五爪因請道士作醮以豬
售與屠人石氏之母忽夢東禪寺六祖誠曰可急贖回
不爾有奇禍是夜屠人亦夢豬身服人衣謂屠人曰我
非豬乃人也可急遣還送我至東禪寺修行去屠人大
驚凌晨牽豬還石氏互相述夢大爲詫怪豬卽望東禪
寺投奔并無人引導也鐵壁師命之曰夢修甲辰年五

月初三日事

現果隨錄

黃梅東山五祖係是肉身楚中兵亂一兵欲驗真僞以刀斫下一指兵下階隨自殺指久失忽爲一村媪所得以示文學蔣素公文以重貲易之命漆工續上完好如初壬午秋夢五祖謂曰汝登鄉榜當在五十名也已而果然素公由此篤信佛法

黃梅山水奇秀有十祖師曰千歲寶掌和尚曰遠公曰菩提流支禪師曰四祖大醫師曰五祖大滿師圓證祖師無迹祖師朗公祖師張金祖師靜鑑祖師皇華紀聞黃梅破額山四祖大醫師道場也四祖生於隋大業間至明嘉靖中肉身猶在一日楚王夢四祖造訪云我將去矣幸爲留一像醒而鑄銅像遣人送山中過浴佛

井井水湧出蓋四祖初生時曾浴此井也像至而身爲火焚矣馮茂山爲五祖大滿禪師道場肉身猶在自唐貞觀至今未壞破額有碧玉流石漁磯諸勝馮茂山頂多白蓮甚盛爲五祖手植亦可異也黃梅志載邑有西流水三十餘里故歷代篤生五祖十三仙云芍廊偶錄

破額山麓有唱歌石人卧其上便解歌後雷擊之不復驗皇華紀聞

東山一名馮茂山馮茂長者所施故名東山寺唐大中時建入明寺燬於火五祖真身如故乃移山隈建今寺上有白蓮峰峰下有池生白蓮瓣可千數每瓣中有蓮房不結實五祖手植也

五祖山有宋英宗御書天下祖庭徽宗御書天下禪林
二坊額

東禪寺五祖下院有墜腰石昔六祖用墜腰舂米者又有爨杖楓六祖卓爨杖於地復榮成楓樹石在槽廠故蹟六祖座前或題詩云塊石繩穿祖迹留曹溪血汗此中收分明一片東禪月遍照支那四百州

靜鑑禪師泰和梁氏子洪武中爲僧居終南山後居黃梅妙高山歲種芋魁三百六十本日噉其一不復食正統十二年臘日示寂遺囑三年後啟塔景泰元年臘日塔開師顏貌如生膠漆莊嚴於未圓滿處泥沫叠之時黃梅令梁某師族也甫蒞縣夢師來謁曰吾屢重不能揖將以累子明日往謁塔視之果然乃削其累重今存像戍削如生

意生寺有白牡丹一株昔有張七道人往禮普陀見觀世音現婦人身屬以此花寄植五祖大滿禪師生處其花特盛移他處則萎

北山有節婦李氏墓節婦夫死葬此山植雙柘於墓側有牛嚼左樹五寸婦撫柘痛哭一昔而生與右齊焉卒合葬

黃梅縣治相傳鮑照故居後人取杜詩俊逸鮑參軍之句作亭名俊逸亭

亭前驛亦名太子驛相傳梁昭明生於此

驛程記

黃梅縣南孔隴鎮小江上有地藏菩薩像崇禎壬午十一月像忽出淚拭之復出是月二十三日獻賊陷城至順治二年派出如前甫一月左良玉兵至

皇華紀聞

以上黃州府

晉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陸縣師道宣年二十二少未了後忽發狂變爲虎食人不可紀後有一女子樹上採桑虎取食之竟乃歲其釵釧於山石間後復人形知而取之經年還家復爲人遂出仕官爲殿中令史夜共人語忽道天地變怪之事道宣自云我曾得病發狂遂化爲虎啣人言其姓名同坐人或有食其父子兄弟者於是號哭捉送赴官遂餓死建康獄中

搜神記

唐太宗問光祿卿韋某須無脂肥羊肉充藥韋不知所從得乃就侍中郝處俊宅問之俊曰上好生必不爲此事乃進狀自奏其無脂羊肉須五千口肥羊一一對前殺之其羊怖懼破脂并入肉中取最後一羊則極肥而無脂也上不忍爲乃止賞處俊之博識也

朝野僉載

郝處俊爲侍中死葬訖有一書生過其墓歎曰葬歷龍角其棺必斲後其孫象賢坐不道斲俊棺焚其屍俊髮根入腦骨皮脫毛著髑髏亦是奇毛異骨貴相人也

郝象賢侍中處俊之孫頓邱令南容之子也弱冠諸友生爲之字曰寵之每於父前稱字父給之曰汝朋友極賢吾爲汝設饌可命之也翊日象賢因邀致十數人南

容引生與之飲謂曰諺云三公後出死狗小兒誠愚勞諸君製字損南容之身尙可波及侍中也因流涕衆慙而退罷之者反語爲癡種也

貞明中朱漢賓鎮安陸之初忽一日曙色纔辨有大蛇見於城之西南首枕大城尾拖於濠南岸土地廟中其魁可大如五斗器雙目如電呀巨吻以瞰於城其身不翅百尺粗可數圍跨於羊馬之堞兼濠池之上其餘尚蟠於廟垣之內有宿城軍校卒然遇之大呼一聲失魂而逝一州恒懼莫知其由來年淮寇非時而至圍城攻討數日不破而返豈神祇之先告與

玉堂問語

李煜有國日樊若水與江氏子共謀江年少而黠時李

主重佛法卽削髮投法眼禪師爲弟子隨逐出入禁苑因遂得幸法眼示寂代其住持建康清凉寺號曰小長老眷渥無間凡國中虛實盡得之先令若水走闕下獻下江南之策江爲內應其後李主旣俘各命以官江後累典名州家於安郡子孫亦無聞

笑談聞

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貲鏹鉅萬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問有屋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爲之屋亦爲繕完又隆冬苦寒蠲舍繕仍日屯田公晚得一子卽侍郎公登進士第官至祠曹前行職爲理寺少列侍郎有五子長曰獮中皇祐元年第至朝奉大夫次卽侍讀公毅夫也皇祐五年魁天

下士三子與孫皆任以官不繇選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蓋不誣矣

厚德錄

鄭翰林獬郎官紆之子也獬雖負時名然累赴殿試省試俱不利紆爲狄青征廣南辟客是時儂智高鴟張未知勝負留家在雍邱舟中而獬赴殿試罷在京師候唱名其母與盡室憂紆從軍未知吉音又憂獬仍舊黜於殿試一家屏默惶惑之次忽舟尾晨炊釜鳴聲甚厲震動兩岸舉家不知所爲釜鳴未定忽岸上亟尋鄭郎中船乃報捷者南來且附紆書云已破儂賊殺戮殆盡走入溪洞且議賞超遷矣語次又有北來報榜者馳至云二秀才唱名而出已狀元及第矣釜鳴蓋有爲吉者

黜

記

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送意甚不平謝主司故事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鼈不靈因頑石之在上主司深銜之他日廷策主司復爲考官必欲黜落以報其不遜有試業似獬者枉遭斥逐旣而發考卷則獬乃第一人及第

夢溪筆談

鄭毅夫詩格飄放晚年爲雨詩曰老火燒空未肯休忽驚快雨破新秋晚雲濃淡白日下只在楚江南岸頭未幾自杭移青道病泊舟高郵亭乃卒

澠水燕談

翰林鄭毅夫晚年詩筆飄灑清放幾不落筆墨畛畦間

入李杜深格守餘杭日因送客西湖臈舟文望舊居留
詩於壁云春入蘿途靜浪花翻遠晴又東飛江雲北飛
燕同寄春風不相見又餘杭郡閣云兩影橫殘虹秋容
陰映日寒江帶暮流晚因穿雲出雲峰翠如織宿鳥去
無迹封書寫所懷聊託荆門翼又罷翰林行次南都遇
雨云兩聲飄斷忽南去雲勢旋生從北流料得涼風消
息好蕭蕭已在柳梢頭又老火燒空未擬收急驚快雨
破新秋晚雲濃淡落日只在楚江南岸頭時頗訝其
氣象不遠後解杭廬將赴青社以病困泊舟楚岸遂卒
其語已兆於先

玉壺清話

鄭毅夫未第時夢浴池中化爲大龍池邊小兒數十拍
手呼爲龍公來旣覺猶見其尾曳牀間卒於安州十年
貧不克葬勝元發爲郡一日夢毅夫來但轎中一白龍
身首卽毅夫也元發因出俸營窆

孫公談圃

令狐子先安陸鄉先生也筮仕齊安理掾歲滿還里卜
築涓溪之南耕釣之外著書彈琴而已時入城至集賢
張君房之弟借書布衣林逸善繪事乃擬摩詰寫浩然
故事以爲令狐秋掾雪中渡涓溪圖其序畧曰張侯畜
書萬卷掾嘗就閱或假輟以歸兼出入跨羸馬頂戴華
陽紗巾著墨幘布襪繫絛小童攜書篋負琴以隨冬中
復來假書時值微雪飄灑景物蕭索掾度溪以歸常服
外加以皂繪暖帽委轡長吟日借書離近郭冒雪渡寒

溪聞者毛骨寒聳是知至人操履倬越風韻體裁乃與
天地四時之氣相參焉先生諱揆云

塵史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淳化中罷相知安州
安陸山郡未嘗識達官見公飲啗不類常人舉郡驚駭
嘗與賓客會食厨吏置一金膝大桶於廳側窺視公所
食物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浸漬漲溢滿桶郡人嗟

愕

歸田錄

滕元發謫守安以靜治聞侍郎韓丕旅殯於安五十年
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沒十年貧不克葬公皆葬之著
作佐郎木炎居喪以毀卒公既助其葬又爲買田賙之
救使謝諲市物於安因緣爲姦民被其毒公密疏姦狀

上爲罷黜諲

東城集

明清先祖留心典籍經營收拾所藏書速數萬卷皆手
自校讐貯之於鄉里元符末坐黨籍謫官湖外乃於安
陸卜築爲久居計輦置其本於新居建炎初寇盜蜂起
惟德安以邑令陳規元則帥衆堅守秋毫無犯事聞擢
守本郡先祖之遺書留空宅中悉爲元則載之而去

揮
塵錄

王得臣塵史云安陸有念佛鳥小於鸚鵡色青黑常言
一切諸佛宋元憲詩鳥解佛經言張齊賢守郡日爲作

古詩一篇

池北偶談

景差至蒲騷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國戀戀

之心昨到夢澤喜見楚山之碧眼力頓明今又會故人
閒心日足矣

列士傳

新陽縣惠澤中有溫泉冬月未至數里遙望白氣浮蒸
如烟上下采映狀若綺疏又有車輪雙轅形世傳昔有
玉女乘車自投此泉今人時見女姿儀光麗往來倏忽

荊州記

李白安州應城玉女湯作神女歿幽境湯池流大
川陰陽結炎炭造化開靈泉地底爍朱火沙旁歛
素輝沸珠躍明月皎鏡函空天氣浮蘭芳滿色漲
桃花然精覽萬殊入潛行七澤連愈疾功莫尙變
盈道乃全濯濯氣清泚晞髮弄潺湲散下楚王國

分澆宋玉田可以奉巡幸奈何隔幽偏獨隨朝宗

水赴海輪微涓

李翰林集

明清先祖初任安州應城尉有村民爲人所殺往驗其
尸而未得賊先祖往觀之次有弓手持蓋於後先祖卽
令縛之云此人兩日前差出是處面有爪痕而尸手爪
有血以是驗之當爾訊治果然

揮塵錄

應城縣集仙觀罹兵火之後殿宇頽燬乾道初元南昌
法錄吳道士自淮南來領觀事用符水治人疾不擇貧
富不受餉謝或持以施常住則一切椿籍專充修造十
年之間裏外一新縣民無不信悅

夷堅志

葉震亨廣西人官應城縣知縣時有礦賊從中州來匿

城南巨麓中震亨躍馬挾弓矢出從者三人抵賊所賊據麓自若以其兇獷者五人絕澗奮臂持稍來銳不可當及百步震亨不爲動五十步不爲動三十步不爲動比短兵接令從者一發一斃再發再斃盡得五首懸馬腹而還盜自是不敢入境

道聽錄

魏步于宰應城得民和他郡縣訟者走應城如鶩大府知之每用之以應變雲夢孝感以守令故閉城罷市他官輒徘徊不得入乃檄應城往兩縣民望見應城縣牌到懽呼曰魏青天來矣皆解

羅拜後官至吏部侍郎

少宗伯方泰子也

隨侯行見大蛇被傷而治之後啣珠以報其珠徑寸純

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一名隨侯珠一名明月珠

搜神記

錢思公謫居漢東日撰一曲曰城上風光罵語亂城下煙波春拍岸綠陽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已斷情懷漸變成衰晚鸞鑑朱顏驚暗換昔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淺每歌之酒闌則垂涕時後閣尚有故國一白髮姬乃鄧王俶歌鬟驚鴻者也曰吾憶先王將薨預戒挽鐸中歌木蘭花引紉爲送今相公其將亡乎果薨

於隨

湘山野錄

歐陽某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大洪山奇峰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爲姦利命

公往籍之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饑民賴以全活

六一

世人有得雷斧雷楔者云雷神所墜多於震雷之下得之而未嘗親見元豐中予居隨州夏月大雷震一木折其下乃得一楔信如所傳凡雷斧多以鋼鐵爲之楔乃石耳似斧而無孔

夢溪筆談

歐陽文忠公年十七隨州取解以落官韻而不收天聖已後文章多尙四六是時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文忠論之條列左氏之誣甚悉句有石言於宋神降於莘外

蛇鬪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雖被黜落而奇警之句大傳於時今集中無此論頃見連庠誦之耳

東軒筆

錄

歐陽文忠公爲舉子時客隨州秋試試左氏失之誣論云石言於晉神降於莘內蛇鬪而外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主文以爲一場警策遂擢爲冠蓋當時文體云然胥翰林偃亦由是知之

趙畧錄語

謹按歐陽年譜是秋失利石林擢以爲冠之說非也當以東軒筆錄爲得其實

隨州醫蔡士寧常寶一息石云數十年前得於一道人其色紫光如辰州丹砂極光瑩如人拽和藥劑有纏紐

之紋重如金錫其上有兩三竅以細篾剔之出赤屑如丹沙病心熱者服麻子許卽定其斤兩歲息士寧不能名或云昔人所鍊丹藥也 夢溪筆談

隨州大洪山佳人李遙殺人亡命踰年至秭歸因出市見鬻拄杖者等閑以數十錢買之是時秭歸適又有邑民爲人所殺求賊甚急民之子見遙所操杖識之曰此吾父杖也遂以告官司執遙驗之果邑民之杖也榜掠備至遙實買杖而鬻杖者已不可見卒未有以自明有司詰其行止來歷勢不可隱乃遞隨州而大洪殺人之罪遂敗

隨州大洪山崇寧保壽禪院以奉玉泉祠之故受四遠供獻寺帑之富過於一州紹興二十年郡守李昌言資貪凡百須所仰盡取辦焉僧不堪命有靈濟菩薩道場者開山道祖師也士民莫不施敬李獨慢侮之竟以罪罷歸荆山之松滋會江水暴漲家人奔徙以避李輜重頗多戀惜不能去縣官望水勢泛溢具舟往救李伏於屋梁上自言曰吾平昔所儲蓄者在是勅誥亦在是寧隨流而沒決不可捨俄有一籠浮出波面李顧舟人曰此吾勅誥也天實畀我急取之旣登舟猶癡冀他篋盡出水忽從後衝斷恰所據屋悉遭漂蕩李雖全家免葬魚腹而橐中至空空然數年間仕亦不遂而卒 夷堅志

明玉珍隨州人長八尺重瞳弓兵之首也爲飛矢損右

目時號明瞎子至正十五年倪文俊陷沔陽遂爲其將
攻陷成都等府遂分兵守之後文俊謀殺其主徐壽輝
不果而壽輝僞將陳友諒襲刺倪自爲平章復矯徐命
使王珍會兵建康明憤陳之逆殺怒曰汝能爲帝我不
能耶遂據全蜀不與陳通二十一年陷嘉定路爲李思
齊敗之又明年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使其將楊尙書
守重慶又爲帖木兒所敗退居於蜀自稱蜀國王號大
夏改元天統居位六年爲弟所殺妻復圖殺其弟立其
子爲小明主二十七年詔李思齊討之不果洪武初天
兵破蜀母子俱降母召入宮明主與陳理命海舟發高
麗飄飄然入於海矣七修類彙

顏惟喬爲臺守有幹聲與武帥構訐罷歸故人爲分守
至隨訪之屏跡不可復見旣行部他邑有田父荷擔以
隻雞甌酒由中道入者訶之乃惟喬也因留劇飲至醉
委甌擔而去追問邸舍人莫能蹤跡惟喬草隨志稱良
史余讀之殊不稱又徐子與致其全集若干卷亦平
耳遠不逮王裕州藝苑卮言

余友涂不疑尊人名世延知隨州爲治不擾專務與民
休息壬癸之間所在盜起公練義勇設武生爲請於學
使者給張國威以下十六人衣巾而較射習藝無虛日
甲戌十二月十九日賊犯隨至城下先是撫臺遣叅將
馮時早戌隨公乃召馮督兵出戰親伐鼓城上以佐之

士氣益厲賊披靡而東斬首五十一級二十二日賊後營至知前不利稍逸不敢前馮又趣戰斬首二十一級二十六日賊又至益知前不利盡折而東是時公日夜坐城樓身不貼席十日兩三捷隨人得之以爲神乙亥二月十八日賊萬騎犯隨之南河去城二十里是時馮時早追賊去隨公度賊衆不可爭鋒乃謂裨將常世英曰賊屢犯我與其戰而不得志不如夜襲之易以爲功且今數日兩賊遠來必憊又偵其飲何生家漁酒色是可圖也常慷慨就行於是選壯士得四十有八人令常世英將之公手酌慰遣開城出啣枚疾走至南河賊果痛飲何生家以馬塞其門從賊皆倦而熟寐四十八人者先取其馬乃入其中堂見髻而丈夫者南向坐有六人者東西相向所獲婦人侑酒其間遂長槍刺之卽斬其級旣又斬六人趨而出賊衆猶未知也四十八人者從間道夜歸報公城中人無不歡呼舉手加額者翼明賊大至欲逼城未至者二里爲澁所阻會天雨澁水暴漲公又令常世英率鄉勇數百人扼澁而陳賊隔澁呼曰我八哥蓋世無雙汝隨人因何竊取其首我今爲仇來矣速歸我首不然且渡河平汝隨城無悔也然竟不得渡公念孤城不足與敵數日水落賊必渡將若之何乃詐傳總兵檄叙其由襄歷隨下黃州之故賊信以爲大兵且至宵遁旣又犯隨之毛茨畝毛茨畝者入郢之

咽喉郢重地獻皇帝之陵在焉初公集義勇時度此地
要害令張國威戍之賊至其地險馬不得長驅人不得
善步戍卒伏焉賊未知戍也暮入峒中一賊入卽殺之
至五十七人賊不能測乃益怯不敢進竟引退過棗陽
入中州是役也郢中無警陵寢不驚以隨爲之蔽也然
公守隨當公私兩匱諸城守論功賞勞皆出私橐尤爲
人所難云 希賞

二宋非角之年同於黌舍肄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宋
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復
遇僧於廬邸僧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頓異昔時能
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尙
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
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羣蟻繚繞穴傍
吾乃戲編竹爲橋以渡之由是蟻命獲全得非此乎僧
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小宋下二宋
私相語曰妄也一歲固無兩魁比唱第小宋果中首選
章獻太后當朝謂不可以弟先兄乃大宋爲第一小宋
爲第十始信僧不妄 厚德錄

夏文莊守安州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文莊異待之命
作落花詩莒公一聯云漢臬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
地香子京一聯云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粉
是歲詔下兄弟將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

君當狀元及第又風景秀異異日作宰相小朱君非所
及然亦須登巖近後皆如其言

青箱雜記

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禮少從學於二
宋相繼登科君錫爲人清修孤潔故當官人號爲連底
清元禮加以肅人號爲連底凍其父處士名舜實字補
之爲鄉里所說服歲饑出穀萬斛損價以鬻之惠及傍
邑有盜其牛者官捕甚急窮自歸處士媿謝厚遺以遣
之故歐陽文忠公表其墓且述其事

厚德錄

應山縣治南半里許過小溪有野寺寺外數十步一槐
樹高可二丈許闕稱之根株與常槐等但迥體柔條纏
結若藤蔓然莫見其所起處每枝必分兩岐葉葉皆背

面而生無一相對雖孫枝數寸者亦然婆婆茂蔚土民
相與愛護故露植空曠之野未嘗翦伐士大夫經此必
從往賞翫政和中花石之役興有欲徙置禁苑者而盤
踞牢甚不可發掘乃止鄱陽張焄爲邑宰命畫史睥睨
將寫爲圖以寄餉四遠竟不能落筆亦止

夷堅志

應山縣外大龜山高峻可二十里其上有小寺寺外一
池泉源未嘗竭產一種魚形模與常異名曰牙兒魚有
四足能登岸升木作聲呶嚙全如嬰孩大者亦重一斤
相傳云不可網釣常爲寺頭陀捕取其一欲烹而食之
旁人苦詞勸止未幾疾死自是人莫敢害

宋治末應山縣女子生鬣長三寸餘見於邸報

夷已編

獻縣令明晟應山人嘗欲申雪一寃獄而慮上官不允
疑惑未決門役有玉半仙者與一狐友言小休咎多有
驗遣往問之狐正色曰明公爲民父母但當論其寃不
寃不當問其允不允獨不記制府李公之言乎門役返
報明爲懍然因言制府李公衛未達時嘗同一道士渡
江適有與舟子爭詬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須臾尙較計
數文錢耶俄其人爲帆船所掃墮江死李公心異之中
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誦咒風止得濟李公再拜謝
更生道士曰墮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公貴人也遇厄得
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公又拜曰領師此訓
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之窮達當安命

不安命則奔競排軋無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檜卽不
傾陷善類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至國計生民之利
害則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設官所以補救氣
數也身握事權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生才朝廷何必
設此官乎晨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諸葛武侯曰鞠躬
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此聖賢立命之
學公其識之李公謹受教拜問姓名道士曰言之恐公
駭下舟行數十步翳然滅迹昔在會城李公會話是事
不識此狐何以得知也

灤陽消夏錄

雍正壬子六月夜大雷雨獻縣城西有村民爲雷擊縣
令明公屍往驗飭棺斂矣越半月餘忽拘一人訊之曰

爾買火藥何爲日以取烏詰日以銃擊雀少不過數錢多至兩許足一日用矣爾買二三十斤何也曰備多日之用又詰曰爾買藥未滿一月計所用不過一二斤其餘今貯何處其人詞窮刑鞫之果得因姦謀殺狀與婦並伏法或問何以知爲此人曰火藥非數十斤不能僞爲雷合藥必以硫磺今方盛夏非年節放爆竹時買硫磺者可數吾陰使人至市察買硫磺者誰多皆曰某匠又陰察某匠賣藥於何人皆曰某人是以此知之又問何以知雷爲僞作曰雷擊人自上而下不裂地其或毀屋亦自上而下今苦草屋椽皆飛起土炕之面亦揭去知火從下起矣又此地去城五六里雷電相同是夜雷電雖迅烈然皆盤繞雲中無下擊之狀是以知之爾時其婦先歸寧難以研問故必先得是人而後婦可鞫此令可謂明察矣

明公恕齋嘗爲獻縣令良吏也官太平府時有疑獄易服自察訪之偶憇小巷僧年八十餘矣見公合掌肅立呼其徒具茶徒遙應曰太守且至可引客權坐別室僧應曰太守已至可速來獻公大駭曰爾向以知我來曰公一郡之主也一舉一動通國皆知之寧獨老僧又問爾何以識我曰太守不能識一郡之人一郡之人則孰不識太守問爾知我何事出曰某案之事兩造皆遣其黨布散道路間久矣彼皆陽不識公耳公憮然自失因

問爾何獨不陽不識僧投地膜拜曰死罪死罪欲得公此問也公爲郡不減糞黃然微不嫌於衆心者曰好訪此不特神姦巨蠹能預爲蠱惑計也卽鄉里小民孰無親黨孰無恩怨乎哉訪甲之黨則甲直而乙曲訪乙之黨則甲曲而乙直訪其有讐者則有讐者必曲訪其有恩者則有恩者必直至於婦人孺子聞見不眞病媼衰翁語言昏憤又可據爲信讞乎公親訪猶如此再寄耳目於他人庸有幸乎且夫訪之爲害非僅聽訟爲然也閭閻利病訪亦爲害而河渠堤堰爲尤甚小民各私其身家水有利則還以自肥水有患則鄰國爲壑是其勝美矣孰肯揆地形之大局爲永遠安瀾之計哉老僧方

外人也本不應預世間事况官家事耶第佛法慈悲捨身濟衆苟利於物固應冒死言之耳惟俯察焉公沉思其語竟不訪而歸次日遣役送錢米歸報曰公返之後僧謂其徒曰吾心事已畢竟泊然逝矣

謹按明晟有吏才本應入列傳中而文獻無徵
僅見於說部故備錄於此

湖北通志



湖北通志 卷九十九

雜記三 安陸府 襄陽府 鄖陽府 荊門州

世稱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樓此乃因宋玉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爲陽和薤露又爲陽春白雪引商刻羽雜以流徵遂謂郢人善歌殊不考其義其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則歌者非郢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陽和薤露和者數百人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則和者不過數人而已以楚之故都人物猥盛而和者止於數人則爲不知歌甚矣故玉以此自况陽春白雪郢人之所不能也以其所不能者名其俗豈非大



誤也襄陽耆舊傳雖云楚有善歌者歌陽菱白露朝日
魚麗和之者不過數人復無陽春白雪之名又今郢州
本謂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
有故墟尚在亦不然也此鄆也非郢也據左傳楚成王
使鬬宜申爲商公泚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
泚漢至於夏口然後沂江則郢當在江上不在漢上也
又在渚宮下見之則渚宮蓋在郢也楚始都丹陽在今
枝江文王遷郢昭王遷都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預注左
傳云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謝靈運鄴中集
詩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紀南城卽古之
郢都也又謂之南郢

夢溪筆談

郢州漁人擲網於漢水至一潭底舉之覺重得一石長
尺餘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羣小蛤鱗次相比縐繆鞏
固以物試抉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天寶年所造金剛
經題誌甚詳字法竒古其末云醫博士攝比陽縣令朱
均施比陽乃唐州屬邑不知何年陸水中首尾畧無露
漬爲土豪李孝源所得孝源素奉佛寶藏其書蛤筒復
置之水中客至欲見則出以示之孝源因感經像之勝
異施家財萬餘緡寫佛經二藏於郢州興陽寺特爲嚴
廡

承天府獻皇陵寢之地其南五泉之野古有曰天子墓
今俗呼其地爲天子岡夫荆郢自春秋楚莊稱霸以來

代有竊據者然而未嘗埋玉我朝曾封郢王及府而薨
今則終於獻皇而生今上豈非其數耶七修類藁

興獻帝既葬純德山世宗承統後頗有議遷陵者巡撫
顧華玉啟夏桂洲曰頃因告謝純德山得以縱觀其盛
其山東自京山中盤諸大山發脈而來再起於聊屈蜿
蜒而西屏聯障疊至本山而止乃幹龍之盡處以其過
此更無別山又前界漢江是以知之所謂界水而止亦
曰勢如萬馬自天而下也或言主山大小兩沙太直其
理殊未切凡言主山非指葬地之山乃泝其龍脈所起
之處正不貴其逼近如中盤五泉聊屈山皆崔巍秀拔
接於百里數十里之間何謂小乎楚地山多正嫌其逼

近扼塞而難於寬廣此地自陵山以北龐厚寬舒四望
千里儼有京都之象光嶽所聚非偶然也兩沙爲修築
牆宇稍去坡陀望若直然大勢則青龍回而作案極得
環抱何可謂直乎其南五泉之野有古天子墓在俗呼
天子岡舊志載其靈異蓋異兆也昨鎮守張太監謁顯
陵至省亦曰美哉長陵可以頡頏諸陵皆不能比渠乃
內臣熟見國家規模其言如此可以占人心之同執事
宜請遣大臣稍知堪輿學者來此徧觀庶知不妄十八
年帝親幸承天乃不果遷道聽錄

毘陵許維樞侍御青嶼之子爲鍾祥令有翁姦其媳者
媳不能拒然甚愧恨適父來哭訴之其父遂殺其翁父

女俱問重辟在獄值夏包子之亂囚俱越獄而逃迨事
平許令出示招衆囚投監且引某年之例准其減等免
死獄囚多有還獄者父女亦至許令以此案具詳臬司
求其循舊例免死臬司不允許令恐欺囚心甚惶惑其
幕客江某方勸許令請之撫軍令因循未果而此囚即
日起解矣江乃焚香祝天爲令作一稟啓委曲懇撫軍
諭臬司寬之強令用印自出千錢付捷足投撫軍撫軍
閱稟惻然即召臬司令寬釋之未幾江返江南鄉試止
一子尚幼入幕時並妾攜至鍾祥署中歸途下長江附
鹽艘而行其子方七歲偶至船頭忽被篋纜打入江中
江號呼求救而江水洶涌迅急轉盼不知所在矣與妾

方號哭間而前舟見一孩浮江潑起在船江急往視之
則其子也詢其子云下水時仰卧波上乎如衽席毫無
驚恐上船衣亦不濕衆咸詫其神異

信徵錄

江同祖過郢州京山晚抵村驛驛人言鹿在前結寨卽
出觀之彌望可數里巨鹿無數四環成圍以角外向凡
數十重兩麋鹿處中勃跳嬉戲民田相近者悉遭蹂踐
禾苗爲之一空獵戶雜沓其傍云不可近近輒遭觸遭
之者多死明旦始引去獵人操弓矢戈矛伺巨者行前
稍遠乃敢捕射其稚弱亦各有所獲而還

夷堅志

楊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也往來郢之京山縣豐國范頰
市中好與小兒戲狎雖大寒甚暑未嘗巾幘衣裳惟裸

露耳或以衣服贈之旋即施與丐者故人尤惡視之往
往逆知人心中事復州蘇繹寺丞得一燒硃砂銀法試
之有驗往見之楊卽前曰澁澁酸朱砂燒盡水銀乾更
不復語又彭長官者欲求地葬其母以紙予之乞數字
直書云翻車二十五千既而果於翻車村得其地以二
十五貫市之熙寧癸丑歲辛子儀命京山楊每來謁之
贈以衫帽或留宿外齋雖設衾榻密視之已安寢於地
矣未幾索紙筆橫作二畫自一二三四書訖授子儀諦
視之乃囑字也果至四月而乃父棄世道途商販皆云
見其死於數處矣而形狀不改熙寧七年卒於范頓豪
民張逢家爲買棺埋於市側市民朱如玉方客京師是

日見楊來訪不交一言後朱自京師回白縣開其藏惟

空棺耳 括異記

李東白京山人工詩隱於衣工李本寧尙書兄弟皆與
之遊登黃鶴樓云鄂渚蒹葭花沿岸白漢陽楓樹隔江紅
後舟過雲夢哦詩船頭一笑赴水死 漁洋詩話

康熙十年潛江民吳某家屋上墜下一物形如龜兩翅
頭有一角四足如人指色如羊肝以刀刺之不能入其
殼非骨非肉聲如雄鴨 居易錄

黃仁還潛江人家僅中資喜施予貧死無棺者每代爲
營厝明末遭寇出避遇賊於路寇退家人返黃已在
室詫而詢之曰被劫時頸將斷恍惚有人爲正其首敷

以藥復有數輩掖之歸視其人皆施棺之人也孫金鏤
中康熙辛丑進士

秋登叢話

陸文學鴻漸名羽其先不知何許人竟陵龍蓋寺僧姓
陸於隄上得一初生兒收育之遂以陸爲氏及長聰俊
多能學贍辭逸恢諧縱辨蓋東方曼倩之儔性嗜茶始
創煎茶法至今鄂茶之家陶爲其像置於煬器之間云
宜茶足利余幼年尙記識一復州老僧是陸僧弟子常
諷其歌云不羨黃金罍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
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又有追感
陸僧詩至多

因話錄

竟陵僧有於水邊得嬰兒者育爲弟子稍長自筮得蹇

之漸繇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乃姓陸字鴻漸名
羽羽有文學多意思狀一物莫不盡其妙茶術最著鞏
縣陶者多爲薨偶人號陸鴻漸買十器得一鴻漸市人
沽茗不利輒灌注之羽於江湖稱竟陵子於南越稱柔
苧公貞元末卒

國史補

竟陵人劉虛白擢進士第嗜酒有句云知道醉鄉無戶

稅任他荒卻下丹田

北夢瑣言

景陵熊寅字國亮萬歷壬辰進士客京師遇異人自稱
鄒月賓以赫蹏書授寅曰有阨發此當相助俟芙蓉嶺
更相見也後渡彭蠡風大作搗摧桅折急發書視之風
忽止舟得無恙書中有告汝婺源云云謁選果得婺源

縣令一日自縣之郡行峻嶺上忽於空中見月竇相與
道故良久始不見詢其地則芙蓉嶺也壬寅元日夢鄒
來曰龍華會近矣 居易錄

鍾伯敬與徐元嘆有虎叩茶詵以買茶爲名一年通一
信遂成故事伯敬築室竟陵云將老焉遠遊無期呼元
嘆賈餘力一往元嘆有答茶詵詩譚友夏冬夜拜伯敬
墓詩云姑蘇徐逸士香兩祭茶時又有詩寄元嘆云河
上花繁多有淚吳天茶老久無香正感二子之交情也

虎叩茶經注補

崇禎末景陵胡恒官川南道婺源人汪光翰爲幕客恒
駐節邛州逆獻陷成都分兵徇邛恒命光翰出調兵並

檄寧越守備楊起泰將兵援邛未至而城陷恒與其子
士驍戰死闔門百口皆遇害惟士驍妻朱氏洎幼子峨
生得脫匿民間隨士驍母舅陳君美者轉徙榮經縣降
賊武大定駐嘉州聞朱有殊色刦致之朱務面毀容以
免堅操撫孤光翰問關彘裸中得朱氏母子所在事之
甚謹值劍南大饑斗米十金光翰不避刀俎多方保護
之母子乃得全自是或服賈或課蒙或爲僧獲稍贏餘
以給檀粥二十餘年不倦朱教子極嚴峨生亦讀書知
自奮能文章矣蜀平峽路通光翰乃躬送朱氏母子歸
景陵於是楚蜀人莫不高朱氏之節誦光翰之義以爲
忠臣孝子之報云是時從胡公死義者有夫人樊氏成

氏馮氏士驍妾周氏僕京兒弩來婢二女凡七人又有鍾之綬者字楷士亦景陵人從胡入蜀遊峩眉遂不歸聞胡公父子殉義乃自瓦屋至榮經與光翰遊同撫孤兒歷八年所入滇至昆陽死

隴蜀餘聞

以上安陸府

晉羊祜字叔子爲荊州守有恩及閭里及死闔境並不言祜字其有同音亦改諱之襄陽百姓於峴山立墮淚

碑獨異志

杜預爲荊州刺史鎮襄陽時有讌集大醉閉齋獨眠不聽人前後嘗醉外有齋中嘔吐其聲甚苦莫不悚慄有一小吏私開戶視之正見牀上一大蛇垂頭牀頭吐都不見人出密道如此

劉氏小說

山季倫爲荊州時出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籬舉手問葛彊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彊是其愛將并州人也

世說新語

庾征西大舉征胡旣成行止鎮襄陽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庾答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早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

作容

前秦安南將軍竇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妻蘇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撻辱滔深恨之陽臺又專伺蘇之短讒毀交至滔益怒蘇氏年二十一滔鎮襄陽與陽臺之任絕蘇氏之音問蘇恨自傷因織錦迴文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字縱橫反覆皆爲文章名曰璇璣遣蒼頭賫至襄陽滔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從迎蘇氏恩好愈重

侍兒小

名錄

蔡女仙者襄陽人也幼而巧慧善刺繡鄰里稱之忽有老父詣其門請繡鳳眼畢功之日自當指點旣而繡成

五綵光煥老父觀之指示安眠俄而功畢雙鳳騰躍飛

舞老父與仙女各乘一鳳昇天而去時降於襄陽南山

林木之上時人名爲鳳林山後於其地置鳳林關開南

山側有鳳臺勅於其宅置靜真觀有女仙真像存焉云

晉時人也

仙傳拾遺

齊蔡道貴襄陽人拳勇秀出當時以比關羽張飛

襄陽

者昔傳

襄陽金城南門外道東有參佐廳舊傳甚凶住者不死

必病梁昭明太子臨州給府察呂休禕休禕當在廳事

北頭眠鬼牽休禕墜地久之悟俄而休禕有罪賜死後

令蕭騰初上至羊口岸忽有一丈夫著白紗高室帽烏

布袴披袍造騰疑其服異拒之行數里復至求寄載騰
轉疑焉如此數迴而騰有妓妻數人舉止所爲稍異常
日歡笑悲啼無復恒節及騰至襄陽此人亦經日一來
後累辰不去好披袍縛袴跨狗而行或變易俄頃詠詩
歌謠言笑自若自稱是周_有恒止騰舍騰備爲禳遣之
術有時暫去尋復來騰又領門生二十人拔刀砍之或
跳上室梁走入林中來往迅速竟不可得乃入妾屏風
裏作歌曰逢歡羊口岸結愛桃林津胡桃榔去肉訝汝
不識人項之有道士趙曇義爲騰設壇置醮行禁自道
士入門諸妾並悲叫若將遮_別俄而一龜徑尺餘自到
壇而死諸妾亦差

南雍州記

襄陽蘇嶺山廟門有二石鹿夾之故謂之鹿門山習氏
記云習郁常爲侍中從光武幸黎邛郁與光武俱夢見
蘇嶺山神因使立祠郭仲產記云雙石鹿自立如鬪採
伐人嘗過其下或有不見鹿因是知有靈瑞梁天監
初有蚌湖村人於此澤間獵見二鹿極大有異於恒鹿
乃走馬逐之鹿即透澗直向蘇嶺人逐鹿至神所遂失
所在惟見廟前二石鹿獵者疑是向者鹿所化遂迴其
夜夢見一人著單巾幘黃布袴褶語云使君遣我牧馬
汝何驅迫賴得無他若見損傷豈得全濟

襄陽記

梁末邵桃根襄陽人家有一犢肥充可愛桃根恒自飼
之此犢恒逐桃根遊行每往官府聚會犢雖繫在家而

吼喚不住後一日桃根開門犢忽從後舐根肋穿流血
舉家打去已復腫目復舐傷數日氣絕 廣古今五行志
襄陽杜嶷新納一妾年貌兼美寵愛特甚妾得其父書
倚簾讀之嶷外還而妾自以新來恥以此事聞嶷因躡
舂之嶷謂是情人所寄遂剖腹取書妾氣未斷而書已
出嶷看訖嘆曰吾不主意忽忽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
久乎其夜見妾詎寃嶷旬日而死

梁魚宏襄陽人白皙美姿容凡五爲太守卒官 襄陽耆舊傳

侯景旣破蜀賊富至俄而武陵王起兵於襄陽城北大
樹下掘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出入不能已數

百年不逢我者豈見天日後文帝疑其爲人遂還京 五代新說

唐并華者襄陽鼓刀之徒也嘗因遊春醉卧漢水濱有
一老叟叱起謂曰觀君之貌不是徒博耳我有一斧與
君君但持此造作必巧妙通神他日幸勿以女子爲累
華因拜受之華得此斧後造飛物即飛造行物即行至
於上棟下宇危樓高閣固不煩餘刃後出遊安陸間止
一富人王枚家枚知華機巧乃請華臨水造一獨柱亭
工畢枚盡出家人以觀之枚有一女已喪夫而還家容
色殊麗罕有比倫旣見深慕之其夜乃踰垣竊入女之
室女甚薦華謂女曰不從我必殺汝女往萁同心焉其

後每至夜竊入女室中他日枚潛知之即厚以賂遺遣
華華察其意謂枚曰我寄君之家受君之惠已多矣而
復厚賂我我異日無以爲答我有一巧妙之事當作一
物以奉君枚曰何物也我無用必不敢留華曰我能作
木鶴令飛之或有急但乘其鶴即千里之外也枚旣嘗
聞因許之華即出斧斤以木造成飛鶴一隻惟未成其
目枚怪問之華曰必須君齋戒始成之能飛若不齋戒
必不飛枚遂齋戒其夜華盜其女旦乘鶴而歸襄陽至
曙枚失女求之不獲因潛行人襄陽以事告州牧州牧
密令搜求果擒華州牧怒杖殺之所乘鶴亦不能自飛

滿湘記

杜文範襄陽人也自長安尉應舉擢第拜監察御史選
殿中授刑部員外以承務郎特授西臺舍人先時與高
上智俱任殿中爲侍御史張由古宋之順所排蹙與上
智遷員外旣五旬由古之順方入省文範衆中謂之曰
張宋二侍御俱是俊才由古問之答曰若非俊才那得
五十日騎士斗趁及殿中舉座歡笑

御史臺記

襄州胡延慶得一龜以丹漆書其腹曰天子萬萬年以
進之鳳閣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並盡奏請付法則天
曰此非惡心也捨而勿問

朝野僉載

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致書於襄陽于司空頤鄭傲
睨自若似無郡使之禮書曰閣下爲南溟之大鵬作中

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頽眞天子之爪
牙諸侯之龜鏡也太穆孤幼二百餘口饑凍兩京小郡
俸薄尚爲衣食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千
兩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
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
曰鄭使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費之際不全副其
本望也又有匡廬符載山人遣三尺童子齎數尺之書
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
秀才者寓居於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罄懸無何與姑
婢通每有阮咸之縱其婢端麗饒音技之能漢南之最
姝也姑貧鬻婢於連帥連帥愛之以類無雙給錢四十
萬寵盼彌深郊思慕無已即強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
因寒食果出值郊立於柳陰馬上迎泣誓若山河崔生
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
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于座
于公睹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郊甚憂悔而已無
處潛遁也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
是路人便是公製作也四百千小哉可惜一書不早相
示遂命婢同歸至幃幌奩匣悉爲增飾之小阜崔生矣
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陽公
遽命召焉戎使君不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命唱歌歌
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爲異代

之所稱豈有奪人姬愛爲己之嬉娛遂多以繪帛贈行
手書遜謝於零陵之守也

雲溪友議

于頔爲襄州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爲荆南打
獵大修粧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乾紅
紫繡襖子錦鞍韉此郡因而空耗

傳載

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于性快見其拜伏
遲緩不甚知書生別日遊讌不復得進王殊快怏因至
使院造判官會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會曰予以相公好
竒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矣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
歸且荷公見待之厚今爲一設遂詣會所居懷中出竹
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連擊鼓子

筒中有蠅虎子數十行而出分爲二隊如對陣勢每擊
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
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入筒中會觀
之大駭方言於于公王已潛去于悔恨合物色求之不
獲

酉陽雜俎

于襄陽在鎮時選人劉某人京逢一舉人年二十許言
語明朗同行數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劉有酒頃數杯日
暮舉人指支逕曰某敝止從此數里能左顧乎劉辭以
程期舉人因賦詩流水涓涓芹努牙織烏雙飛各還家
荒村無人作寒食殞宮空對棠梨花至明旦劉歸襄州
尋訪舉人殞宮存焉

樊澤爲襄陽節度有巡官張某者父爲邕管經畧使葬於鄧州北數十里張兄弟三人忽同時夢其父曰我葬墓某夜被劫賊將衣物今日入城來停在席帽行汝宜速往擒之日出後即不得矣張兄弟夜起泣涕相告未明扣州門見澤具白其事立召都虞侯令捕之同黨六人並賊帥之妻皆獲澤引入面問之曰汝劫此墓有異耶賊曰某今日之事亦無所隱必爲神理所殛某夫妻業劫家已十餘年每劫夫妻攜酒蒸火諸徒黨即開墓至棺蓋某夫妻與其亡人遞爲斟酌某自飲一盞曰客飲一盞即以酒潑於亡人口中云主人飲一盞又妻飲一盞遍便云飲錢何處某妻應曰酒錢主人出遂取衣物寶貨等某昨開此墓見棺中人紫衣玉帶其狀如生某依法飲酒及漉酒云至主人一盞言訖亡人笑某等驚甚便扶起惟枯骨耳遂解腰帶亡人呼曰緩之我腰痛某輩皆驚懼遂馳出自此神魂尚恍即知必敗悉殺之數日鄧州方上其事

逸史

裴均僕射之鎮襄州也鄭滑館驛巡官裴宏泰先騁至驛值彼大宴客司漏名及設定令人召屈遂奔至均大不悅因責之曰君何後來大涉不敬時酒已數籌宏泰曰都不見客司報宴非敢怠慢然叔父檢罪請盡飲在座器物仍欲乞飲盡賜宏泰上件器物可否合坐皆壯之均亦許宏泰宏泰遂次第揭銀器飲之飲訖即寘懷

中須臾盈懷盤中餘一銀醢受一斗已上其酒已滿宏奉捧之而飲均亦令人吏去醢覆中飲訖踏其醢抱之而出請壯索馬歸驛均以宏秦飲酒必過量所傷憂之使吏問飲後所宜使者方見宏秦戴紗帽於廳上秤器物正重二百餘兩均不覺大笑迴車贈賞甚厚

玉泉子

牛僧孺鎮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衆云秦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果龍也強驅之必慮爲災難制固命之果有大雨漢水泛溢漂溺萬戶處士避罪亦潛去十年有人於他處見猶

任尚書故實

襄陽節度使高元裕太和三年任司勳員外郎寓宿南宮晝夢有人告曰十年作襄刺史旣寤髣髴儀質蓋偉秀士也私異之因援毫以隱語記於廳之東楹掩映之處曰大三寤襄刺十年洎開成十年爲御史中丞旣渝前夢遂謂夢固虛耳是後出入中外揚歷貴位清望碩德冠冕時流海內傾注佇升鼎鉉視刺襄乃優賢之舉耳大中二年由天官尚書授鉞漢南去前夢二十年矣公謂楹上之字無復存也因話其事於都官韋好竒之士往詣求焉自公題記後廳署補葺亦屢矣而毫翰煥然獨存非神靈扶持而明徵於今日耶公因屈指以今年加襄之十乃二十年矣何陰騭之顯晦微婉及期而朗悟之如此哉

集異記

馮翊巖生者家於漢南嘗遊峴山得一物其狀若彈丸
色黑而大有光視之潔澈若輕冰焉生持以示於人或
曰珠也生因以彈珠名之常寘於箱中其後生遊長安
晚於春明門逢一胡人叩馬而言衣橐之中有奇寶願
得一見生即以彈珠視之胡人捧之而喜躍曰此天下
之奇寶也願以三十萬爲價生曰此寶安所用乎而君
厚其價如是哉胡人曰我西國人此乃吾國之至寶國
人謂之清水珠若置於濁水冷然洞灑矣自亡此寶且
三載吾國之井泉盡濁國人俱病於是我等越海踰山
來中國求之今果得於子矣胡人即命注濁水於缶以
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瑩纖毫可辨生於是以珠與

胡獲其厚價而歸直生志

唐襄州趙康凝令公世勲嗣襲人質甚偉酷好修容前
後垂鏡以整冠櫛往往以家諱刑人相國崔公允出鎮
湖南由峴首趨令逢迎開宴崔相從容而規之曰聞令
公以文字刑人甚無謂也聞名心矍但有鬢鬢豈可答
責及人耶俄而近侍以紅拂子於烏巾上拂之相國又
曰此尤不可也陪寮俛首而已其後漢南失守已而奔
吳路由夏口杜洪令公郊迓以主座遜之遽尸其位其
不識去就皆此類也竟罹禍於淮甸宜乎北夢瑣言

僖宗幸蜀年有進士李茵襄州人奔竄南山民家見一
宮娥自云官中侍書家雲芳子有才思與李同行詣蜀

具述宮中之事兼曾有詩書紅葉上流出御溝卽此姬也行至綿州逢內官田大夫識之乃曰書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李甚快悵無可奈何宮娥與李情愛至篤至前驛自縊而死其魂追及李生具道憶戀之意迨數年李茵病瘡道士言其面有邪氣雲芳子自陳人鬼殊途告辭而去

五代晉時襄陽帥高懷德下親隨私通其愛姬竊錦襖子與其皂皂轉令人鬻於市高已知之或有人告於高曰大王錦襖子有人將在中賣高曰錦襖子是人家宣賜得豈只是我家有莫亂執他人其皂都不覺其主已知之也後以他事陰去之襄陽後帥安審琦亦有愛妾與外人私接忽因夜初隔幕燭下潛見有人自宅中出去據膝而言曰叵耐審琦是夕遇害莫知其誰子姪輩皆泣告曰大王平生器業如此豈無威靈使其姦人敗露須臾時於是其姦賊自以手擒捉身體撲於靈座前亦一僕厮耳

談錄

張從恩相公晉祖時爲宣徽使時鎮州安重榮叛晉祖將征之行有日矣張相中夜思之若聖駕北征安王從進在襄陽已有跋扈之狀恐朝廷無備來日朝退求見遂以襄陽爲請且曰安從進若乘虛來襲京師卽陛下何以爲備晉祖曰卿未知耳今已命高行周爲招討用卿爲都監仍命高勳焦繼勳等數人備指使張聞晉祖

言已有備正與已意合且上命已護其師旅不敢辭讓
因陳請數事皆允之先發騎將郭金海部領三千餘騎
往唐州駐泊焦繼勳等數人亦同是行晉祖纔發京師
襄陽安從進遂叛謂朝廷無備欲乘虛掩襲遂遇精騎
南下焦繼勳等知從進已叛即飛表聞於行在張相渤
海公亦繼發從進與郭相遇於花山金海蕃將善用槍
時罕與敵拳勇過人喜戰鬥欲立奇功兩陣相去數里
從進素管騎兵金海久在麾下安亦待之素厚從進乃
躍馬引數百騎乘高去晉陣百步厲聲叫郭金海金海
獨鞭馬出於陣數十步免胄側身自稱曰金海從進又
前行數十步勞之曰金海安否我素待你厚畧不知恩

今日敢來待共我相殺金海應聲答曰官家好看大王
負大王甚事大王今日反金海舊事大王乞與大王一
箭地大王迴去若不去契取金海槍言訖援槍鞭馬疾
趨其陣繼勳亦繼進從進懼躍馬而退師遂相接大爲
金海所破焦繼勳押陣奏到晉祖大喜賞賜有差從進
自此喪氣嬰城自守王師爲連城重塹以守之月餘王
師攻城城上矢下如雨王師被傷者衆是日金海爲飛
矢集身扶傷歸營明日從進用計誣金海欲使朝廷疑
之以金瓶貯酒金合盛藥以索懸之城上呼金海金海
知之力疾扶劍而往城上勞金海曰大王知你中箭創
甚賜你金瓶金合酒與風藥金海蕃人目不知書惟利

是貪取瓶與合歸營且不聞於元戎元戎疑之乃馳驛
奏晉祖念花山之功不加罪城下就除金州團練併其
兵放他部

洛陽籍紳耆舊記

張相諱從恩繼室訪其姓氏未獲河東人有容色慧黠
多伎藝十四五時失身於軍校爲側室洎軍校替歸洛
下與之偕來至上黨得病因昇之而進至北小紀厥病
且甚湯飲不能下自辰至酉痢百餘度形骸骨立臭穢
狼籍不可嚮邇軍校厭之遂棄之道周而去不食者數
日道旁有土龕可容數人蓋樵童牧豎避風雨之處也
過客憫之衆爲昇至於土龕中又數日病漸愈衣服悉
爲暴客所褫但以敗葉亂草蔽形而已漸行至店日求
旬餘食夜即宿於逆旅簷下一日有老嫗謂曰觀爾非
求乞者也我住處非遠可三百許步即攜之而往嫗爲
洗沐衣以故舊衣日進粥飲蔬飯而已不數日平復如
故顏狀艷麗殆神仙中人也忽有士人過小紀知之堅
求見之既見謂嫗曰可能娉某當贈姚綵絹五十疋姚
許之易以鮮衣首飾等以車載之而去士人遂偕往襄
陽踰宅居之會襄帥安大王從進叛左右利其財殺其
士子納其妻從進敗爲亂兵所得人有知其殊色遂送
至都監張相寨內即從恩也張相共獲婦女十餘人獨
寵待士子之妻深厚數歲張之正室亡遂以士子之妻
爲繼室後封郡夫人及張加使相進封大國夫人壽終

於洛陽第中

夏英公竦知襄州歲饑發公廩募富人出粟嘗全活數萬人賜詔褒諭厚德錄

夏英公鎮襄陽遇大赦賜脯宴詔中有致仕高年各賜束帛時胡大監旦嘗廢在襄英公依詔旨選精練十疋贈之胡得縑以手捫之笑曰寄語舍人何寡聞至此奉還五疋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諸儒所解束帛彋彋貢於邱園之義自可見證英公見之果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若束脩則十疋之脯其實一束也若束帛則卷其帛爲二端五疋遂見十端王者屈折於隱淪之道也夏亦少沮湘山野錄

劉貢甫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諧謔雖公卿不避與王荆公素厚荆公當國亦屢諍之雖每爲絕倒然意終不能平也元豐末爲京東轉運使貶衡州監酒雖坐他累或謂嘗以時相姓名爲戲惡之也元祐初起知襄州淳于髡墓在其境內嘗以詩題云微言動相國大笑冠絕纓流轉有餘智滑稽全姓名師儒空稷下衡益虛南荆蒼壻不爲辱旅墳知客卿又有續謝師厚善謔驛詩云善謔知君意何傷膚武公蓋記前事以自解云石林

詩話

襄陽東津寺閣有舊題二十九字在壁者字可三寸餘其體類顏而逸格勢清美無一點俗氣其語數句又簡

而有法云楊孜襄陽人少以詞學名於時惜哉不歸今死矣遺其親於尺土之下悲夫恨不知寫者爲誰又不知所題之事後詰於襄陽人迺楊庶幾學士死數載棄雙親之殯在香嚴界佛舍中已廿年

湘山野錄

田衍魏泰居襄陽人畏其吻諛曰襄陽二害田衍魏泰未幾李豸方叔亦來郡襄人憎之曰近日多磨又添一

豸 墨莊漫錄

襄陽時同官李友諒仲益贈張子齊思仲家歌人團茶予題其封云色映宮姝粉香傳漢殿春團團明月魄卻

贈月中人 侯鯖錄

李豸方叔嘗飲襄陽沈氏家醉中題侍兒小瑩裙帶云

旋剪香羅列地垂嬌紅嫩綠寫珠璣花前欲作重重結繫足春光不放歸後小瑩歸郭汲使君家更名艷瓊尙存也他日訪之乃襄陽士族家遂嫁之

墨莊漫錄

襄陽有一曹椽不爲郡將所禮屢窘幾殆一日椽被召以詩上郡將而別之有云已覺目光在牛角未信韉長及馬腹郡將雖嘉賞而愈銜之

襄陽天仙寺在漢江之東津去城十里許正殿大壁畫大悲千手眼菩薩像世傳唐武德初寺尼作殿求良工圖繪有夫婦攜一女子應命期尼以扇殿門七日乃開至第六日尼頗疑之乃闢戶圓其無人有二白鴿翻然飛去視壁間聖像已成相好非世好所能獨其下有二

長臂結印手未足乃二鴿飛去之應也郡有畫工武生者獨能模傳其本大觀初有梁寬大夫寓居寺中心無信向頗輕慢之武生云菩薩之面正長一尺寬以爲誕必欲自度之乃升梯欲以足加菩薩面忽梁間有聲如雷寬震悸而墜損其左手僧教寬自懺悔過後歲餘方如舊

會子宣丞相家男女手指皆少指端一節外甥亦或然或云襄陽魏道輔家世指少一節道輔之姊嫁子宣故子宣肖其外氏

老學菴筆記

李璋太尉罷郢州入朝至襄陽疾病止驛舍兩月餘璋嘗命蜀人費孝先作卦影先畫一鳳其於林下有關焉又畫一鳳立於臺又畫衣紫而哭者五人蓋襄州南數里有鳳林關傳舍名鳳臺驛始璋止二子侍三子守官於外聞璋病甚悉來奔視至之期日璋乃卒果臨其喪者五人

墨客揮犀

謝諫議名知人喜引薦下吏知襄州日待鄧城知縣張逸特厚將薦之朝乃先設几案庭中置章其上望闕焚香再拜曰老臣爲朝廷得一能吏乃封土之逸後官至樞密直學士累典大郡皆有能名公性端直奉道及病盥沐衣逸士服怡然坐逝

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闕再拜而遣置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者泌知襄州日張密

逸爲鄧城縣令有善政鄧城去襄城度漢水才十餘里
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度漢水入鄧城界以觀風謠
或載酒邀張野酌吟嘯終日而去其高逸樂善如此張
亦其所薦也

東軒筆錄

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名往來襄鄧間遇白崖
長老與之語欣然有得與其僕祝髮爲浮屠後主襄陽
天寧夏均父爲請疏其畧云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
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又云豈惟江左公卿盡傾支
遁獨有襄陽耆舊未識道安時稱其精當

梁竒漫錄

劉知常襄陽人其兄爲襄陽之胥魁知常始生褚面皓
首里俗謂之社公兒年十四五隨間里出遊萬山俄獨

行迷路望遠峯之巔有光景趣即之見一道士坐磐石
上懇以迷路之狀且告之饑道士袖出一物餌之頓覺
果然道士指以歸路且約明日復會此知常旣歸一宿
而皓首變黑面皙如玉如期而往道士已在遂授金丹
之訣且告之曰吾桐柏真人若歸他日苟欲見我一念
及我即至遂辭歸自是脫然有遺去塵世之志以母老
不能違侍側乃於所居之傍闢草廬以居時人謂之草
庵居士而真人常降其室崇觀間徽宗聞其名詔葉珠
殿侍宸往襄陽尋訪知常與偕至京師見於內殿驗其
方術知常取鹽數斛布地上疏爲畦畛每畦相去數寸
爲一竅取藥置竅中有頃悉成金蓮子又取故敗鐵器

錢鏐之類以夔黜化皆成黃金上神其術賜以金冠象
簡緋袍皂襪號丹華處士跡朝散大夫以其所作黃金
爲金寶輪頒藏天下神霄宮知常又自作金合數百貯
所煉丹分遺公卿太師蔡元長京嘗贈之詩有萬鎰黃
金手化鐵五色絲雲神授丹之句蓋記其實也

映車志

盛大監助紹興初知襄陽軍騎之官府治有一樓爲公
退燕息之所助常獨居樓上屏左右命一老兵守其下
卧榻之前置大浴斛取漢江水滿注其中日易新水老
兵久而疑之乘助晝寢登梯隙壁竊視乃見一大鯉魚
金鱗頰鬣游泳斛中如覺有窺者注目壁隙凝然久之
老兵驚懼趨下自是徹去斛不復取水

王初寮有點絳唇一詞送韓濟之歸襄陽云峴首亭空
勸君休墮羊碑淚宦遊如寄且伴山翁醉說與鮫人莫
解江皋珮將歸思暈紅縈翠細織迴文字初寮用前事
以其漢上故事然於送人之詞似難用也

茗溪漁隱叢

話

西邊大將王宣紹興末禦寇立功乾道中爲襄陽帥而
卒後半歲其麾下故部曲蔣訓練出城至檀溪飲於水
濱一黃衣卒持令字旗大呼曰都統喚蔣問何人曰王
太尉也蔣憶其已死熟視黃衣蓋舊識久亦不存疑不
欲往爲所促乃隨之行登南門樓上宣在焉參伍兵衛
視生時無少異蔣再拜宣勞問勤至曰汝家安樂否以

無恙對又問汝馬在否曰被員都統獻了宣曰可惜可惜又曰汝曾見吾馬乎對曰未曾見顧左右牽青獅子來少頃而至則青驄也極神駿使蔣騎之攬轡而上其去如飛足不踐地過人廬舍徑從屋脊超驤蔣驚怪忽忽如醉夢中既還即使別去且命一校送下城背騰歸舍與妻子語未竟有五兵負錢五萬酒五尊云太尉賜訓練蔣將犒以官券已失所在次日得疾越五日始愈

夷堅志

劉過字改之襄陽人雖爲書生而貨產贍足得一妾愛之甚淳熙甲午預秋薦將赴省試臨岐眷戀不忍在道賦水仙子一詞旬夜飲旅舍輒使隨直小僕歌之其語

曰宿酒醺醺猶自醉回顧頭來三十里馬兒只管去如飛騎一會行一會斷送煞人山共水是則青衫深可喜不道恩情拚得未雪迷前路小橋橫住的是去的是思量我也思量你其詞鄙淺不工姑以寫意而已到建昌遊麻姑山薄暮獨酌屢歌此詞思想之極至於墮淚二更後一美女忽來前執拍板曰願唱一曲勸酒卽歌曰別酒未斟心先醉忽聽陽關辭故里揚鞭勒馬到皇都三題盡當際會穩跳龍門三汲水天意令吾先送喜不審君侯知得未蔡邕博識爨桐聲君背負只此是酒滿金杯來勸你蓋廣和元韻劉以龍門之句喜甚卽令再誦之書之於紙與之歡接但不曉蔡邕背負之意固留

伴寢始問爲何人曰我本麻姑上仙之妹緣度王方平
蔡經不切謫居此山久不得回玉京恰聞君新製雅麗
勉趁韻自媒從此願陪後乘劉猶以辭卻之然深於情
長途遠道不能自制遂與之偕東而令乘小轎相望於
百步門迤入都城徽委巷密室同處果擢第調荆門教
授以歸過臨江因遊闔車山道士熊若水修謁謂之曰
欲有所言得乎劉曰何不可者熊曰吾善符籙竊疑隨
車娘子恐非人也不審於何地得之劉具以告曰是矣
是矣候茲夕與並枕時吾於門外作法行持呼教授緊
抱同衾人切勿令竄逸劉如所戒喚僕秉燭拊闥入正
擁一琴頓悟昔日蔡邕之語堅縛於旁及行親自挈持
眠食不捨及經麻姑訪諸道流乃云頃有趙知軍攜古
琴過此寶惜甚至因搏拊之際誤觸墮砌下石上損破
不可治乃埋之官廳西偏斯其物也遂發瘞視之匣空
矣劉舉琴置匣命道流焚香誦經咒泣而焚之且作小
詩述懷予按劉當在詹駉榜中而登科記不載

襄陽南關寺僧寶樞姓野氏本泰州人來駐錫時方二
十歲能談誦孔雀經聲音清亮人家多邀請富有衣鉢
俗呼爲野和尚淳熙甲午赴近村經課飲酒回耳畔聞
嬰兒啼聲如是不一甚異之左右前後並無人家寺中
又無寄寓者不敢與人說寺前臨江其北有人煙市井
僧嘗渡北岸憇於張氏客邸一優伶攜女子入邸僦室

以居僧見之心頗動未幾優病僧爲治粥藥優死又捐錢殯瘞女感其德僧蓄髮出外取之爲妻連歲產三男生計益盡凡十餘年妻病亡復用故度牒披荆三子以次繼爲僧徙居南漳雙池寺而彈孔雀經如初

紹熙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情洶洶襄陽官兵陳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爲變結約已定其間一卒買卜於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曰此卜將何用觀此占是要殺爺殺娘底事大不好莫做卻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湛帳前適有一人在傍知見遂潛迹至一茶肆與之語給以已得罪於湛倘有所謀願預一人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卜不吉爲疑其人曰若恐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爲福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入詣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也近偶得罪可爲內應陳始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一白巾一告以期約其人與卒急詣湛告變時張定叟作帥湛攜首狀告定叟時定叟方卧起與湛密議定復就寢徐令具酒肴與客飲遣數人請陳及其他一二官兵同來面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乃集衆於教場射殺之二人及白羊先生皆補官

鶴林玉露

趙忠肅公方開閩荆襄日久軍民知其威聲端平甲午冬朝廷以其子范武仲爲荆湖制置大使鎮襄陽蓋欲其紹世勳作藩屏也至郡則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潤黃

國弼數人爲腹心朝女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備一切廢弛且諸將不能協濟反自相忌嫉而一時幕府亦袖手坐觀成敗而已乙未五月唐州守楊侁稟議因言本州統制軍馬郭勝有異志蓋楊郭有隙非一日矣楊之來郭已疑之及楊受犒歸趙乃以檄召郭勝於是郭之反謀始決六月二日趙下令以襄陽簿廳置勘院將以勘郭勝也先是趙幕客蔣應符往司唐州遂泄其謀於郭初六日乘楊侁朝拜天貺節遂閉城率衆射死侁於涼轎中凡回易錢之在州者千餘萬皆掠取之且下令曰百姓及忠義軍大軍之屯戍在城者皆不殺即密遣人求北援初七日反報至襄陽時制閫諸客方命妓宴趙楷於城西檀溪趙忽急召兩制機議事時趙括夫瑞州人以制幹權章清孫以襄俸權始知唐州之事已泄初八日命忠衛都統江海領兵初九日先鋒行兵號二萬又命隨州守臣全子才節制諸項捕賊軍馬搆棗陽軍劉子澄策應趙楷監軍三人者皆以西師之敗鐫責趙欲於此立功以爲復官之地七月二日北軍至唐州棗林全劉聞之遁去先又調德安守王旻策援亦不至反俱以捷聞全王至襄凡痛飲半月而回旻而探報益急寇已半渡黃河而王旻歸德安以黃州克敵軍叛即李戴器之軍德安境遣人招納四千八百餘人意欲沮撓淮西制帥楊恢趙欣然從之九月十日聞王旻

帶所納叛軍來襄人疑其反覆不常而未如之何趙忽令諸門不許出一人一擔而所置緝捕司帶行人孫山等察探變是爲非於是襄人愈側足矣二十三日棗陽告急趙復不遣援兵自此京西諸郡俱叛十一月一日北軍首領倂蓋至襄陽江北對壘不戰而敗遣李師古持書與趙趙不啟封焚之十一日北哨入南關卽追逐斬守關趙寧以徇十九日北騎至襄陽城下約六七千人下寨於檀溪山二十日戰於上閘口余哲軍敗喪數千人再戰勝之二十一日北軍始退十二月北軍自峽州回戰於江北樊城我師少勝則以大捷聞自十月初下令清野凡襄四境居民竹木無孑遺至於物價踊貴

諸將曰飲亡何用散藥段得仙者佐歡繞城躍馬殊不介意二月五日始遣王旻帶克敵軍往均州光化軍巡邏逗遛不進僅至小樊乃以收復兩郡捷聞是日朝廷遣鎮江都統李虎號無敵軍借光州都統王福所部軍至襄策應而克敵軍不能自安矣趙遂急遣王旻避之趙出城逐虎虎傳朝廷宣諭之命趙涕泣謝恩乃對虎慷慨共酌十餘大觥以歸無敵軍卽宣言欲剷除克敵云不因你瞞蕃人在此如何我瞞四千里路來十四日王旻回趙令戍郢州旻恃平曰嫫狎不從必欲入城十六日下令大宴犒諸制領於是克敵愈疑公出怨言襄人愈皇皇矣有以其言密告趙內機檢者宴遂中止二

十日止宴李虎王旻王福楊茂先李伯淵黃光弼夏全於府大醉極歡達旦而罷二十一日克敵軍往南門燒紙蓋合謀也夜二鼓縱火於市東竹竿巷口及於諸處縱火發喊搶入制府轅門爲門內軍射殺二人復至東市劫掠擐甲露刃不許撲救至二十二日火方熄趙帥於南門城上呼王旻詰問李虎適在旁云好斬言未脫口而王旻首已斷身皆分裂矣趙遂下令凡背心有紅月號者皆斬克敵軍號也於是刀刃亂下死者多無辜然叛軍未盡勦也未時火復自南門起凡官民之居一蕪而空漕使李伯度教官羅叔度兩家避難東城上亦爲叛軍焚殺二十三日遣李伯淵往江北剿殺叛軍未

回克敵軍遂殺其家因乘亂劫掠居民尤酷趙帥於是同李虎黃國弼夏全及回回四人潛出西門失去制司印城中久之方覺遂皆狼狽奔逃而出矣是日江北忠衛軍亦反趙至荊州復遣鄴統江海戍荆門有軍校獲制司印來獻趙補以統領之職是時叛亂相仍趙乃嚴刑以安反側於教場後掘地方三丈深二丈以石作廳爲地牢上覆以土下施械杻懸梯而下以準遣胡翀主之大抵襄州之禍萌於趙武仲之來成於王旻招納克敵軍激於李虎無敵軍之至自岳武穆收復凡一百三十年生聚繁庶不減昔日城池高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先是郡廳相對有雅歌樓雄麗特甚一日

趙方坐衙忽覩樓中妓女人物雜還宴飲趙怒以爲僚屬置宴畧不避忌亟遣人覘之則樓門扃鑰甚嚴凝塵滿室識者已疑其不祥章叔恭時爲倅一夕坐中堂閱牘至夜分忽若有人自後呼之曰快去快去此地不久也心疑之而未深信越月而亂作益知禍害有定數鬼神固已先知矣此事皆章叔恭得之目擊云

齊東野語

嘗聞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嘗獲試鍼銅人全像以精銅爲之腑臟無一不具其外膻穴則錯金書穴名於旁背面二器相合則渾然全身蓋舊都用此以試醫者其法外塗黃蠟中實以汞俾醫工以分寸按穴試鍼中穴則鍼入而汞出稍差則鍼不可入矣亦奇巧之器後趙南仲歸之內府叔恭嘗寫二圖刻梓以傳焉

辛卯歲北來人數百輩暫寓於襄陽府九華寺有一人題詩於壁云干戈未定各何之一事無成兩鬢絲踪跡大綱王粲傳情懷小樣杜陵詩眷令信斷雲千里烏鵲巢寒月一枝安得中山千日酒陶然直到太平時雖未爲絕唱讀之亦使人增感也

費耳錄

襄樊自成淳丁卯被圍以來生兵日增旣築鹿門之後水陸之防日密又築白河虎頭及鬼關於中以梗出入之道自是孤城困守者凡四五歲往往扼關隘不克進援束手視爲棄物所幸城中有宿儲可堅忍然所乏鹽薪布帛爲急時張漢英守樊城募泗者寘蠟書警中藏

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旣築勢須自荆郢進接旣至
隘口守者見積草頗多鈎致欲爲焚燬用遂爲所獲於
是郢鄧之道復絕矣旣而荆閫移屯舊郢州而諸帥重
兵皆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扼要津又重賞募死士得
三千人皆襄郢西山民兵之驍悍善戰者求將久之得
民兵部官張順張貴軍中步張貴爲威張所謂大張都統小張都
統者其智勇素爲諸軍所服先於均州上流各中水峪
立硬寨造水哨輕舟百艘每艘三十八鹽一袋布二百
目令之曰此行有死而已或非木心亟去毋敗吾事人
人感激思奮是歲五月漢水方生於二十二日稍進團
山下越二日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陳各船置火鎗火礮

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礮出江以紅燈爲號貴
先登順爲殿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江灘以上敵舟
一布滿江面無罅可入鼓勇乘銳凡斷鐵纜攢杖數百屯
兵數衆皆披靡避其鋒轉戰一百二十餘里二十五日
黎明乃抵襄城城中久絕援聞救至人人踴躍氣百倍
及收軍點視則獨失張順軍中爲之短氣越數日有浮
尸逆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
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軍中驚以爲神結冢歛葬立
廟祀之然自此圍密水道連鎖數十里以大木下撒星
椿雖魚鼈不能度矣外勢旣感貴乃募壯士至夏節使
軍求援得二人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書以出至椿

若柵則腰鋸斷之徑達夏軍得報而還許以軍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克日既定貴提所部軍點視登舟失帳前親隨一人乃宿來有過遭撻者貴驚嘆曰吾事泄矣然急出或未及知耳乃乘夜鼓譟衝突斷絕破圍冒進衆皆辟易旣渡險要之地時夜半天黑至小新城敵方覺遂以兵數萬邀擊之貴又爲無底船百餘艘中立旗幟各立軍士於兩舷以誘之敵皆競躍以入溺死者萬餘亦昔人未出之奇也至勾林灘將近龍尾洲遠望軍船柳櫛旗幟紛披貴軍皆喜躍舉流星火以示之軍船見舉火皆前相迎逮勢近欲合則來軍皆北軍也蓋夏軍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矣北軍蓋得逃

卒之報遂據洲上以逸待勞至是旣不爲備殺傷殆盡貴身背被數十鎗力不支遂爲生得至死不屈此是歲十一月十七夜也北軍以四降卒輿尸至襄以示援絕且諭之降呂帥文煥盡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冢爲立雙廟而祀之以比巡遠明年正月十三日樊城破三月十八日襄陽降此天意非人力也同時有武功大夫范天順者與順貴同入襄及城降仰天大呼曰好漢誰肯降便死也做忠義鬼就所守地分自縊而死又有右武大夫馬軍統制牛富樊城守禦立功尤多城降之際傷重不能步乃就戰樓觸柱數回投身火中而死此事親得之襄州順化老卒叅之衆說雖有微異而大意則同不

敢以文害辭沒其實因直書之以備異時之傳忠義者
云齊東野語

襄陽遭端平甲午叛軍之禍悉燬於火直至淳祐辛亥
李曾伯爲江陵制帥始行修復時賈似道開兩淮制閫
心忌其功嘗密奏於朝謂孤壘綿遠無關屏障至開慶
透渡之際穆陵猶憶此語欲棄襄陽而保鄂而似道乃
謂在今則不可棄矣先是蜀將劉整號爲驍勇庚申保
蜀整之功居多呂文德爲策應大使武臣俞興爲蜀帥
朱禎孫爲蜀帥旣第其功則以整爲第一整恃才桀傲
兩閫皆不喜之乃降爲下等定功整不平遂訴問禎孫
其故朱云自所日擊豈敢高下其手但扣之至密房索

本司元申一觀則可知矣整如其說始知爲制策二司
降而下之意大不平大出怨詈之語俞興聞之以制劄
呼之稟議將欲殺之整知其不可免叛謀遂決遂領麾
下親兵數千人投北獻策謂攻蜀不若攻襄無襄則無
淮無淮則江南可唾手下也遂爲鄉導併力築堡斷江
爲必取之計此咸淳丙寅丁卯歲也俞興父子致禍之
罪莫逃遂俱遭貶謫先是興旣死丙寅歲俞大忠爲荆
湖諮議領舟師援蜀陷殺名將楊政因爭財又殺馬忠
遂遭臺評追劄官爵勒令自劾大忠乃捐重賂得董臣
經營內批遂作勘會回奉玉音俞大忠利其財而陷楊
政於死且盡掩其功欺罔朝廷罪不容誅然遣楊政而

獲捷者俞興也姑以其父之功特從末減將白沙冒賞
官資並與追奪外特免自効於是劉整闇之尤怨且薄
朝廷之受賂焉襄陽自丁卯受圍生兵日增關隘日密
守臣呂文煥雖能堅守而外絕援兵又爲築白河虎頭
二城復置鬼門關以鍵出入自是雖音耗亦不可通矣
朝廷雖屢督制府出師救援而不克進往往失利不一
旣而呂文德病篤中爲之憂懼旣而果薨上遺表賜諡
武忠遂命其子師夔起復爲湖廣總領知鄂州賈平章
似道入奏云臣近得師夔報其父文德病革不可爲臣
嘗具奏以爲設如所言臣當奉命驅馳以爲搶攘之會
非可以經制宜在廟堂自諉陛下難言而臣之志固已
決於此矣昨文德計至日爲憂皇幾失匕箸繼又再申
前請以爲亟其所亟豈非藉是以爲去本朝計而陛下
決不聽許臣通夕展轉念無以易此倘非臣等勇於一
行決不能寬顧且荆襄繹騷士不解甲者再歲以文德
聲望智畧高出流輩僅能自保今一失之奚所統攝矧
諸將名器畧齊勢不相下倉卒謀帥復難其人兵權不
可一日無所歸邊務不可一毫有所誤雖目前暫令夏
貴管護然其使人商度遠計寢食不安終不若疾趨其
所處分諸事則隨機以應不至差池則是臣報陛下之
職分也臣非不知曩在兵間備嘗險阻困瘁成疾祇謀
謝事寧堪自取顛覆誠以難平者事所徇者國皆不知

其他臣亦豈不知本朝故事無以平章而巡邊者然唐
裴度以平章出使山東似有足援用拜疏以請恭聽矜
俞御筆云朕以涼菲云云師相豈可一日而輕去朝廷
雖跬步之近不可捨去請勿陳似道再奏云云連夕展
轉不寐良以驛置一往復率半月餘曾不若身履其處
機應於速之爲善再念今之荆湖莫急於襄中寇環吾
疆惟隙是乘隕星之變非小故未可死諸葛走生仲達
况今士不解甲與之尺寸力爭闕新歲則跨歷三載事
有適值必生戎心詎容以疆場小小交兵視之哉因念
疇昔分閩荆湖先帝必欲寵臣以樞筦命臣復襄臣回
奏不敢輕易後繼臣爲閩者奉將相意慕復襄之美名
萃江岳之重屯以實之江面單露卒成已未之禍先帝
每記臣言必欲棄襄以全鄂臣則以爲不可非故自相
矛盾蓋襄旣復則城池米粟甲兵委難以資虜臣在軍
極力留勁兵以守襄襄幸以全今又廿一年矣以呂文
德運掉備竭志慮憂恚以至於死今閩雖暫有所付而
臣與受其責若使臣制於此脫有出於意料之外其可
以非已所以自解無情議論必指臣爲準矢之的矣云云
云又御筆極力勉留再上章欲權帶職巡視以三月爲
期上復不允此後襄圍小小捷奏於是此議遂緩明年
元日以兩淮制帥李庭芝爲荆湖制置大使兼夔路策
應大使兼知江陵府命范文虎提御前精兵八十餘人

往荆應援一戰而敗文虎僅以身免至明年蜀江泛溢漂溺堡壘至五六月間圍稍解制府乘此機以布帛鹽錢米之類遣兵防護而入夏貴亦遣兵擔運粟米數千石呼延德亦運柴薪布帛以往未幾夏軍大敗喪舟數百危急如初御筆遂督荆湖制閫移屯舊郢州范文虎已下重兵皆屯新野治上均州河口扼其要津當時從官中有言於朝謂昔神堯帝以一旅之師取河北今朝廷竭天下財力以援一州而不能於是賈相大怒至咸淳八年壬申春警報尤急似道復有視師之請蓋李庭芝避事悠緩而范文虎以殿岩白居頗有不受節制之意故臺臣雖有章言之宣示二人然無益也壬申歲又

檄沿江副閫孫虎臣及湖副帥高世傑之師順流而下夾攻適值江水暴漲乘勢衝突堡壘塞及萬人敵打透鹿門連船運入衣襖布帛米鹽糧草進發生兵遂自樊城後取安陽河轉均州江而還郢上七月據荆閫申大畧云襄樊受圍跨越五載水陸路梗援兵莫通遂於去冬劄知均州劉懋等打造戰艦間探賊兵措置戰守調總管張順路鈐張貴提兵前往均州地各中水路創立硬寨建造樓船自中水路至襄城止一百二十餘里節節皆船屯泊壯士從虎口硬打下去本司重立賞格張順候立功回特授轉右武大夫還衛官正任御前都統制犒銀五百兩官會一萬貫紵絲十疋張貴以下次第立

賞又準平章鈞翰除制司賞格外更與不次陞擢及移
文范察使添調間探司部官劉盛聰等於四月二十日
到均州鄧察添造船隻大使司委知郡范天順等與二
張部官同進六月十三日據張貴等申昨於五月二十
三日探得漢水已生次日將船隻拖拽到團山下稍泊
二十四日以大使司賞格撫諭將士一應船隻並拖拽
至高頭港口蒙范殿帥劉路鈐等般運衣襖等物結成
方陣至一更三點張貴等舉火爲號出江極力鏖戰與
賊舟手亦相接至磨洪灘已上賊船布滿江內張貴又
以紅燈爲號撫諭頭目混戰亂殺火礮藥箭射死北兵
墜水者不可計其數二十五日天明已抵襄陽船隻等

至府軍民踴躍皆說賊圍數年未嘗有許多軍需物件
進入至此本是萬全緣當夜四更以來南風大作吹奔
北岸於內總管張順所帶火礮並已發盡人馬力竭身
中三鎗六箭就陣沒於王事張貴等既送軍需等物入
城次日卽欲打出與夏節使兵船相應緣江水隄落又
蒙安撫呂察使留貴等人船在城添加戰守外以路梗
不通至九月方據申到九月以來漢水漸涸北兵得計
不可前矣夏孫高兵船但守地分劉殿帥之軍又與制
府抵牾莫能併力坐視而已朝廷乃先解殿帥總統之
權陳伯大劾范文虎罷黜十一月荆閩李廷芝奏襄圍
不解客主易位重營複壁繁布如林遶山障江包絡無

辨曠歲持久臣竇有罪且謂昔之許黃今之襄樊皆古今非常之變天每以非常之人擬之豈區區庸夫所克勝任云云師臣徇國一念上通於天其慷慨欲以身臨之者亦察愚臣之不可專仗也若稽南渡之初時則以張浚趙鼎自行都建督府盡護諸將運掉之勢一時之勢合師臣大勲茂德威震華夷少超常度參用舊弼以使臂指一新觀瞻云云御筆令侍從兩省集議然卒無定論賈平章回奏云若欲辦此事非臣捐軀勇往終未能遂然縱使臣行亦後時矣恐無益於襄陽存亡尚可使江南無虞而不至內地之震駭也庭芝欲臣建督於荆之謀要不過姑爲是說督旣建矣設有驚動臣欲安

坐於此得乎臣今爲是行也則諸閫皆受節度云云若推至來年春夏之交則調一大將統三萬兵船直擣潁毫又調一大將統二萬兵直擣山東則襄圍之賊皆河南北山東之人必將自顧其父母妻子相率離叛如是則襄圍不解臣未之信倘陛下不容臣跬步離左右縱有奇謀秘計一無所施且當以擇相爲急云云然亦卒不行也癸酉正月蜀閫捷報以咎萬壽收復成都繼又收復眉州二月以朱禕孫爲制置安撫大使兩淮制司又奏浮光之捷忽數日平章疏奏力請行邊乃云所聞日異且言始得朱禕孫申言虜有直擣內地之議禕孫危之謂非築京城重內勢不可又收呂文煥二月三日

蠟書謂樊之力已不可支再於襄城臨江一面植木柵
立便樓誓以死守但六年被圍一旦前功俱廢實有難

言者浮光廢壘築爲家基去冬逆整與六安叛將

恐是

焦與一意窺江乞檢照累年所奏容臣一出臨邊卽

賜處分御筆又令集議然皆悠悠之談御筆終於不從
行邊之請調阮思聰策援邊淮就令相視平江城壁差
官修浚三月賈平章又奏忽得李庭芝連日書乃知襄
帥呂文煥爲虜誘脅竟以城降臣一聞戰眩顛沛幾於
無生不謂事不可期力無所指乃至此極容臣自効以
報國恩御筆則決於不許旋降御筆批別置機速房亦
建督于京之意繼而學校紛紛上書皆瀾翻不急之語

甚者謂咸陽之餒未息而山東盜起六士之駕未出而
許黃透渡可謂劫持之語獨郭昌子書頗有可采所言
江漢道里亦頗詳盡且畫六策以獻一曰分遊擊以屯
北岸二曰重歸峽以扼要衝三曰備昌漢以固上流四
曰調精兵以護漢江五曰備下流以絕窺伺六曰飭隘
口以備要害又有十六策以爲守備之要其末併及濟
邸之事平章召見扣其顛末補之以旨令入機速房以
備諮訪繼而宰執奏事上前平章復陳行邊之請上曰
斷是不可上又曰諸生之書只得留中如下詔求言亦
有未可賈奏云端平荆襄之失繼以諸郡是時皆不曾
降詔惟開慶有之今幸未至此更容臣討論以聞上曰

且鎮以靜不須得行四月內批李庭芝召赴行在汪立信荆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印應雷兩淮制置使知楊州李應春知岳州錢真將知江州翟貴鄂州江陵都統程文亮副之趙孟知郢州陳起知浮光旣而黃萬石召赴行在趙潛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趙孟奎淮東總領孟知瓘知太平州趙召葉夢鼎赴闕荆湖制司申武功大夫帶右領衛將軍范天順乃同張順張貴運送軍需衣襖等物前進襄陽留存在城守禦立功尤多城降之際在所守地仰天大呼曰好漢誰肯降賊死時也做大宋忠義鬼於二月二十七日就地分屋內自縊身死右武大夫湖北總管司馬統制朱富亦係續遣前往襄城戰禦

轉調過樊城任責東北最緊地分今年正月十一日賊攻樊城朱富拒賊死戰至二更以身中鎗力不能支持爲賊所得義不受辱就戰樓內觸柱數四不死遂投身赴火而歿欲乞贈卹奉聖旨范天順特贈靜江軍馬承宣使特與三承信郎支銀五百兩十八界會二萬貫白田三百畝其後添增給如范天順之數庚申范文虎差知安慶府阮思聰知池州李雷應知鄂州以爲防江計察官陳文龍上疏云云且曰夫當人言洵洵所幸衆言紛紛古今所恃以立國於天地間者獨有此一脈言脈猶活國脈其有瘳乎欲行求言皆謬論也旣而免言職未幾又有上書乞師相臨邊者御筆批並不能從云

襄陽人閻俊少常侍高皇帝帶刀上殿上以俊久勞擢蘇州衙右所百戶永樂中郡民倪宏三嘯聚爲盜衛有曹百戶者巡捕追至楓橋爲賊所殺由是賊勢益猖獗事聞於朝命錦衣校尉隨俊捕之時賊殺人奪其舟由太湖渡楊子江俊追抵宿遷賊方賽神於廟俊詐爲丐者視其禱殊默默心知其賊遂擒之舟中凡十九人其首果宏三也卽械繫京師皆高之朝廷賜俊光祿酒餼鈔兩錠衣四襲而還後俊以擒賊功遂陞千戶先是郡之西天王堂有土地像爲元劉總管所塑俊一日見之卽號痛俯伏於地曰此絕肖我高皇帝第少氣耳蓋俊侍高皇日久熟識龍顏故也像至今存

郡公談纂

雲間癸酉孝廉李日華曙之會祖明季爲襄陽令署中時有怪一日至內堂忽見四柱有人面千百大如指環柱鱗次非去非水刮之如粉戲曰面何太小耶次日四柱皆然大小如人面復戲曰可復更大乎次日四柱止四面大如車輪然亦無他異

東軒述異記

柳者卿風流俊邁甲於一時就死葬於棗陽縣花山遠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載酒肴飲於者卿墓側謂之弔柳會

獨醒雜志

至正九年棗陽民張氏婦生男甫及周歲暴長四尺許容貌異常皤腹擁腫見人嬉笑如世俗所畫布袋和尚

云 綱目續編

陸長緒吳郡人第進士以職官知襄州穀城縣其爲政務疾惡而逐奸暴察苛急視羣吏若仇讐扑撻殆無虛日一日晚坐廳所有黑犬自外直入怒目狂吠躍而升廳陸號呼羣吏競持梃逐之入吏舍忽不見旣而陸妻死有數婢往往白晝見少年入婢室陸大怒縛羣婢榜掠至晃鐵炮烙以訊其姦而終不得狀又堂前舊作益池植蓮一日盆出於外而無發掘之迹遽命理之越宿復然陸自臨視照水見其形冠服非常而立侍皆羣鬼陸大怖又有聲於梁棟間漸與陸語索紙作詩始見數字在紙每讀畢一句而前句旋滅矣其語大畧皆譏戲陸也如是二年解官怪始絕

括異志

太傅張公光化軍人生百日始能啼襁褓中喪其父母少孤貧讀書武當山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子有道氣可隨我學仙公不欲道士亦不强曰不然亦位極人臣公以淳化三年孫何下及第久困選調年幾五十始轉著作佐郎知邵武縣還朝以文贄楊公大年比三日至門下連值楊公與門下打葉子門吏不敢通公亦弗去楊公忽自牕隙目之知非常人延入款語又觀所爲文以爲有宰相器未幾薦爲御史尋克受春王友由此附會遂登台輔然公寬厚長者記存故舊嘗與邵武姓魚一僧相善及貴猶不忘爲魚奏紫方袍弟子守仙亦沾錫服晚年致政猶時時遺守仙物不絕答書皆親筆書語

皆稠疊勤拳其敦篤如此

青箱雜記

退傅相公光化軍人少時薄遊武當村舍主人將殺以祀鬼安臥室中誦六天北地咒巫者見星宿覆其上怖而卻走退傅孫瑒呂誨太傳云

江鄰幾雜志

淳化二年均州武當山有道士鄧若拙善出神嘗至一處見二仙官議曰來春進士榜有宰相三人而一人極低如何一人曰高下不可易也獨科甲可易耳不若以第二甲爲第一甲道士旣覺與其徒言之明年唱名上意適有宮中之喜因謂近臣曰第一甲多放幾人言止卽止遂唱第一甲上意亦忽忽忘之至三百人方悟是年孫何榜三百五十三人而第一甲三百二人第二甲

五十一人丁謂第四人王欽若第十一人張士遜第一百六十人後士遜三人入相致仕歸鄉遊武當山若拙弟子嘗爲公言之僕爲鄧州浙川令日聞之於鄖鄉士人劉可道

懶真子

公性喜山水宰邵武時多遊僧舍至則吟哦忘歸嘗至西庵寺題詩曰西庵深入西山裏算得當年少客遊密雲石叢盤小徑涓涓雲竇瀉寒流松皆有節誰青蓋僧盡無心也白頭欲刷粉牌書姓字調卑官冗不堪留又公嘗至寶蓋巖寺亦留題曰身爲冠冕留心是雲泉客每到雲泉中便擬忘歸跡况茲寶蓋巖天造清涼宅稅車官道邊誰知願言適又公嘗公牒至建寧縣道洛陽

村而山路險峭穹絕不可名狀亦題二韻於村寺曰金
谷花時醉幾場舊游無日不思量誰知萬水千山裏枉
被人言過洛陽仁宗篤師傅恩遇公特厚致政後每大
朝會常令綴兩府班公時已八十餘而拜跪尚輕利仁
宗悅乃飛白千歲二字賜之公遽進歌以謝優詔答之
雖漢顯宗之遇桓榮不是過也

青箱雜記

宣和中予客唐州外氏吳家時襄陽府光化縣村人耕
穴一冢得一器類鼎而有蓋蓋及鼎腹皆雷紋中有虬
形兩耳爲饜饕足爲蚩尤制作甚精一足微蝕損尚可
立也表舅唐愬端仲數十文得之以余舅氏順圖好古
博雅乃以歸之而強名曰虬鼎且作歌以紀之予得熟

觀焉予以爲古之鼎類皆無蓋而足皆圓直無作獸形
者此乃敦耳端仲以其腹高如鼎而敦乃形區故名之
爲鼎耳其饜饕蚩尤與李伯時所畫古器圖小敦耳足
正同但小敦耳之兩獸間口有飾玉處古之玉敦多如
此也此器乃無飾玉之狀復無款識耳又接呂氏春秋
云周鼎饜饕有首無身食人未啗害及其身此蓋周器
也古器多爲饜饕蚩尤者深戒於貪暴也兩舅皆以予
言爲然乃祇名曰虬敦極寶惜之

墨莊漫錄

張士遜年七十有八詩云八十光陰有二年煙蘿門戶
喜開關近來無奈山中相類寄書來許綴班後四年而
卒乃八十二歲之讖此詩史所載也而避暑錄話乃云

遜致仕年八十六恐誤寔備開詳

張文懿罷相由范文正攻彈也文懿復相一日仁宗語文懿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可施行之文懿曰仲淹法當誅然不見章疏乞付外施行上曰未嘗見其疏但比有爲朕言者且議其罪文懿曰其罪大無他法無文案卽不可行望陛下訪之凡數日則一請其疏月餘凡十餘請上曰竟未見之然爲朕言者多矣可從未減曰人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旣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卽曰仲淹在外初似疑今旣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上深然之聞見近錄

張文懿旣致政而安健如少年一日西京看花回道帽

道服乘馬張蓋以女樂從入鄭門監門官不之識也且禁其張蓋以門籍請書其職位文懿以小詩大書其紙末云門吏不須相怪問三會身到鳳池來監門官卽以詩進仁宗遣中使錫以酒餼問勞

張文懿爲社洪令時出城過村寺有老僧必迎於道避迨過之亦必出迎文懿怪而詰之僧曰長官來則山神夜夢告某曰相公至矣一日復往而僧不出文懿曰不出何也僧謝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爲誕使僧問其所
以夜夢告曰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下不復相矣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殺牛事也遂復改正明日再過寺僧復出曰昨夕山神云長官復爲相明日當來但減算

耳後文懿三入中書

張文懿爲社洪令一道士詣邑熟視文懿不語久之頂
間取瓢出藥十粒顧文懿曰可餌之文懿卽餌之道士
微笑復取之至九十粒卽吐道士浴之使再餌之復吐
其四實餌八十六粒道士曰明日可到城外觀也明日
詣之謂文懿曰欲爲神仙耶欲爲宰相耶文懿曰欲爲
相耳道士咨嘆久之留一書封緘甚密且候作相老倦
時開竟不知其何人也文懿八十六歲未嘗有疾至上
元偶思道士所留書啟之乃彩選一冊因會子弟作選
至宰相視上惟有真人耳始悟道士意也明日道士忽
至顧文懿曰打疊了未語畢而去使人詰之卽卧店中
卒矣文懿忽覺腹痛須臾一囊下藥八十六粒炳然如
新遂葬藥於三寶堂下是夕薨

張友正鄧公之季子少喜學書不出仕有別業價三百
萬盡鬻以買紙筆蹟高簡有晉宋人風味尤工於草書
故廬在甜水巷一日棄去從水櫃街僦小屋與染工爲
鄰或問其故答曰吾欲假其縑素學書耳於是與約凡
有欲染皂者先假之一端酬二百金如是日書數端

避暑語

歷陽謝允字道通少爲賊所掠爲奴於蔣鳳家常於山
中見甯中虎餓因出之後詣縣自白令長不爲申理考
訊無不至允夜夢人曰此中易入難出汝自有慈惠當

拯救覺見一少年通身黃衣遙在柵外與允語獄吏以告令長令長由是不敢誣辱既還乃上武當山時唐公亮聞之愍之給以資履遂於襄陽見道士曰吾師戴先生者成人君子嘗言有志者與之俱來得非爾耶隨入山齊三日進見之乃昔日所夢人也問允欲見黃衣童否賜以神藥三丸服之不饑渴無所思欲先生亦無常處時有祥光紫氣蔭其上芬馥之氣通於山谷甄異記王晉卿都尉既喪蜀國貶均州姬侍盡逐有一歌者號鸞春鶯色藝兩絕平居屬念不知流落何許後二年內徙汝陰道過許昌市傍小樓聞泣聲甚近怨晉卿異之問乃鸞春鶯也恨不可復得因賦一聯佳人已屬沙叱

利義士今無古押衙晉卿每話此事客有足成章者晉卿覽之尤愴然其詞曰幾年流落向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浥淚青樓雲渺定誰家佳人已屬沙叱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回首音塵兩沈絕春鶯休鸞沁園花西清詩話

太嶽太和山元武修真之地也以非元武不足以當此山故曰武當今崇奉爲宮殿觀祠者三十六焉絕頂冶銅爲殿飾以黃金範金爲像照耀上下皆我太宗文皇帝之創建也至若太和宮之聖像從官皆銀爲之而飾以金神帥十人皆銅爲之而鍍以金玉虛宮中之聖像與從官者皆銅而金鍍之水火二堂以銀以銅各從其

像其供器銀鍍金者十有四銅鍍金者二十有二也此
憲宗皇帝之所範也一得於太宗道宮碑文一得於憲
宗神像之記世人不知咸以武當金殿聖像種種皆黃
金非也 七修類藁

余欲登太和山閱近所刻志不能舉永樂以前事及山
所由名考一統志亦無之按道元水經注云武當山一
曰太和山亦曰參上山山形特秀又曰仙室又荊州圖
副記曰山形特秀異於衆嶽峯首狀博山香爐亭亭遠
出藥石延年者咸徃依馬晉咸和中歷陽謝允捨羅邑
宰隱遁斯山故亦曰謝羅山 委宛餘編

霍靖州黔人也嘗爲余言曾與同鄉張進士胡孝廉昆

仲五人往武當山進香聞有不二禪師在山能知未來
事隨即叅訪不二坐禪入定不敢驚覺各默待其傍少
頃師舒眼見諸公動問訖坐語良久各求指示師挈霍
公手云汝慢行我先送四位及至門但見師兩目淚流
呼可憐可憐而別然後轉送霍公各亦不解其故越兩
年安酋倡亂黔省屠戮盡張胡四人俱在難霍時令
我浙臨安獨得免不二師之前知如此彼時山中咸謂
不二年一百二十歲丙寅八月余在武陵通德山禪寺
有老衲自言不二門下亦年百餘歲矣詢不二已於乙
丑歲涅槃 南中紀聞

以上襄陽府

元和末郎鄉縣有百姓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爲業
隔日一放將放時先閉於深溝斗門內令饑然後放之
無網罟之勞而獲利相若老人抵掌呼之羣獺皆至緣
衫藉膝馴若守狗

西陽雜俎

新唐書天后紀光宅元年四月癸酉遷廬陵王於房州
丁丑又遷於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遷廬陵王於房
州中宗紀嗣聖元年是年九月改光宅正月廢居於均
又遷於房州按舊書嗣聖元年二月戊午廢皇帝爲廬
陵王幽於別所四月丁丑遷廬陵王於均州垂拱元年三
月遷廬陵王於房州中宗紀亦同而以四月爲五月然
無先遷房州一節疑舊史得之歐公蓋博採而誤日知

錄

藥水在房州西四十里九室宮庭中此宮基址大抵在
巨石之上惟藥水一穴徑二尺以來乃是土井深三四
尺水常數寸不耗不溢古老相傳云昔有二鵝棲於雙
柏之上時飲此水居人因取飲之有疾皆愈以淬刀劍
銘利倍常因名藥水雙栢夾井至今猶在魏周之間敕
構宮宇以其山有九處神仙洞室因名九室宮室北五
里有湯口村昔有溫湯院宇整麗郡人浴於此廬陵王
在鄰之日愛女年幼浴於湯中遇癘而天自此井泉涸
竭今爲陸陵矣初女歿之後密夢於其父云湯下陰闇
願置燈以照之王命樹九幽燈晝夜照灼今並泯滅無

復舊址但號湯口村焉

錄異記

永清縣去郡東百二十里山邑殘毀城郭蕭條穆宗時有縣令至任逾年其弟寧省乍覩牢落不勝其憂暇日周覽四隅無非榛棘見荒廟巋然土偶羅列無門榜牌記莫知誰氏訪之邑吏但云永清大王而已合弟徙倚久昏然成寐與神相接神曰我名跡不顯久矣鬱然欲自述其由恐爲妖怪今吾子致問得伸積年之憤我毗陵人也大父子隱晉書有傳誅南山之虎斬長橋之蛟與氏除害陰功昭著余素有壯志以功佐時余名廓爲上帝所命於金商均房四郡之間捕鷲獸余數年之內勦戮猛虎不可勝數生聚頓安虎之首帥在西城郡其

形偉博便捷異常身如白錦額有圓光如鏡害人最多余亦誅之居人懷恩爲余立廟自襄漢之北藍關之南凡三十餘處皆余憇息之所也歲祀綿遠俗傳多謾以余爲白虎神幸君子訪問願爲顯示以正其非他日令弟言於襄陽從事乃書版寘於廟中塵侵兩漬文字將滅大中壬申襄州觀察判官刻石於廟

集異記

謹按晉書周處傳處三子玘靖札玘子颺颺弟彝靖子懋懋弟筵筵弟贊贊弟縉札子澹澹弟

稚未有名廓者

房陵有獵人射雉冠一境矢無虛發嘗遇復凡七十餘發皆不能中猿乃舉手長揖而去因棄弓矢不復獵

畫

均房之人取山中枯木作膠傅破布單施虎徑中木葉蔽之虎踐履著足不脫則恐微若奮厲便能固斗身虎怒頓挫不能去就既剗剝腸皆斷虎身臭到兩耳鼻中雖盡力無能去之以至傾撲而死開腹腸亦斷

希夷先生陳搏後唐長興中進士也既而棄科舉之武當山又止房陵九室洞林丹乳鍊氣年已七十餘華陰茸雲臺觀居之

房州西門外三十里有石崖極高峻其下爲石室道觀在其側曰九室宮土人相傳云陳希夷隱於華山時亦嘗居此地石室乃卧閣也民焦老者居山下陳每日必

一訪之且至則二鶴翔空飛舞而下焦氏以此候之傾家出迎具茶果延佇經歲常然一日告去焦曰先生將何之曰吾欲歸三峯耳焦父子強挽留之不可而問曰汝家何所欲欲官耶欲富耶焦曰窮山愚民不願仕倘得牛千頭志願足矣陳笑曰易事也攜與俱行一山後指一穴曰異日葬於此當如汝志遂別去及焦死其子奉柩窆於所指穴數年間貲產豐盛耕牛果及千頭迨二百年子孫尚守其舊業牛雖減元數然猶豪雄里中鄉人名其處爲焦老墓田

夷堅志

王瞻在房陵賣金皆佛臂碎金不精土人不售一日出一手斷之納諸煎器鼓橐久之既出金在掌而手完如

故瞻匠大駭而至今呼瞻爲歌利王 歌利王見金剛經

三朵花姓李氏隱於房州之福溪巖每戴紙花三朵入市市人圍繞爭呼之但笑云休打裏休打裏者房人言猶云莫要如此也有二三老翁常從之遊間入山邀之曰入城飲酒輒語使先去我當便來翁還到城李已先在迨同詣酒家所沽錢盡而興未已李探手於腰間小竹篋中取錢索酒至醉三翁竊視其篋空無所有李自取依然隨手滿案如是久之忽與人告別不知所屆原隱處石壁塑像猶存郡人記其一詩云戴花三朵鎮長春誰識元中不二門醉裏自傳神似活終當不老看乾坤尾句或云不知不覺到黃昏蓋每醉時必寫真雖兵

戈之後尚有藏之者 夷堅志

三朵花房州人許安世嘗通判其州以書遺東坡謂吾州有異人嘗戴三朵花莫知其姓名郡人因以三朵花名之能作詩皆神仙意又能自寫真 畫繼

蘇軾三朵花詩學道無成鬢已華不勞千劫漫烝砂歸來已看一宿覺未暇遠尋三朵花兩手欲遮餅裏雀四條深怕井中蛇畫圖要識先生面試問

房陵好事家 東坡居士集

房陵人李政爲保正頑猾健訟侵人田園奪人牛馬官司莫能治淳熙十四年暴亡其家水牛當日產一犢腹下白黑毛相間成保正李政四字字如崇寧當三錢了

了可識每妻子到其傍輒淚下甫半年爲虎所食血骨皆盡惟四字連皮宛然如初夷堅志

神農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二年已濬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輟二年外一月餘工人忽聞地中雞犬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捫壁而傍行俄轉會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工人乃下於山正立而視乃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千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琉璃色每巖壑中皆有金銀宮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五色蛟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間五色鳥大如鶴翱翔乎樹

杪每巖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桂山宮以銀字書之門兩閣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餘童顏如玉衣服輕細如白霧綠煙絳唇皓齒鬢髮如青絲首冠金冠而跣足顧謂工人曰汝胡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人出云怪有昏濁氣令責守門者二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問塗所以未奏須臾有緋衣一人傳敕曰敕門吏禮而遣之工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遊覽畢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儻賜從容乞乘便而言之門人遂通一玉簡入旋而玉簡卻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

清泉眼令洗浴及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盥漱之味如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遂爲門人引下山每至宮闕只得於門外而不許入如是經行半日至山趾有一國城皆是金銀珉玉爲宮室城樓以玉字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初得仙者關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閩姑射然方得仙官職位主籙主符主印主衣飛行自在工人曰既是仙國何在吾國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上仙國也汝國之上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仙國一無所異言畢謂工人曰卿可歸矣遂卻上山聿尋來路又令飲白泉數掬欲至山頂求來穴門人曰

汝來此雖頃刻已人間數十年卻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攜金印及玉簡又引工人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倅樓閣門有數人俯伏而候門人視金印讀玉簡劃然開門門人引工人上纔入門風雲擁而去因無所覩惟聞門人云好去爲吾致意於赤城真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而詢陰隱客家時人云已三四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處惟見一巨坑乃崩井之所爲也時貞元七年工人尋覓家人了不知處自後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有人於劍閣雞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博異記

永嘉王子孝諍隨其父鍊之允淳任竹山教諭其邑藍氏女夢有都御史來遊園主人奇其夢詰旦伺之乃子孝也卽以是女妻之後果至僉都御史甌江逸志

關忠義廟祀徧楚中靈異時著嘉慶五年三月教匪徐天德等合衆萬餘由南漳窺保康時城中兵僅數十民勇亦千餘耳而疲乏卧病者十居其五勢危甚匪至北關外火神廟探問虛實廟祝某具以實情告匪乃備雲梯於三更後踰城而進知縣楊開鏡等勉力抵禦顧匪驚惶特甚紛紛言曰紅城伏兵盡起矣極力奔逃索廟祝殺之以爲誑已有墁工者藏匿廟中具得其語出而白之官所謂紅城蓋指關廟也神佑助我

朝聲靈赫濯如此其享祀尊崇度越前代宜矣

以上郎陽府

六國時羊角哀與左伯桃爲友聞楚王賢俱往仕至梁山逢雪糧盡度不兩全遂並糧與角哀哀至楚用爲上卿後來收葬伯桃伯桃墓逼近荆將軍陵而伯桃告云我日夜被荆將軍伐之哀乃加兵未知勝否云我向地下看之遂自刎死烈士傳

荊州大歷中有馮希樂者善佞見人家鼠穴亦佞嘗到長林謁縣令留宴語令曰仁風所暨感獸出境昨初入縣見虎狼相尾西去有頃村吏報昨夜大蟲食人令戲詰之馮遽曰是必畧食便過侯鯖錄

陸象山在荆門上元不設醮但合士民於公廳前聽講
洪範斂時五福一段謂此卽爲民祈福也 鶴林玉露

紹熙三年洪伋爲荆門簽書判官臨川陸九淵子靜作
守攜費溪醫士周禮者同行是年十一日夢伋著毛衫
坐於便齋左右侍直皆呼爲知軍且以告伋旬餘又夢
且聞人言不久當交印歲未盡十日子靜感疾不起伋
正著毛背子在書室暫領印符旋被帥檄攝軍事先是
子靜閱荆門志見王瞻叔紹興庚午十月所作惠泉亭
記云庶幾九淵之靈有所憑依以惠澤斯民因頌其語
亟掩卷未幾而卒 夷堅志

全璧亭天粹長林人山谷在荊州時有與天粹帖又有

字說

山谷內集詩句

長林縣民蹇大居郭北七八十里間有一女納同里鄒
亞劉爲贅壻鄒愚陋不解事薄有貲業且常爲人傭跣
涉遠道在家之日少蹇據其屋耕其田又將致諸死地
而掩取其產少年李三者類至蹇氏浸與女通蹇常諷
之曰苟能殺鄒卽以女嫁汝李欣然承命紹熙四年秋
城人員一販牛往襄陽鄒輔行畢事南還蹇遙見員生
跨馬鄒負擔在其後急呼語李使持刃出迎之纔相值
奮斫員背墜馬死繼又戕鄒亟昇置道側是時適無人
行里正稍稍集會莫知凶變所起員之姻家爲義勇部
將所居距彼數里員馬旣失主竟趨其門與廐駒相踉

鬻部將出視驚曰此是真一郎馬吾恰見其騎而歸安
得到此必有故卽指前送訪側見二尸認其一爲員其
一尸衆識爲鄒固已畧聞陰計竟往嚇蹇曰汝何得白
晝殺人蹇面赤聲咽不能答李亦在焉遂皆受捕明年
春獄成蹇李以謀殺女因與人姦致夫於死皆伏誅

夷
堅志

麥城東有驢城沮水西有磨城伍子胥造此二城以攻

麥城諺云東驢西磨麥城自破

荊州記

漳水又南逕當陽縣又南逕於麥城東王仲宣登其東
南隅臨漳水而賦之曰爽清漳之通浦倚曲沮之長洲
是也

水經注

荆門軍玉泉山寒亭過客多題詩獨有一篇云朔風凜
凜雪漫漫未是寒亭分外寒六月火雲天不雨請君來
此凭欄干

清溪山秀絕無比袁相公未達時居復郢間晴日偶過
峻峯行數里漸幽竒險怪人跡罕到有儒生以賣藥爲
業家焉袁公與語言甚相狎因留宿乃問曰此處合有
靈隱者曾從容否答曰有道人五六人每三兩日一至
不知居處某雖與之熟亦不肯言袁曰某來修謁得否
曰彼甚惡人然頗好酒足下求美醞一榼就此宿候或
得見也袁公去得酒持至以伺之數夕果得五人鹿皮
冠或紗帽藜杖草履遙相與通寒暄大笑乃臨澗濯足

戲弄儒生置酌列席火頂盡入茅舍觀酒甚喜曰何處
得此既飲數盃儒生曰某非能自致有客攜來願謁仙
兄乃導袁公出歷拜俯僂五人相顧失色且悔飲此酒
兼怒儒生曰不合引外人相擾儒生曰茲人誠志可賞
况是道流稍許從容亦何傷也意遂漸解復觀袁公恭
甚乃時與語笑目袁公曰坐袁再拜就席少頃半酣頗
歡注視袁公相謂曰此人大似西峰坐禪和尚良久云
直是屈指數曰此僧亡來四十七年矣問袁公之歲正
四十七相顧撫掌曰覓官職去福祿至矣已後極富貴
遂呼主入別袁公拜道流皆與握手過澗上山頂捫蘿
跳躍有若飛鳥遂巡不見

逸史

以上荆門州

湖北通志



855018

湖北通志 卷一百

雜記四 荊州府 宜昌府 施南府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挖冠纓而絕之言於王曰今燭滅有牽妾衣者妾挖其纓而絕之願趣火視絕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為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伐楚有人常為應行五合戰五陷陣却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予子何為於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以當時宜以肝膽塗地負日久矣未有所效今幸得用於臣

湖北通志卷一百雜記四

之義尚可爲王破吳而強楚詩曰有濯者淵萑蒿溼溼
言大者無不容也 韓詩外傳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
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
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與中國之士與莊王曰
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
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
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
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
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
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

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
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
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
之使願入計之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卽
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
食粥篋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
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
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
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

霽者斬其軻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霽廷理斬其軻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說苑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九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天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

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揚姬右擁越姬左袒袵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欲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右手抽陰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太子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遣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閑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

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耶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夫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鬻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欲諫也已何欲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僂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君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

說寡人者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孫叔敖爲嬰兒之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爲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新序

楚令尹虞邱子復於莊王曰臣嘗奉公行法可以得榮

能淺行薄無望公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餐貪位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邱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邱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邱子家千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邱子憊入見

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執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讎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說苑

孫叔敖遇狐邱丈人狐邱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楚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邱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邱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曰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韓詩外傳

孫叔敖海濱趙氏註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

之以爲令尹此亦隨文解之事實無所徵莊王時楚南境東境去海尚遠而史記稱叔敖楚之處士荀子呂氏春秋並以爲期思之鄙人期思故城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固始本寢邱卽莊王感優孟之言以封其子者傳十世不絕其得爲令尹也或曰進自虞邱子或曰沈尹筮力或曰楚有善相人者招聘之皆無起家海濱說蓋孟子所據之書今不可考矣余又考孫叔敖卽宣十一年令尹蔦艾獵艾獵乃蔦賈之子賈字伯贏宣四年官司馬爲子越椒所惡囚而殺之意者子遂式微竄處海濱不七八年莊知其賢擢爲令尹與但蔦賈乃遠呂臣之子呂臣繼子玉官令尹出自公族自應爲楚郢人

何得遠在期思之鄙意者叔敖子實不才徒世守封土莫顯於朝後人遂以其子孫之占籍上繫諸先人與雖兩屬臆見要理有可原

四書釋地

楚莊王時宮人一旦而化爲野蛾飛去

述異記

荆有善相人者無遺策聞於楚國莊王見而問焉曰臣非得相人能觀人之友也布衣其友皆孝弟純謹如此者家必日益此謂吉人也居守事君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此謂吉臣也入主也朝臣多閑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交爭此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友王曰善於是取士不懈乃大霸

呂氏春秋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

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

說苑

楚共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免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免走使萬人擾分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旣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兔走也共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楚共王時江乙爲郢大夫有人入王宮盜者令尹以罪乙請于王而黜之處家無幾乙母亡布入言令尹盜之王

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何罪焉母曰昔日妾子爲郢大夫盜王宮之物妾子坐而黜之令尹獨何以不坐是爲過也王曰善令吏賞母布因賜金十鎰母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干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列

女傳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徃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我遊乎怒而繫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經於殿下曰今日荆臺

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欲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陔爲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抑之於百世

之後也 說苑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至舟中昭王怪之使使問孔子子曰此名萍實吉祥也惟霸者能獲之孔子歸弟子問焉子曰異時兒童之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之應也

楚有蒼雲如霓圍軫七蟠中有荷斧之人向軫而蹲太史唐勒以葭灰遺於地乃更滅拂之其蒼雲爲之半滅又遺灰乃盡去之故曰唐史之策上滅蒼雲 春秋文曜鈞

荆有飲非者得寶劍於干隊渡江中流兩蛟夾繞其船飲非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說也不可刳而奪也

此江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奚有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風波畢除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除腐肉朽骨棄劍者飲非之調乎 淮南子

吳郡媯皓父爲南郡太守坐事繫獄皓懷小石至公卿門輒出石叩頭流血覆面父遂得免 謝承後漢書

冷壽光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五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嘗屈頸鶴息鬚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 後漢書方伎傳

黃忠漢先主定南郡得一刀赤如血於漢中擊夏侯軍一日之中手刃百數 刀劍錄

吳景帝時於江陵掘冢取板治城後發一大家內有重

閣石扉皆樞轉微道通達且廣高可乘馬又鑄銅爲人
數十板長五尺皆大冠衣執劍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
後言殿中將或言侍郎似公王冢也破其棺棺中有人
鬢毛班白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有白玉璧三十枚籍
尸兵人舉出死人以倚冢壁一玉長一尺形似冬瓜從
死人懷中出墮地兩耳及鼻中有黃金如棗此等有假
物而不朽之驗也

抱樸子

晉庾翼爲荊州都督以毛扇上成帝帝疑是故物侍中
劉劭曰柏梁雲構匠者先居其下管絃繁奏夔牙先聆
其音翼之上扇以好不以新李恭聞之曰此人宜在帝

左右

語林

庾翼爲南蠻校尉南郡太守夜登廁忽見廁中一物頭
如方相兩眼大而有光從土中出翼乃攘袂以拳擊之
應拳有聲忽失所在

渚宮故事

晉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
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坐飲叙
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晚溫問之荅曰臣昨奉教旨出門
於中路見鬼椰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何不見人送
汝上郡友始終慙迴以還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笑其
滑稽而頗愧焉以爲襄陽太守

桓冲鎮江陵正會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目中淚
下都督叱之曰汝若向我跪當啟活也牛應聲而拜衆

皆異之都督復曰謂汝若須活過拜衆人牛涕淚如雨
遂遍拜值冲醉不得啟遂殺牛冲聞大怒都督痛加鞭
罰焉

晉司空桓豁之在荊州也有叅軍五月五日翦鸛鶴舌
教語無所不名後於大會悉效人語聲無不相類時有
叅佐髑鼻因內頭甕中效之有主典盜牛肉乃白叅軍
以新荷裏置屏風後搜得罰盜者

幽明錄

郝隆爲桓溫南蠻叅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云媿隅躍清
池桓問媿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媿隅桓溫曰作詩
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叅軍那得不作

蠻語也

世說新語

晉荊州刺史桓豁所住齋中見一人長丈餘夢曰我龍
山之神來無好意使君旣貞固我當自去耳

異苑

殷仲堪與桓元共藏鈎一朋百籌桓朋欲不勝惟餘虎
探在顧愷之爲殷仲堪叅軍屬病疾在廨桓遣信請顧
起病令射取虎探卽來坐定語顧云君可取鈎顧答云
賞百疋布顧卽取得鈎桓朋遂勝

渚宮故事

桓石虔小字鎮惡有材幹趨健從父在荊州於獵園中
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
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猛獸猛獸伏
復拔一箭以歸

晉書桓石虔傳

殷仲堪爲荊州刺史先是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

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成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荊州

晉書殷仲堪傳

晉義熙中江陵趙姥以酤酒爲業居室內地忽自隆起姥察爲異朝夕以酒醉之嘗有一物出頭似驢而地初無孔穴及姥死鄰人聞土下有聲似哭掘地見一異物蠢而動不測大小須臾失之俗謂之土龍

異說

司馬休之爲荊州宋公遣使圍之休之未覺常所乘馬養於牀前忽連鳴不食注曰視鞍休之試鞣之卽不動鞣訖還坐馬又驚跳如此者數四騎馬卽驟出門奔馳

數里休之顧望已有使至矣遂去而獲免

渚宮故事

江陵有猛人能化爲虎俗云猛虎化爲人好著紫葛衣足無踵有六指者人化爲虎

博物志

沙門竺慧熾新野人住江陵四層佛寺永初二年卒弟子爲設七日會其日將夕燒香竟沙門道賢因往視熾弟子至房前忽暖暖若人形詳視乃慧熾也容貌衣服不異生時謂賢曰君且食肉美否曰美熾曰我生不能斷肉今落餓鬼地獄道賢懼未及得答熾復言汝若不信試看我背後乃迴背示賢見三黃狗形半似驢眼甚赤光照戶內狀欲嚙熾而復止賢駭怖悶絕良久乃

蘇異苑

宋南譙王劉義宣鎮荊州府吏蔡鐵善卜宣射得一白鼠置函中召鐵卜之兆成鐵嘆曰兌色之鼠背明尸寧弓射之絕左股鼠孕三雄而兩鵝若不見信剖腹而立知王使剖鼠腹皆如鐵言卽賜錢一萬述異記

衡陽王義季爲荊州刺史嘗大蒐於郢有野老帶苦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游受譏合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爲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意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飯也弗敢問其名不言而退南史衡陽王義季傳

宋文帝爲宜都王在荆有人獻萍實六子大者如升小者如鶴卵圓而赤初莫有識者以問長史王華曰此萍實也宣尼所謂王者之應宋祚當卜年六百頃之宜都王卽位祚終於六十矣諸官故事

朱修之爲荊州刺史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未嘗供贍劉瑀至江陵甚不得意與顏峻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南史

劉甲居江陵元嘉中女年十四姿色端麗未嘗讀佛經忽能暗誦法華經所住屋尋有奇光女云已得正覺宜作二七日齋家爲置高座設寶帳女登座講論詞元又說人灾祥皆驗遠近敬禮投寶不可勝數衡陽王在鎮

躬率衆佐觀之經十二日有道士史元真曰此怪邪也
振褐往焉女卽已知遣人守門云魔邪尋至凡著道服
咸勿納真變服奄入女初猶喝罵真便直門以水灑之
卽頓絕良久乃甦問以諸事皆云不識真曰此龍魅也
自是復常嫁爲宣氏妻

洛宮舊事

謝晦在荊州見壁角間有一赤鬼長可三尺來至其前
手擎銅盤滿中是血晦得乃紙盤須臾而沒

異苑

晉平王休佑在荊州哀刻所在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
賦民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澈白若有破折者
悉簡刪不受民間羅此米一升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
米責錢凡諸求利悉皆如此百姓嗷然不復堪命

宋書

晉平王休佑傳

元徽四年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
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馬障泥攸之將發江陵使沙門釋
僧桀筮之曰不至京邑當自郢州回初江津有雲氣狀
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至郢州不克還向江陵未
百餘里聞城已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文
和至華容界爲封人所斬送

宋書 攸之傳

宋順帝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廐中羣馬輒躑躅驚
嘶如似見物攸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以綠繩繫腹直
從外來圍者具言攸之使人夜伏櫪邊候之俄而見白
駒來忽然復去視廐門猶閉計其蹤跡直入閣內時人

見者咸謂爲怪檢內人惟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
綠絲繩穿之至夜輒脫置枕邊有時失去至曉則還試
取看之見脚下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在宣室志

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
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
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火日而終時人以爲知命南史臨川王蕭映傳

荆府城局叅軍吉士瞻役萬人浚仗庫防火池得金草
帶鉤隱起雕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旣公且侯士
瞻詳兄女婿也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暮歲而貴梁書夏侯詳傳

梁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亨乞命之亨不
解其意旣明有人遺生鯉兩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乃
放之其夕夢二人謝恩云當令君延一算渚宮舊事

徐君禱字懷簡剡人幼聰明好學爲湘東王鎮西諮議
叅軍善絃歌好聲色有時載妓遊行荊州山川靡不畢
踐時魚宏亦以豪侈稱謠曰北路魚南路徐南史

荊州高齋無白鳥余亟寢處其中及移餘齋則蚊聲如
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金樓子

侯景之首至於江陵梟之於市然後煮而漉之以付武
庫先是謠曰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荊州軍殺侯景及首
至湘東付諮議叅軍宗季長季長宅東有苦竹町以景

首署其中用市南井水煮之先是巫言有鬼萬計斷頭折脛入宅去來云季長大懼設齋迎佛有數萬鳥自江津飛噪集其家焉三國典畧

于謹平江陵獲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輿輦法物以獻北史于謹傳

梁孝元前在荊州有丁覘者洪亭民耳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恥令子弟以爲楷法時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吾雅愛其手迹常所寶持孝元常遺典籤惠編送文章示蕭祭酒祭酒問云君王比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爲佳手姓名爲誰那得都無聲問編以實答子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不爲世所稱亦是奇事於是聞者少復刮目稍仕至尚書儀曹郎未爲晉安王侍讀隨王東下及西臺陷沒簡牘湮散丁亦尋卒於揚州前所輕者後思一紙不可得矣顏氏家訓

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

江陵劉氏以賣爲羹爲業後生一兒頭是鱗自頸以下方爲人

江陵高偉隨吾人齊凡數年向幽洲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羣魚齧之而死

梁司馬暲字文昇承聖中除太子庶子江陵陷隨例入關抗表周朝求改葬梁太子詞甚酸切周朝優詔暲曰

昔主父從戮孔車有長者之風彭越就誅藥布得陪臣
之禮庶子鄉國已改猶懷送往之情始驗忠貞方知臣
道卽勅荊州以禮安厝

陳書司馬高傳

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以信佛常念誦法華經普門
品曾乘船於巨江中船壞人盡死文本沒在水中聞有
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旣而隨波湧出已
著北岸遂免死後於江陵設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
獨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其災終逢太平
致富貴也言訖趨出外不見旣而文本就齋於自食碗
中得舍利二枚後果如其言

法苑珠林

丞相鄒平公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泊荆楚間嘗半酣數

屐於江陵大街往來雨霽泥甚街側有大宅枕渠公乘
醉於渠上脫履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
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鎮荆南遂買此宅

王臯子

唐相段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修進常患口食不給
每聽會口寺齋鐘動輒詣謁媿爲寺僧所厭自此乃齋
後扣鐘異其晚至而不逮食也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
拜荆南節度有詩題會口寺云會遇闍黎飯後鐘蓋爲
此也

北夢瑣言

唐薛季昶爲荊州長史夢貓兒伏卧於堂限上頭向外
以問占者張猷猷曰貓兒者爪牙伏門限者闔外之事
君必知軍馬之要未旬日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朝

閻立本善畫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蹟曰定得虛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各下定無虛士坐卧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

隋唐嘉話

張開爲荊州刺史至郡界風雨暝晦不辨面目惟聞空中有殿喝之聲相次雲中有衣紫披甲胄者十數人開問其故對曰某荊州内外所主之神久仰使君令名故相率迎引到任謁廟後各致謝及建飾廟貌自此政譽尤善也

開元天寶遺事

開元中崔司馬寄居荊州與邢和璞有舊崔病積年且死心常恃於飛崔一日覺卧室北牆有人斲聲命人視

之都無所見卧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斲不已牆忽透明如一粟問左右復不見經一日穴大如盤崔窺之牆外乃野外耳有數人荷鋤鑿立於穴前崔問之皆云邢真人處分開此司馬厄重倍費功力有項導騶五六悉平墳朱衣辟曰真人至見邢坐輿中白帽垂綬執五明扇侍衛數十去穴數步而止謂崔曰公算盡僕爲公再三論得延一紀自此無苦也言畢壁如舊旬日病愈

酉陽雜俎

荊州漁人唐天寶中釣得青魚長一丈鱗上有五色圓花異常端麗漁人不識以其與常魚異不持詣市自烹食無味頗怪焉後五日忽有車騎數十人至漁者所漁

者驚懼出拜聞車中怒云我之王子往朝東海何故殺之我令將軍訪王子汝又殺之當令汝身崩潰分裂受苦痛如王子及將軍也言訖呵漁人漁人倒因大惶汗久之方悟家人扶還便得癩病十餘日形體口鼻手足潰爛身肉分散數月方死也

廣異記

南卓官拾遺與崔黯俱以諫諍出宰崔枝江令南松滋令雙名並席二邑綏然南贈副戎等詩云翱翔曾在玉京天墮落江南路幾千從此不須輕縣宰滿身猶帶御爐烟南後爲中丞崔詹事

雲溪友議

荆人道士王彥伯天性善醫尤別脈斷人生死壽夭百不差一裴胄尙書有子忽暴中病家醫拱手或說彥伯

遽迎使視之候脈良久曰都無疾乃煮散數味入口而愈裴問其狀彥伯曰中無腮鯉魚毒也其子實因鱸得病裴初不信乃鱸鯉魚無腮者令左右食之其病悉同始大驚異焉

酉陽雜俎

王彥伯自言醫道將行列三四竈煮藥於庭老幼塞門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氣者飲此各負錢帛來酬無不効者

國史補

成式姪女乳母阿史本荆州人嘗言小兒時見鄰居百姓孔謙籬下有蚓口露雙齒肚下足如蛇長尺五行疾於常蚓謙惡遽殺之其年謙喪母及兄謙亦不得活

酉

陽雜俎

貞元初荊州有狂僧些其名者善歌河蒲子常遇伍伯乘醉於途中辱之令歌僧即發聲其詞皆陳伍伯從前隱慝也伍伯驚而自悔

貞元中荊州天崇寺僧智燈常持金剛經遇疾死弟子啟手猶熱不卽入木經七日卻活云初見冥中若王者以念經故合掌降階因問訊曰更容上人十年在世勉出生死又問人間衆僧中後食薏苡仁及藥物此大違本教燈報云律中有開遮條如何云此後人加之非佛意也今荊州僧衆中無有飲藥者

荊州法性寺僧惟恭三十餘年念金剛經日五十返不拘僧儀好酒多是非爲衆僧所惡遇病且死同寺有僧靈歸其跡類惟恭爲一寺二害因他故出寺一里逢五六人年少甚都衣服鮮潔各執樂器如龜茲部問靈歸惟恭上人何在靈歸即語其處所疑寺中有供也及晚回入寺聞鐘聲惟恭已死因說向來所見其日合寺聞絲竹聲竟無樂人入寺當時名僧云惟恭蓋承經之力生不動罔以其迹勉靈歸也靈歸感悟折節緇門

江陵開元寺般若院僧法正日持金剛經三七遍長慶初得疾卒至冥司見若王者問師生平作何功德答曰常念金剛經乃揖上殿登繡座念經七遍侍衛悉合掌階下考掠論對皆停息而聽念畢遣一吏引還王下階送曰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間勿廢讀誦因隨吏行數

十里至一大坑吏因臨坑自後推之若殞空焉死已七日惟面不冷荆州僧常靖親見其事

何軫以鬻販爲業妻劉氏少斷酒常持金剛經先焚香像前願年止四十五臨終心不亂先知死日至唐太和四年冬四十五矣悉捨資裝供僧欲入歲徧別親故何軫以爲病魅不信至歲除日請僧投入關沐浴更衣獨處趺坐高聲念經及辨色悄然兒女排室看之已卒頂執灼手軫以僧禮塔葬在荆州北郭

大歷末禪師元覺住荆州陟岵寺道高有風韻人不可得而親張璠嘗畫古松於齋壁符載讚之衛象詩之亦一時三絕覺悉加聖焉人問其故曰無事疥吾壁也

憲宗問趙宗儒曰人言卿在荆州毬場草生何也對曰死罪有之雖然草生不妨毬子土爲敵齒國史補

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以下遍刺白居易詩成式嘗與荆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記反手指其去處至不足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藜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挂纈纈窠鏤勝絕細凡刻三十餘處竟體無完膚陳至呼爲白舍人行

詩圖也

柳宗元爲永州司馬至荆州驛舍夢黃衣婦人曰某之命敗縷之懸風危危將斷且將飄矣幸疾爲計願君子許之即命駕以語荆帥召吏訊之曰前一日漁夫網得

一魚巨而黃鱗爲膳今已斷其首遂命投之江中是夕

夢婦人來而亡其首

宣室志

嶺南從事盧傳素寓居江陵元和中有一黑駒乘之甚勞苦然未嘗有銜糜之失頗愛之一旦忽人語曰阿馬是丈人表甥賀蘭家通兒也丈人使通兒賣一別墅得錢一百貫通兒頗用此錢今作畜生在槽櫪五六年與丈人償債畜生壽已盡當死請速將阿馬貨賣兼有一篇留別乃驥首助吟云旣食丈人粟又飽丈人芻今日相償了永離三惡途其所言表甥姓字盜用錢數一無所差傳素深感其事明日試乘至市果有胡將軍請以七十千市之四日後飽發黑汗斃矣

河東記

市門監俞叟者早年好道常隱居四明山從道士學卻老之術有志未就晦迹於此僅十年荆人未有知者長慶間王潛節度荆南有呂氏子來謁公不爲禮甚怏怏因寓於逆旅月餘窮乏益甚遂鬻所乘驢於荆州市叟召呂生而語且問其所由呂生曰吾家於渭北家貧親老無以給甘旨之養府帥公吾之重表丈也吾不遠而來冀哀吾貧而周之入謁而公不一顧豈非命耶叟曰某雖貧無資食以賙吾子之急然向者見吾子有饑寒色甚不平今夕爲吾子具食幸宿我宇下呂生許諾於是延入一室湫隘卑陋摧簷壞垣無牀榻裯褥致敝蓆於地與呂生坐語良久命食以陶器進脫粟飯而已食

訖夜既深叟因取一缶合於地僅食頃舉而視之見一人長五寸許紫綬金帶俯而拱焉叟指曰此乃尚書王公之魂也呂生熟視其狀貌果類王公心默而異之因戒曰呂乃汝表姪也家苦貧無以給旦夕之贍故自渭北不遠而來汝宜厚給館穀盡親親之道汝何自矜曾不一顧豈人心哉今不汝罪宜厚貲之無使爲留滯之客紫衣僕而前揖若受教狀叟又曰呂生無僕馬可致一匹一僕縑二百疋以遺之紫衣又僕而揖之於是卻以缶合於上有頃再啟之已無見矣明日天將曉叟謂呂生曰子可疾去工公旦夕召子矣及歸逆旅王公果使召之方見且謝曰吾子不遠見訪屬軍府務殷未

一接言深用爲愧幸吾子察之是日始館呂生驛亭與宴遊累日呂生告去王公贈僕馬及縑二百呂生益竒之然不敢言及歸渭北後數年因與友人數輩會宿始語其事

宣室志

寶歷中荊州有廬山人常販橈朴石灰往來於白湫南草市時時微露竒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果茗詐訪其息利之術廬覺意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意有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著龜願垂一言廬笑曰今且驗君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若是吾言當免君可告之將午當有匠餅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錢二千餘而必非意相干也

可閉關戒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爾徒費三千四百錢也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卽遽歸語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以伺欲午果有人狀如盧所言叩門求糶怒其不應因足其戶張重簣捍之頃聚人數百張乃自後門率其妻孥迴避差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爲妻痛切乃號適張所誣其夫死有白官不能評衆具言張閉戶逃避之狀識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爲辦其死張欣然從斷其妻亦喜及市榷就輦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蓋神仙之流也

酉陽雜俎

荊州民郝惟諒性麤率勇於私鬪會昌二年寒食日與

其徒遊於郊外蹴鞠角力醉卧冢間宵分始寤將歸道左見一人家室絕卑陋雖張燈而頗昏暗遂詣乞漿有一婦人容色慘悴服裝雅素方向燈紉縫延郝良久謂郝曰知君有膽氣故敢請託妾本秦人姓張氏嫁與府衙健兒李自歡太和中戍邊不返妾遺疫而歿別無親戚爲鄉里殯於此處已逾一紀遷葬無因凡死者肌骨未復於土魂神不爲陰司所籍離散恍惚如夢如醉君能使妾遺骸得歸泉壤精爽有托斯願畢矣郝曰某生業素薄力且不辨如何婦人云某雖爲鬼不廢女工自安此常造雨衣與胡氏傭作凡數年矣所聚十三萬葬備有餘也郝許諾而歸遲明訪之胡氏物色皆符乃具

以告卽與偕往殯所毀瘞視之散錢數如其言胡氏與
郝哀而異之復索錢於同輩合二十萬盛其凶儀瘞於
鹿頂原其父見夢於胡郝

唐崔鉉鎮渚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時曉氣猶未絕
鄰房有武陵醫士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
三兩日非外食即僕夫曰主翁少出舫亦不食於他梁
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雞每年不下數百
隻近買竹雞並將充饌梁新曰竹雞吃半夏必是半夏
毒也命擣薑振汁拆齒灌之即蘇崔聞而異之資以僕
馬錢帛入京致書於朝士聲名大振

北夢瑣言

路巖自成都移鎮渚宮所乘馬忽作人語蘆荻花此花
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

唐荊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
解劉蛻以荊州解及第號爲破天荒

唐咸通中荊州書生號唐五經學識精博人所師仰聚
徒五百優遊卒歲有西河濟南之風常謂人曰不肯子
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蟲謂鬻莊而食也第二變爲蠹
蟲爲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爲大蟲爲賣奴婢而食也三
食之輩何代無之

唐乾寧中補闕楊貽德華族科名德孤道直不容於時
請告華陰方屬京國擾攘乃謀南來藏跡於江陵閭僻
居不露行止旅舍無烟藜藿不給未嘗隕穫於是成中

令延接朝士有依劉之言宏農韜藏不及門宇一旦堂帖追回成令驚訝以爲聞聽不至缺伸情禮兼以入翰苑秉鈞軸期之補闕曰人之官職又非要圖令公過飾何當獎遇今宰相何必要某至於垂搜羅之命他日不過南中一刺史耳此際必有奉擾中令贈三百緡止受三十緡辨裝所剩卻納朝廷號爲鐵補闕未久除道州牧卻經江陵告成令求十人散從官衣裝五十千行資他無所要成令甚重之

荊州節度使成洵領蔡州成江陵爲節度使張瑱謀害之遂棄本都奔於秭歸一夜爲巨蛇遶身幾至於殞乃曰苟有所負死生惟命遂巡蛇亦亡去爾後招緝戶口訓練士卒移鎮渚宮尋受節鉞撫綏凋殘厲精爲理初年居民惟一十七家末年至萬戶勤王奉國通商務農有足稱焉朔廷號南韓北郭

唐乾寧中荆南成令公洵曾爲僧盜據渚宮尋卽眞命末年駟辨奇事標特初以澧朗舊在巡屬爲土豪雷滿所據奏請鄂隸相國徐公彥若在中書不爲處置由是鄂之相國山鎮番禺路由渚宮成令雖加接延而常快快饌後更庸而坐詭辨鋒起相國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此桓文雷滿者偏州一夥草賊耳令公不能加兵而怨朝廷乎成公赧焉而屈東海文雅高談聽之聲疊成令雖甚敬憚猶以嶺外黃茅瘴患者髮落而戲曰黃茅瘴

望相公保重相國曰廣海黃茅瘴不死成和尚蓋譏成令會爲僧也終席慚恥之

唐天祐中淮師圍武昌不解杜洪令公乞師於梁王梁王與荆方睦乃諷成中令帥兵救之於是稟奉霸王欲親征乃以巡屬五州事力造巨艦一艘三年而成號曰和州載艦上列廳宇洎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有齊山截海之名其於華壯可知也飾非拒諫斷自其意幕寮俯仰不措一詞惟孔目官楊厚贊成之舟次破軍山下爲吳師縱燎而焚之中令溺死兵士潰散先是改名曰洶洶卽水內也水內之死豈非前兆乎湖南及朗州軍入江陵俘載軍人百姓職掌伎巧僧道伶官並歸長沙

成洶之名和州之號蓋前定也

荆南節度判官司空薰與京兆杜無隱卽滑臺杜愔常侍之子洎蜀人梁震俱稱進士謁成中令欲希薦達有薛少尹者自蜀沿流至渚宮三賢常訪之一日薛亞謂薰曰閣下與京兆勿議求官必無所遂杜亦不壽惟大賢忽爲人繫維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舉必捷然登第後一命不沾也後皆如其言梁公卻思歸蜀重到渚宮江路梗紛未及西泝淮師寇江陵渤海邀至府衙俾草檄書欲辟於府幕堅以不仕爲志渤海敬諾之二紀依棲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驗矣

天復中成洶鎮江陵監軍使張特進元隨溫克修司藥

庫在坊郭稅舍止焉張之門人向隱北鄰隱攻歷算仍
精射覆無不中也一日白張曰特進副監小判官以下
皆帶災色何也張不信於時城中多犬吠隱謂克修曰
司馬元戎某年失守此地化爲邱墟他日復謂克修曰
此地更變更無定主五年後東北上有人依稀國親來
鎮此邦二十年不動他日又曰東北來者二十年後更
有一人五行不管此程更遠但請記之張以爲憑虛殊
不介意復謂溫曰子他時婚娶無男但生一喙女也到
老卻作醫人後果密敕誅張特進與副監小判官同日
就戮方驗其事成納鄂渚失律不還梁王署武信王高
季昌爲荊州兵馬留後先是武信王賜姓朱後復本姓
果符國親之說克修失主流落渚宮收得名方仍善修
合賣藥自給娶婦後惟生數女盡如向言唐明宗天成
二年大軍圍江陵軍府懷憂溫克修上城白文獻王具
道此文獻王末之全信俄而朝廷抽軍來年武信薨凡
二十一年而文獻嗣位亦二十一年迨至南平王此程
更遠之說亦驗矣

關圖有一妹甚聰惠文學書札罔不動人圖嘗語同僚
曰某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後寓居江陵有饒賈常
某者囊蓄千金三峽人也家於江陵深結託圖圖亦以
長者待之數載常公祖有一子狀貌頗有儒雅之風紀
而畧通文墨圖竟以妹妻之則常修也關氏乃與修讀

書習二十餘年才學優博越絕流輩咸通六年登科座
主司空李公蔚也後修卒關氏自爲文祭之時人競相
傳寫南楚新聞

高駢在西川築城禦蠻寇朝廷疑之徙鎮荆南作聽箏
詩以見意昨夜箏聲向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
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渚宮故事

江陵寓居士子忘其姓名有美姬甚貧去遊交廣間戒
其姬曰我若五年不歸任爾改適去後五年未歸姬遂
爲前刺史所納在高麗坊底及明年歸已失姬所在尋
訪不獲遂爲詩寄之陰雲羃羃下陽臺惹著襄王去不
迴五度看花空有淚一心如結不曾開纖蘿自合依芳

樹覆水寧忘返舊杯惆悵高麗坊底老春光無復下山
來刺史見詩給一百千及資裝遣還士子盧氏雜記

清泰中荆南有僧貨平等香貧富不貳價不見市香和
合疑是仙家之香也清異錄

漢乾祐中荆南高從誨鑿池於山亭下得石匣長尺餘
扁扁甚固從誨神之屏左右焚香以啟匣中得石有文
云此去遇龍即歇及建隆中從誨孫繼冲入朝改鎮徐
州龍隆音相近宋史五行志

顯德中竇儼奉使荆南荆南自唐季以來高氏據有其
地雖名藩臣車服侈僭多踰制以至司賓賤隸候館小
胥皆盛服影纓與王人亢禮儼諷以天子在上諸侯當

各守法度悉令去之然後達宣君命 宋史竇儼傳

李戴仁唐之後也高季興署觀察推官性迂緩不食豬肉一日將赴召方上馬部曲相毆李怒急於廚中取餅及豬肉令毆者對啖之復戒曰如敢再犯必於豬肉中加之以酥戴仁娶閻氏年甚少與之異室約曰有興則見一夕妻叩戶戴仁取百忌歷看之驚曰今夜河魁在房不宜行事謝到而已閻慚而退 北夢瑣言

高繼冲時李景威云舊傳江陵諸處九十九洲蒲百則王者興自武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中忽生一洲昨此洲忽深沒若可憂也繼冲遂以納款 九國志

宋英宗卽位大赦天下凡內外將校廂軍皆加恩時荆南所給縑帛皆不堪旣陳庭下軍色睨之失色揚言曰朝廷大恩乃以此給我自且至午不肯受賜而偶語紛紛不已轉運使劉述大懼民命往往奔出城且言變起是時張師正爲荆鈐轄馳入軍資庫呼將卒前曰朝廷非次之恩州郡固無預備今帑中所有止如此汝輩不肯拜賜將何如也必欲反則非殺我不可遂擲劍庭下羣校茫然自失遽聲喑受賜而去 荆事搜佚

黃山谷在荊州時鄰居有一女子閑靜妍美綽有風度年方笄也山谷殊歎息之其家蓋閭閻細民未幾嫁同里而夫亦庸俗貧下非其偶也山谷因和荆南太守馬城中玉水仙花詩有云淤泥解作白蓮藕糞壤能開黃

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到民家蓋有感而作
後數年此女生二子其夫鬻於郡人田氏家憔悴頓挫
無復故態然猶有餘妍乃以國香名之 墨莊漫錄

高荷國香詩並序國香荆渚田氏侍兒名也黃太
史自南溪召爲吏部副郎留荊州乞守當塗待報
所居卽此女子鄰也太史偶見之以爲幽閨姝美
目所未睹後其家以嫁下里貧民因賦詩以寓意
後數年太史卒於嶺表當時賓客雲散此女旣生
二子矣會荆南歲荒其夫鬻之田氏家田氏一日
邀予置酒出之掩抑困悴無復故態坐間話當時
事相與感歎予請田氏名曰國香以成太史之志

政和三年春京師會表弟汝陰王性之問太史詩
中本意因道其詳乃爲賦之南溪太史還朝晚息
駕江陵願從款綵毫會詠水仙花可惜國香天不
管將花託意爲羅敷十七未有十五餘宋玉門牆
紆貴從藍橋庭戶怪貧居十年目色遙成處公更
不來天上去已嫁鄰姬窈窕姿空傳墨客殷勤句
聞道離鸞別鶴姿藁砧無賴鬻蛾眉桃花結子風
吹後巫峽行雲夢足時田郎好事知窺久酬贈明
珠同石友憔悴猶疑洛浦妃風流固可章臺柳鬻
髻犀梳金鳳翹樽前初識董嬌嬈來遲杜牧應須
恨愁殺蘇州也合銷卻向水仙花說似猛省西家

黃學士乃能知妾妾當時悔不書空作黃字王子
初聞語此詳索詩裁與漫淒涼只今驅豆無方法
徒使田郎號國香

孫諭江陵人元祐未挂冠同時退休者吳師道梁宏朱
光復賈亨彥張景達布衣唐愈爲七老會五日一集時
人榮之 荆事搜佚

大參元厚之成童時侍錢塘府君於荆南每從學於龍
安僧舍後二十年公以龍圖貳卿帥於府昔之老僧猶
有在者引旌鉞訪舊齋而門徑窻扉及泉池釣遊之迹
歷歷如昨公感之因構一巨堂榜曰碧落手寫詩於堂
有九重侍從三明主四紀乾坤一老臣之句末幾果以

翰林召歸爲學士俄而又參熙寧大政其堂遂爲後進
之大勸 湘山野錄

郎中楊公異性好潔淨過甚不近人情寓居荆南對門
民家有子數歲膚髮悉白俗呼爲社公兒異惡焉屢呼
其父與五緡令殺之民得錢徙去楊止一子俄生癩肌
潰而死 括異志

張翰江陵人業進士其父前妻生三子而亡父再娶竇
氏翰竇氏出也竇之生歲月日時不利於夫遂減歲遷
就吉辰而歸於張氏問與厥夫禱祠于歸眞觀之三清
殿祝辭以所減之齒告焉繼育數子而翰食物故會歸
眞觀火竇密以錙五十萬與道士修殿宇少時竇亦死

後數歲翰忽爲神所憑以手執髻鞠躬曰聽聖語竇氏以誣罔之歲誣罔上眞又弗詢於子私用家貲事皆秘密衆所不知者如是不一由是荆人率聞之

張拱之江陵人政和中夢白衣人拜於牀下旋入於地命僕掘其處得大銀二十錠一一花押書之藏諸篋笥他日復夢來別曰欲往長沙助趙官人造宅旦發笥果空矣遂往長沙訪之果有趙姓方興工造大第張乃謁之謂趙曰君家治地時於土中獲何物趙云得白金千兩張乃話前夢以他銀相易攜歸眞於牀足入夜嘗聞泣聲後不知所之

夷堅志

田世輔爲金州都統制荆南人勦之翰者待峽州遠安

主簿闕作水調歌頭獻之曰涼露洗金井一葉下梧桐謫仙浪遊何事華髮作詩翁烏帽蕭蕭一幅坐對清泉白石矯首撫長松獨鶴歸來晚聲在碧霄中神仙宅留玉節駐金狻黔南一道十萬貔虎控雕弓笑折碧荷倒影自唱采蓮新曲詞句滿秋風劍佩八千歲長入大明宮田覽之大喜致書約來金城欲厚加資給之翰遽亡明年田出闕武見之翰立道左泣曰人鬼殊途公能恤吾家亦足表踐言之義忽不見田大驚異亟送千緡與其孤

趙忠肅方于寧宗時爲荊州制置使南仲葵在幕每聞警報輒與諸將偕出遇敵深入死戰諸將恐失制置子

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提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
變癸年十二三覺之急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
賚軍心賴一言而定

荆事搜佚

余甲子年侍親出蜀在荆南沙市申未間見一星自東
南飛在西北如世之火珠狀其光數丈長久而成一皇

字丙寅冬吳曦叛

貴耳集

嘉熙元年命荆湖制置使於江陵別立貢院收荆門軍
復郡士別差官混試用十二郡元額混取以優之

文獻

通考

荆南有妖巫挾幻術禍福人郡縣莫敢問吳興高某爲
江陵宰欲杖之吏人泣諫高愈怒卒杖之巫嬉笑而出
頃之高面漸浮滿遽詢巫所居巫出迎高命縛之柱亂
箠之凡神象經文悉焚之拽得小笥茵裹木人又碎之
巫無完膚高面漸平執之還白於大吏曰某不惜一身
爲邦人除害矣大吏命投之江

大德間荆南境內有九人山行值雨避於路傍舊土祠
中忽有一虎來踞洞口哮咆怒視目光射人內一人素
愚八人者密議虎若不得人惡得去因紿愚者先出我
輩共掩殺之愚者意未決遂各解一衣縛作人形擲而
出之虎愈怒八人併力排愚者於外虎即銜置洞口怒
視如前須臾土洞壓塌八人皆死愚者獲生

輟耕錄

楊文定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邸溥問曰一路

守令孰賢其子曰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曰云何曰卽待兒荷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溥默識之卽薦陞德安府先進遺風

張愷鄞人宣德三年以監生知江陵縣時笈趾大軍過總督日晡取火爐及架數百愷卽令木工以方漆桌鋸半脚鑿其中以鐵鍋實之又取馬槽千餘卽命針工各戶婦人以棉布縫成槽槽口綴以繩用木椿張其四角飼訖收卷二前用後文襄薦爲工部主事督運大得其力智

囊

張澤民幼爲山左人封君司月泉董餘皇之役于彼得之撫爲己子遂冒司姓名汝霖字傳野宅西有隙地月

泉欲以作塾夜夢其處生芝草寤卽召工相之而工適至門曰昨夢君家鳳鳥來巢故特走賀因結宇延師教之戊辰捷後月泉馳封吏部員外郎卒澤民累官巡撫福建始復張氏更名汝濟歷年尋訪終弗審所自出也

郭書

城以內西有子城曰湘城者故湘王分封建宮之地也相傳是高王舊築今爲麋鹿所游距城數武卽遼王故宮成祖特自遼而徙於荆六葉矣迨穆宗朝黜爲庶人國乃滅遼卽紀聞

世廟時遼邸最盛宮室苑囿聲伎狗馬之樂甲於諸藩而主亦風流好文音曲詞章臬盧擊鞠靡不狎弄離宮

別館霧縠雲蒸舞榭歌樓金鋪繡泚於是四方之墨劑
賦客博徒酒人黃冠羽服驥子魚文之流無不鱗集其
座上矣世宗晏駕國亦遂除先是王好致方士求長生
之術以迎上意上加封王爲真人寵賜絡繹有異數焉
穆皇帝卽位人有嫉王者陰告王有淮南之謀收下鳳
陽請室翦其茅土迨今主上登極數年忽夢有羽衣人
求叩闕乞命尋感悟稍稍知王異寃貸出將議復之而
讐家謀毒未已甫七日報王薨矣三十年來不獨豪華
漸盡卽楚筵一杯之禮亦復寥寥令人氣結

遼王好管官室置亭院二十餘區以美人鐘鼓充之其
名有西樓西官曲密華房太乙竹宮有月榭紅房花均
藥圃雪溪水室鸞塢虎園又有塔橋龍口西疇草湖藥
珠洞宮人斜諸處繇延包絡參差蔽虧琪花瑤樹異獸
文禽靡不畢致王日與諸名士賦詩觴酒其中

是時秦中孫一元信州宋登春及吾吳顧聖之諸君凡
數十輩皆爲王門珠履與故荆守徐宗伯唱和上元諸
曲徐有西官隱隱出鸞簫之句傳誦一時然遼王雅主
詩賦尤嗜宮商其自製小詞艷曲雜劇傳奇最稱獨步
有春風卜調唾臆絨誤歸期玉蘭千金兒弄丸記皆極
婉麗才情尋後安置鳳陽又編撰賣花聲諸詞數百闕
流傳江表含思婁楚不減南唐後主春意闌珊至今章
華臺前老妓半是流落宮人猶能彈出笙篌絃上一曲

伊州淚萬行也

遼王晚抱異疾不能親女色後宮中往往有抑鬱致死
者今沙橋門外宮人斜即羣姬埋香處每陰寒晦黑遇
者聞紅愁綠慘之聲近有少年子乘醉踟月迷入空宮
經素香亭下睹一美人霓裳練袞倚闌而歌曰明月滿
空階梧桐落如雨涼颼襲人衣不知秋幾許歌竟杳然
不見事出哀黍離云著哀黍離者宗人湘陰王憲燮談王
陰事頗多而皆非確論蓋以私意爲月旦耳

里中王老人嘗爲予談遼邸事津津不休故江陵相未
第時致爲遼王所眷甫釋褐還鄉謁王王置酒款洽遇
之甚優嘗從酒次更衣訝江陵綈色稍微默然久之私

戒尚衣宮監陳曉與工程其短長出繪錦製袍二襲紗
縠稱是篝燈夜成旦走騎奴遺之江陵不知也酒醒衣
至試之不失尺寸驚喜過望輒赴邸頌首謝王曰瑣瑣
何煩主臣未幾而江陵入掌國史權炙手矣日夜思齟
齟王而未有間嘗以書抵所知者云荆國主終不可留
尋禍作嗟乎解衣衣我我悖之不祥且丞相寧能爲石
人耶十年間小山蘭坂鞠爲草萊東閣平津亦廢爲車
廡斯非天道好還與不然何報施之疾也

江陵盛時有送對聯詔之者云上相太史一德輔三朝
功光日月狀元榜眼二難登兩第學冠天人江陵欣然
懸於家之廳事

敬帝齋錄談

江陵初賜第於鄉上御筆親勒堂對曰志秉純忠正氣
垂之萬世功昭捧日休光播於百年可謂異典極褒至
矣未藉沒時則並第宅不保矣

張江陵以奪情爲清議所不容然能自任天下之重定
陵冲年請大閱京營之士時掌中樞者山陰吳尚書兌
也尚書繪圖藏之家予曩從尚書孫錦衣使國輔處見
之及戚武毅鎮薊大臣行邊簡閱士馬隨上功狀疏思
晉秩烽火不徹於甘泉者一十五年江陵之秉國成可
謂安不忘危得制治保邦之要矣近靈壽傅尚書維麟
撰明史記乃與分宜合傳毋乃過與于文定與邱尚書
書云江陵以蓋世之功自豪固不肯甘爲汙鄙而以傳

世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濫有交游其平生顯爲名高而
陰爲厚實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其深交密戚則有
賂路人不敢也債師鉅卿則有賂小吏不敢也當其柄
政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及其既敗舉朝爭索
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其情實矣此足以當爰書聞
有題詩於故宅者云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
難二語足稱詩史矣

靜志居詩話

朱公正色萬歷時令江陵詩有射雀入夏日避雨王粲
樓樓下一塾師訓十餘童子風雨雷電交發童子驚言
垣角石龍口間震撼有光燄射雀者睨視之乃一紅頂
蜈蚣頭可五六寸許雷擊之則閃灼出關乃俟其伸頭

犯雷時射之雷遂攫之而去書硃字云助天除惡延壽
一紀頃刻雨霽天清舊唐志

萬歷乙卯六月一日江陵天雨豆赤色天啟甲子雨水
實如豆綠黃黑紅鮮明異色又雨小豆半赤半黑如嶺
南之相思子崇禎己巳雨人面豆眉目口鼻儼然皆異
徵也郵書

鄧琮者精於醫人以疾求醫隨貧富不責報一日於途
拾遺金五十兩候失者不至乃揭帖招之無何失者至
詢之果官徵之物夫婦號泣將自經矣遂還之感德稽
顙而去

荊州有某氏子素亡賴一日於後圃築牆夜夢一美女

子前拜曰妾在地下數百載矣修煉將成明日大劫懼
不可逃惟君救之妾胸前有古鏡一枚君慎勿取但爲
妾復掩其藏誓報厚恩覺而歷歷能記明日集畚鍤掘
地未丈許果得一棺發之中有女子古粧靚服顏色如
生胸前有鏡方圓數寸寒光射人毛髮某憶夢中語欲
掩之其僕曰鏡必有異第取何害遂取之女子忽化爲
灰燼某駭甚遽掩其棺是夜復夢女子泣告曰吾煉形
已成爲汝所敗然自刳數應爾於汝何尤汝但珍護吾
鏡吾當福汝遂寶鏡虔奉之鏡時時有聲一旦女子來
曰楊相公開府江陵思得奇士共濟此功名之秋也試
往軍門獻策吾當助汝時武陵楊相國督師駐荊某信

其言遂往。上謁楊公與之語。某談兵料敵高議縱橫不可窮詰。公奇之。延至幕中。每有戎機輒與叅決。將聞於朝官之一日。某以小過詘其僕。僕竟死。方在幕中不知爲計。女子忽至曰。無傷也。君但暫歸休沐。輿尸以出。吾能護汝。如其言。至轅門。忽輿中血出如注。軍校輩驚視之。得僕尸。馳報府中。召某問之。但云罪當死。既而語以兵事。亦愴然不復能對。公怒。究其故。某始對以女子所教。已都不知。今鏡尚在。公命取鏡。鏡忽作大聲飛去。自是女子不復至矣。某竟瘐死獄中。池北偶談

崇禎癸未。荊州惠王府前門石獅大風吹出百里外。碎

如齏粉。見聞錄

張獻忠破荊州。召惠府樂戶數十。行酒內有瓊枝者。色藝出羣。獻忠命之歌曰。我雖賤。豈肯以歌侑賊。觴毅然弗從。以刃挾之曰。汝技止此耳。我不畏死。奈我何哉。獻忠嚮之。喂犬。同時有曼仙者。獻忠亦召至。極逞技能。刻意逢迎。獻忠大悅。寵侍無比。獻忠每夜將寢。必豪飲。曼仙侍是夕。曼仙置毒於酒。滿斟以奉。獻忠妮之手挽其頸曰。汝先飲。此卻之不得立飲。而斃。獻忠始覺。碎磔其屍。

荊州會文學一。唯以錄科第一。應楚闈試。偶本學一生。夾帶搜出。直指怒曰。荆號多材。乃有此不肖。即便急索案首。卷看時。尚未彌封。取會卷至。直指閱之大爲擊節。

競傳至房師亦加賞異薦之主司主司一覽大喜曰此
臆入穀但名姓會識否考曰爲會一唯卷主司搔首曰
既知名姓便屬嫌疑中之恐滋多口卽棄置不復省今
此君尚滯諸生中真數竒也冷賞

朱禮夫瑀有僕曰五十諸生時之所蓄也已卯舉於鄉
而僕已逾三旬凡錢帛出入悉付五十甲申春獻賊屠
荆西犯主僕被掠過夷陵朱病斃於道五十泣屠之潛
竄回里禮夫眷屬時匿湖塗覓得之告以訃音且言主
曾窖金百兩今當取付主母無何以金至勞以酒食曰
我所以偷生暫歸者以主母無安頓耳今尙忍獨活令
主無伴乎竟不食而死鄂書

余客荆州一日夔陵副將鮑鮒魚數十尾於荆鎮鄭公

化源

四維

邀食味甚美公卽於樽俎間飭水陸將領謹

守要隘嚴修守備未幾而西山賊哭至失遠安遊擊一
守備千總各一鄭公嘆曰我鎮荆十五年三食此魚三
見賊至初李白成子小李兒合賊十七萬圍城七日却
走之又小李兒霍搖旗馬搦子王二王三合諸賊號四
十萬礮火蠟集攻城日夜不休城無完堵隨倒隨修用
計以老其師後出奇兵大敗之凡四十日而圍解今僅
存小李兒一股乃爲孺子債事孺子者失事遊擊黃某
也黃某卽黃得功幼子出防遠安鄭公申飭戒而黃遊
擊適有慶賀連宵讌會賊遂乘機夜襲入帳中始覺跟

踏格闖逐被害守備千總入救亦受創而卒若鄭公者
可謂老將知兵矣 見聞錄

范路公以乙未武探花授荆鎮左營遊擊一日邀食蒸
羊約四十餘斤以兩大銅盤盛之又芝蔴火燒四五
列余與主人及兩客共桌主人云楊掌家善食可獨坐
下桌掌家者營中之稱中軍也上席啖肉十之一二火
燒每人不三四枚並送楊掌家又立盡頃之上飯肴饌
頗豐楊啖食無餘客因問家食何如楊云每殮三斤肉
三斤麵三升米五斤豆腐佐以葱薤數斤一日兩殮而
已楊之均材中下然其臨敵衝鋒亦在勇敢之列

荆鎮鄭有黑驢日行八百里荆州至漢口驛路七百一
十里有警告急乘之自辰至夜半卽達武昌尙因漢口
覓渡稽遲一二時後騎至京涿州相公子元淮持千金
購之不與歸復遺之

順治己亥三月江陵間時疫甚盛轉相傳染親戚不
敢過問有熊禮者娶錢氏女爲媳歸寧母家翁姑得是
疾欲趨視父母力阻之隻身就道翁姑疾瘳而闔門俱
不傳染

公安孱陵村百姓王從貴妹未嫁時常持金剛經貞元
中忽暴病卒埋已三日其家覆墓聞塚中呻吟遂發視
之果有氣息歸數日能言云初至冥間冥吏以持經功
德放還從貴能治木嘗於公安靈化寺起造其寺僧暉

中嘗見從貴說云

西陽雜俎

毛太涵者公安諸生也家甚饒背父早僮僕百餘至莫能辨一日思理家政僕有負嵎松滋者拘之不獲獲其婦歸數日婦經死夫遂夥親隨僕子約五十人白晝入刳破主腸而脂出毛妾劉故媚也力以身捍毛被創者數俄欲斷毛頭時六月初十赤日當空無雲而雷震者三羣凶股栗中止良久擁婦屍還松滋挾毛護行至十五里外一寺中稍息毛有友王光國挺身入凶黨視之曰吾汝無讎來何爲王曰惟無讎故來毛吾友也彼遭難吾視之吾情也與毛隈坐故不去無何塵起持鋒刃疾呼而至者幾數百人羣凶懼王曰汝但舍毛速走我

爲政羣凶唯唯王乃督數百人追之至一港羣凶不得渡於是死刃下者一二十人溺水者四五人脫走半蓋王方挺身救毛時已陰促數僕檄衆來援又遣人將港船盡移匿蘆葦中故耳

湯幢小品

公安縣人劉珠故與張江陵相公封翁文明同爲諸生相厚善比辛未江陵主會試劉始登第則年及稀齡張太翁受一品封久矣又三年甲戌江陵滿五旬劉在郎署爲詩以壽中一聯云欲知座主山齊壽但看門生雪滿頭江陵爲一敬齒

敬齋錄談

陳忠國字升揆公安人諸生會中四川鄉試副榜以冒籍黜壬午來京師其鬚長過於膝行則自兩肩搭於背

上每行過市人競隨觀之

香祖筆記

石首縣有沙彌道蔭常念金剛經長慶初因他出夜歸中路忽遇虎吼擲而前沙彌知不免乃閉目坐默念金剛經心期救護虎伏草守之及曙村中人來徃虎乃去視其蹲處涎流於地

酉陽雜俎

稽內翰穎父適嘗爲荆南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辟府特命適按劾之爲免其子死而父以抵法託言於人曰主簿仁人也且生令子明年穎生天聖中進士及第厚德錄

萬三姑監利北鄉民家女父母沒弟幼家素豐叔某利其有屢欲死其弟三姑防護周至不獲乃以計誘雇工

吳某入三姑室已迹之執吳誣其有姦乃褫二人衣合縛沉諸水越日網得之三姑僵尸猶以兩手拒吳吳父鳴於官官弗察復上控太守周鍾瑄復鞫得其情驗三姑尸如生遂禮葬之抵叔某以極法

府志

齊松滋令蘭陵蕭獻明母患積年獻明晝夜祈禱時寒凍獻明下淚凝結如筋額上叩血成冰不溜忽有一人以石函授之曰此能治太夫人病獻明跪而受之忽然不見以函奉中惟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病即愈

談

太和末荆南松滋縣南有士寄居親故莊中肄業初到之父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纔半寸葛巾杖策

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膽氣初若不見乃登牀責曰遂不存主客禮乎復升案窺書詬罵不已因覆硯於書上士人不耐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頃有婦人四五或老或少皆長一寸呼曰真官以君獨學故令郎君言展且論精奧何癡頑狂率輒致損害今可見真官其來索續如蟻狀如騶卒撲緣士人土人恍然若夢因齧四支痛苦甚復曰汝不去將損汝眼四五頭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門至堂東遙望見一門絕小如節使之門士人乃叫何物怪鬼敢凌人如此且衆齧之恍惚間已入小門內見一人峩冠當階殿下侍衛千數悉長寸餘叱士人曰

吾憐汝獨處俾小兒徃何苦致害罪當腰斬乃見數十人悉持刀攘臂迫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駭肉眼不識真官乞賜餘生久乃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小門外及歸書堂已五更矣殘燈猶在及明尋其踪跡東壁古牆下有小穴如粟守宮出入焉士人卽率數夫發之深數丈有守宮十餘石大者色赤長尺許蓋其王也壞土如樓狀士人聚薪焚之後亦無他

酉陽雜俎

世有奇疾者松滋冷姜愚無他疾忽不識字數年方稍

稍如舊

夢溪筆談

張省躬枝江縣令汀之子父死因住枝江有張垂者下第客死於蜀省躬素未識太和八年省躬晝夢垂贈詩

一首戚戚復戚戚秋堂百年色而我獨茫茫荒郊遇寒
食驚覺遽錄其詩數日而卒 酉陽雜俎

以上荊州府

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
冠蕩析因與宏農楊玠藏跡於荆楚間楊即沂蜀琪相
盤桓於夷道之清江自晦其迹號華原李長官其堂兄
光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相寂寞每臨流跋石摘樹葉
而試草制詞吁嗟快悵而投於水中梁祖受禪徵入拜
翰林學士尋登廊廟爾後宜都之子彬羈旅渚宮因省
相國乃數厥父之所短而遣之 北夢瑣言

峽州宜都縣弓手向宥少年時爲清江渡子遇一道人

帶鐵冠容狀奇偉宥進而揖之卽問曰汝欲何如變身
名宥愚下無所識知但日見其伍長爲可慕答之曰願
做一個頭目公人耳鐵冠咨嗟嘆息久乃曰汝作公人
到頭並與縱言未來事其後歷歷皆驗旣而能信口成
小詩言談夙與昔別作尉及令者更數十無一人能稍
加異顧老而罷役題詩於荆山鄉明月洞曰誤了先生
三十春卻來明月洞中尋如今卻見先生面改了當初
一片心是時蓋已悟矣好事者題其事於縣驛廳壁上

夷堅志

陸相焱出典夷陵時有士子脩謁相國與之從容因命
酒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酒相國曰誠如所言已校五

分矣蓋平生悔吝若有十分不爲酒困自然減半也

夢瑣言

寶元元年朱正基駕部知峽州即江陵內翰之子一夕夢一吏白云城隍神遣某督修夷陵縣廳宇願速葺不宜後時朱不甚爲意連三夕夢之方少異焉因語同僚亦盡異之然亦未加葺明日報至歐陽永叔謫授夷陵報吏云已及荆門朱感其夢待之特異將入境率僚屬遠郊迓之歐公臨邑亦以遷謫自處益事謙謹每稟白皆斂板於庭州將常伺之俟入門先抱笏降於階至蒲任不改前容歐公親語其事於其孫集賢初平學士焉

玉壺清話

歐陽公謫夷陵詩云江上孤峯蔽綠蘿樓終日對峯峯蓋夷陵縣治下臨峽江名綠蘿溪自此上泝卽上牢下牢則昔山水清絕處孤峯者卽甘泉寺山有孝女泉及祠在萬竹間亦幽可喜峽人歲時游觀頗盛予入蜀往來皆過之

老學庵筆記

韓子蒼駒本蜀人父爲峽州夷陵令老矣有一妾而子蒼不能奉之父怒逐出內侍賈祥先生罪竄是郡駒父事祥甚謹祥不能忘子蒼父逐之後走京師祥已收召大用事子蒼往投之祥不知其得罪於其父也獻其所業偶裕陵忽問遷謫中有何人材祥卽出子蒼詩文以進首篇太乙真人之句上覽竒之卽批出賜進士及第

除秘書省正字不數年遂掌外制 王照新志

峽州城東有泰山廟蓋似他處東岳行宮者頽敝歲久
土人謀改作峽境雖饒於林木而多去江遠正有力可
買狴難挽致紹興癸丑之冬一夕大風雨五十里外深
塢中如發洪狀浮出巨材千數皆串貫成簾後順流而
下至郭外無所闌礙而止民共告於郡謂神明所賜請
以爲新廟緣門擊鉦集衆牽縶置之寬閑處梓匠審視
大自棟梁小自椽桷一切備具凡可爲梁者本末著地
而當中隆起可爲柱者充滿端直或長或短各應所用
又已剝削木皮於工力甚省見者嗟異證冥冥賜佑無
敢小爲欺隱卽日命役踰數月廟成一區耽耽遂爲夷

陵壯觀仲子時僉書郡幕實見之 夷堅志

范諤字昌言夷陵人好學工文娶白雪郭先生頤正女
爲妻夫婦絕相歡年過三十而郭氏死諤夢之如平生
挽其裙曰與我同行諤謝曰汝不忘疇昔恩義至厚吾
亦何辭但親老子弱勢難如願耳郭曰旣不可同歸須
勿赴省試乃可自是諤屢舉於春官每在途惴惴然恐
蹈不測雖無所患苦竟坎墮不第以沒勿赴省試之語
斯其兆矣

元吳草廬集有毀曹操廟詩序云山南江北道憲司巡
歷至夷陵毀冀牧曹操廟其議自書記申屠駟發之然
則駟亦快士也唐肅亦有申屠子迪毀曹操廟文 居易

唐肅毀曹操廟文操之不臣於漢天下後世莫不知也而夷陵獨有廟夷陵之民皆愚邪夷陵自有廟來國不一姓官不一人而未有毀之者凡仕於夷陵者皆愚邪非也夷陵之民不皆愚或知毀而不能毀者力不逮也仕於夷陵者亦不皆愚或可毀而不能毀者勇不勝私也雖然知毀而不能毀非愚也可毀而不毀者誠愚也申屠公以一介吏獨有事於此視之民則力足以爲視之官則勇足以勝私不流於俗不惑於禍使愚者駭不愚者悅也得非偉歟嗚呼操之鬼遠矣雖毀之不足以誅

之然公之爲亦非以誅操也欲後世不臣如操者有所懼也

荊州有空舸峽絕屋壁立數百丈飛鳥不棲有一火燼插在崖間望見可長數尺傳云洪水時行舟者泊爨於此餘燼插之至今猶曰插窰

洽開記

公晚責歸州遂得唐翰林學士李蠹事蠹嘗知此郡唐史卽不載獨見於圖經今郡宅有翰林堂公至歸生男子遂以蠹名之公在歸尤多詩什有北扉西掖青雲士千載飄零只四人謂此也蓋公爲紫微日嘗兼權直學士院

孫公談圖

歸州西門蜀江叱灘俗號人舩瓮大石四五橫截江道

夏秋舟行多罹其害若候水落開盤灘石底少避覆溺
拆船灣詩家嘗以爲對清波雜志

漢書竟陵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壻漢氏元帝以後宮
良家子王昭君字嬀配之生一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
女至范蔚宗書始言入宮久不見御積怨困掖庭令請
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顧影徘徊竦動左右
帝驚悔欲留而重失信夷狄然蔚宗不言呼韓邪願壻
而言四五宮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與前書皆不合其
言不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是烏孫公主非昭君
也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宮人宮人皆賂畫工
而昭君獨不賂乃惡圖之旣行遂按誅毛延壽琴操又

言本齊國王穰女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戶穰以其有
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欲賜單于
美人嬀對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蓋
其事雜出無所考正自信史尚不同况傳記乎要之琴
操最抵牾矣按昭君南郡人今秭歸縣有昭君村村人
生女必灼艾炙其面慮以色選故也昭君卒葬匈奴謂
之青冢晉以文王諱昭故號明妃云陵陽集

寇忠愍初登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時唐郎中
謂方爲郡夕夢有人告云宰相至唐思之不聞朝廷有
宰相出鎮者晨興視事而疆吏報寇廷評入界唐公驚
喜出郡迺勞見其風神秀偉便以左輔待之且出諸子

羅拜唐新飾勒驪置廳之左寇旣歸船其子極白其父
曰適者寇屢目此宜卽送之寇果詢牙校何人知吾欲
此對以十四秀才旣而力爲延譽極於孫漢榜中第由
是成名 墨客揮犀

西漢記稱少陵亦嘗居之有草堂遺址考少陵年譜以
大歷二年居夔州漢西草堂三年正月去夔有將別巫
峽贈南鄉兄漢西果園詩三月卽至江陵秋移公安未
嘗淹留巴東復有西漢之宅蓋土人以山間之流通江
者通呼曰漢漢西各適相類因傳會耳 蜀道驛程記

以上宜昌府

恩施縣南三十里許有地極幽僻名白泥坡明末紳士

童大護庄也庄丁童有福一日山行見二白犬搖尾而
前狀甚猗猗異而逐之入一洞洞內有水清且淺犬涉
水而過有福亦隨之往不數武出洞口豁然開朗烟村
繡錯桑柘依稀宛然桃源景物心益異之欲窮其跡約
里許有數老人聚飲樹下見有福詰所自以逐犬對老
人曰是吾犬也賜之食有福食訖納所餘於衣袖及出
視之肉則木石蔬則草也歸而告其主同往訪之頑石
荒草茫然無迹矣 秋燈叢語

趙姑者施南崇寧里民人女也及笄未字餉父於田渴
而飲於溪久不返父呼覓不得惟見飲處插金釵一股
夜見夢於父曰兒爲龍攝去不能生還明春豫於溪內

插籬置筍春雨雷鳴得魚必夥即以爲甘旨之供父如
言歲頗獲利以此畢餘生焉村人以香楮徃祝者亦必
得魚至今相沿名趙姑魚而所插金釵則化爲鐵云
恩施洪厓山高數百仞峻嶺崇巖爲全真棲游之所順
治初有道士蔣某者入洪厓訪修煉地忽見茂林修竹
中瓦屋數楹白板朱扉最爲幽潔履其室空洞無物惟
粉壁題七言一絕筆勢飛舞墨跡猶濕詩曰頑石盤旋
白玉松枝頭暗結紫芙蓉青雲有路終須到紅日光輝
滿太空蔣諷吟數過默識其處次晨負笈至竹樹依然
而舍宇杳如踪尋竟日終不可得又山中有巨杉恒隱
藏沙土內傳爲千百年物居人求之者持錐刺土嗅鏃

末有香氣則握得之或負之不盡立表以誌其跡翼日
徃視並表亦失之矣

獸莫猛於虎施南則不然民間有一豬二熊三虎之謠
豬有羣有獨羣者年未深無大異獨者經數百年無可
羣而羣亦莫敢近也合抱木嚙如拉朽大石啄擊之立
碎虎豹遇諸途咸避去莫敢鬪者

施南枚馬洞有泉每日流出五色圓石數枚居民拾之
次晨亦然又野貓洞經水漲退時流出八方水晶石
現山水人物諸狀通天洞泉中亦有類此者

恩施龍洞山在城東七里山半有洞高廣丈餘洞口水
盈盈清淺內則淵深不測相傳爲龍窟也洞有潮子午

時則至其未至之先有聲如雷俄霧氣迷濛自洞中出而洞口水騰湧若鼎沸如是者三潮即噴激上射高可數尺此折而下匹練飛空勢若倒海砰湃之聲震溢山谷食頃始退落如初歲旱守令祈雨必焚疏通誠遣官往祭候潮至以瓶取水馳歸雨立降不誠則潮不至

以上施南府